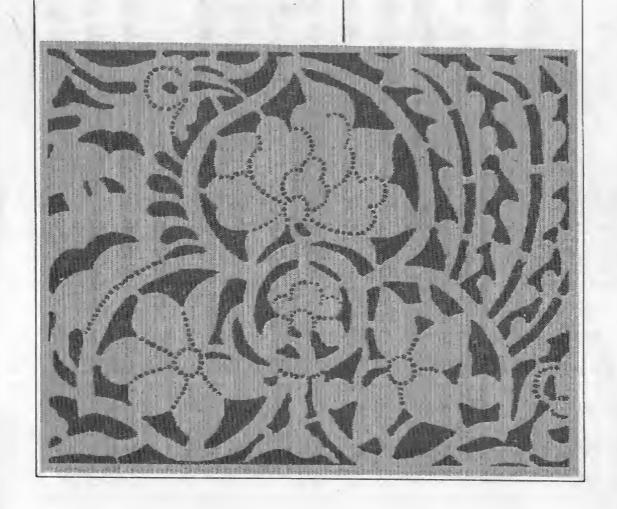
煙塊是生生 150



瓊瑤◎著

煙鎖重樓





我已出版了四十四本書 曾真正停止 要拾起筆來,寫出我的感覺 我歡樂時 怒哀樂,我的『寫作』,卻一直是我生命中的一條主線。在我沮喪時,我會逃遁到寫作裡去,當 個世紀,就在我的塗塗寫寫中悄然而逝。這二十六年,不管我生命中有多少風 從我出版第一部小説《窗外》到今天,已經足足過去了二十六年。 ,我會表現到寫作裡去,當我寂寞時 過寫作。就這樣因 細細數來,從《窗外》開始 而 ,這漫長的二十六年 ,我用寫作填補空虚 ,我雖然偶爾會蟄伏、 到《我的故事》爲止,二十六年來, · 當我充實時, 我又迫不及待 有時, 真不 風 會休息,卻從不 ·相信 雨 雨 ,多少喜 四

返臺 換版 的 四 後 十幾部 本形式 去年 ,又 年 作 初 , 因爲有好幾部作品需要再 統 品 , 因爲開放大陸探親 ,被出版得亂七八糟。 編排 , 出版這套「 ,我有幸在離鄉 瓊瑶 版 當時, 3 我和 全集 就有 鑫濤 三十九年後,首次回大陸。到了 9 就決定藉再版之便,重新整理我的作品, 種强烈的願望,要好好整理一下這些 北 京 三作品 發現我 改

中篇 這是件挺荒謬的 勝以 草 缺失更正 往 因爲時代已經不同,出版品也隨著時代進步,現在的紙張、字體、編輯、版本形式…… 勉强成書 再加上 有 做完全的 的 排 事, 版太 ,我過去的 總覺份量不夠 如今 調整 密 , 有的又排得太鬆 0 抽出 作品 作品, 内容 一個故事,還原成 現在 有的書太薄(如 ,也有更改 ,加入另外幾部中篇 , 有的字體太 , 例如 《六個夢》。又例如 ^ 月滿 小 9 , 《六個夢》一 有的又太大 西樓》) 重新結集 , 書中 , 。這 0 有的 月滿西樓》只是 書太厚(如 次 居然有七個 , 我們把 故事 所 幸運 都遠 一部 有 的

在我這所有的作品中 ,最特别的是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。這部書嚴格說來,是一部我自己

份 子~ 我成長以後的部份補齊,改名爲《我的故事》 殘 。因 以後 缺的自傳 而 可 , 四十四部書 能會匯集我的其他散文, , 有『童年 ,經過整理後,變成四十三部。 一部份 ,缺掉了成長以後的過程。今年春天,我將此書重新寫過 出版 一部散文專輯 0 這部書,在我的全集中取代了《不曾失落 0 至於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 中的 散文 的 , 部 日 把

選封 好, 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 當然 面 全部修正 重選字體 ,重新編撰一套全集,是件工程浩大的事,以往的書中,錯字别字漏字都很多,借此機 。這樣浩大的工 , 重選版 本形 一部份。重新編撰, 程 式 ,不是一朝 ·····的 時候 一夕就能完成 重新出版,也算我的一種『重生』吧! 我雖忙碌 0 但 卻也興奮 我們總算開始了這件 。過去的作品 I 不管好不 作 0 在 重

然强 轟烈烈』的感情,那也只是『平凡人』的感情 生怕自己的作品禁不起讀者的考驗 烈 從 來不曾覺得自己的作品 。總覺得自己渺小平凡 ,寫出的每部書, 寫 得好 , 和 ,也從來 時 間 的考驗 不曾自 也都是一些渺小平凡的故事。儘管書中常有 0 現在 滿 過 0 在 每次出 全集 書 <u>___</u> 出版前夕,這種情懷 都戰戰兢兢 如 履 薄 冰 9 郴 仍

瓊瑤寫於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

於臺北可園

TO ALCOHOLD AND ADDRESS OF THE PROPERTY OF THE PROPERTY AND ADDRESS OF THE PROPERTY OF THE PRO

民國十年七月十日,安徽白沙鎮

杭。這個早上所發生的事,是她這一生永遠永遠也不會忘記的 。而且 。這個早上,她不止見到了名不虚傳的『曾家牌坊』,她也見識了名不虛傳的『曾家排 夢寒第一次看到曾家那巍峨的七道牌坊,就是在這個夏天的早上。那天是她嫁到曾家的大喜 ,也是這天早上,她第一次見到她的丈夫曾靖南, 和她生命中的另一個男人,江

等著,爭先恐後的要看新娘子『拜牌坊』。新娘子拜牌坊,是曾家家族的規矩,任何其他地方都 這天的白沙鎮真是熱鬧極了。幾乎全鎮的居民都出動了,大家一清早就跑到曾家牌坊下 面 去

也最 也難怪多年以來,會有一大堆與牌坊有關的習俗。新娘子拜牌坊,就是其中最戲劇化,最花俏 麼多的美德 們分别是功德坊 看不到的。曾家這七道牌坊遠近馳名,不止是整個白沙鎮的光榮,也是整個徽州地區的光榮。它 壯觀的一項 ,並驚動許多皇帝下旨建坊,實在是太不容易。難怪這些 C 、忠義坊、貞節坊、孝悌坊、 賢良坊、廉政坊、和仁愛坊 一牌坊成爲曾家最大的 0 個家庭裡能 驕傲 擁 有這

會 缺 3 0 恐怕又要再等個二、三十年。難怪全鎮的老老少少,男男女女,都要擠到這牌坊下來看熱鬧 大家呼朋喚友,吵吵嚷嚷,擠來擠去,簡直是萬頭攢動,人聲鼎沸 就是人丁不旺 曾家已經有三十年不曾辦過喜事了。上一次辦喜事,還是曾牧白結婚的時候。曾家什麼都 ,已經是三代單傳。 曾靖南又是個獨子, 如果錯過了這次看新 Э 娘拜 牌 坊的

來呀!」有過經驗的 快快快 ……第三道才是貞節牌坊,新娘子只拜貞節牌坊 人拚命吆喝著那些没有經驗的人 ,不拜别的 快佔位子呀!到這邊

哎呀!吹鼓手已經來了,新郎騎著一匹大白馬 看呀! 看呀!花轎過來了呀!喜娘就有十二個,真好看呀!』 , 好威風啊!」

。啊呀,這迎親隊伍簡直有一里路長,實在太盛大了……』

聽說新娘子是從屯溪娶來的,真有福氣,能嫁到白沙鎮曾家來,一 定是前生修的

大家你一言,我一語的,叫著喊著,興奮得不得了。

後是 後 眉清目秀的 面 樂隊 在這 ,是八 一片吵嚷聲中 樂隊 丫頭。所有的隊伍, 個轎夫抬著的大紅花轎。轎子上的帘幕,全是描金繡鳳 後 面 ,是身穿紅衣 喜樂隊伍 連丫 , ,已經浩浩蕩蕩 騎著白馬的新郎倌, 頭帶喜娘,都是一身的紅 而來 С 再後面,是分成兩列的十二個喜娘 先是舉著 。在七月燦爛的陽光下, ,華麗極了 囍 」字和華蓋的儀仗隊 0 再後面 真是 ,是 可麗 兩 然 再 列

紅緞帶 持著現場秩序。 上 來 了。 革 觀 , 他們 的 曾家是由曾牧白的義子,一個名叫 群 横著 衆 江 2 木 雨 一見到花轎出現 杭 棍 和工人們,每人手中 攔住兩邊的 ,就更加興奮了,大家拚命的往前擠, 群衆 C 雨杭 都拿著一 江雨杭的 不住 年輕人,帶著上百名家丁和漆樹工 的對人群拱手爲禮 根木棍 , 分站在道路的 大 都擠到牌坊下的 聲 兩旁 的説 C 棍子 人 E 石 都 , 板路 在維

耀

眼

使人

目

一不暇接

各位 鄉 親 得罪得罪 請往後 面 退 點 , 别擋著通路!對不起,對 不起 !

人 群往後面退了一 些,可是 棍子一個攔不牢,人群就又蜂擁而上 。常常一大堆人都摔 跌到

石板路上來,場面簡直難以控制

聲 不及 度放慢了 的 族 那 知 的 拜 規 道 吹吹打 , 呼叫 牌坊 到 矩 新 能夠聯姻 夢寒 己 秋 郎 經 聲 」,不過是跪著磕幾個 ,聽著轎外的人聲鼎沸 自己能 的 涼時 坐在: 搖 打的鼓樂聲 脾氣好不好?不知道公公婆婆,還有那個老奶奶會不會喜歡自己?更不知道 , 晃 吆 再辦,冒著暑氣,趕著就辦了。要嫁到這樣一個名門中來,夢寒實在有些怯場。不 ,哥哥覺得很有面子。夢寒父母雙亡,哥哥下個月就 花 了好幾 喝 不能適應?她就這樣想來想去的 轎裡 聲 , ,心 小 , 笑聲…… 眼 時了。 裡是七上八下, 觀鼻鼻觀心 天 她 頭 氣 她知道, 竟渾身都緊張起來 而已,應該没有什麼好害怕的 很 熱 0 喜帕蒙著頭,她正襟危坐,動也不敢動。轎子搖搖 , 她那 思潮澎湃 終於到了曾家牌坊 鳳冠 ,一路想到了白沙鎮。 霞 0 這個 0 ! 帔下,早已是香汗淋漓 婚事是哥哥做 C 。但是,現在 雖然事先 遠調到 然後 的主 四 川 0 9 她 , 她感覺到 這一 去 曾家是這 在家 聽到這麼多的人 路上, 所以 裡就 、轎子 那 麼大 練 此 婚期 她 習過 一曾家 的 的 聽 晃 速 等 望 晃

然後,鼓樂聲乍然停止。

接著,是一個司儀在高唱著:

「停轎!」

轎子被放下了。夢寒在轎子中冒著汗。

『請新娘下轎!』司儀再唱。

亮的 扶著 她 紅 轎 C 帘掀開 , 把 她 她 的 攙 了,白花花 頭 出 量 轎 量 來 的 0 3 因 心 的 爲坐了太久, 陽光一下子就閃了進來, 臟 怦怦怦的 跳 雙腳都有些發軟, 個 不停。還在 映著那 怔 忡 走出轎子時,忍不住踉蹌了一下 間 紅色的喜帕, , 慈媽 和 另一 炫耀得夢寒滿 個喜娘已 經 眼 伸 都 手 0 是亮 進 來

『别慌!别慌!慢慢來!我扶著妳呢!』

媽慌忙在她

耳邊

説

:

慈媽是 她 的 奶 媽 , 因爲捨不得她 , 而 跟 著 -嫁 一了過來 0 幸好有慈媽 , 否則 , 她 更不知道

慌亂成什麼樣子。

新娘子出來了!新娘子出來了……」群眾吼著叫著。

夢寒被攙扶著面 對貞節牌坊,已有丫頭們在牌坊下擺上了紅色的 跪墊, 司儀用他 那 特殊的 腔

調,又開始高唱:

維辛 酉太平年 , 朝 圓 月 , 和合日,吉利時,曾氏嗣孫曾靖南, 娶夏家長女夢寒爲妻, 以此

吉辰,敢申虔告……』

夢寒就在這唱禮中,盈盈就位。司儀繼續高喊:

請 新娘叩拜貞節牌坊! 跪!— 叩首!再叩首!三叩首!」

寒依著司 儀的指令, 行禮 如儀 0 圍 觀 的群衆 ,有的鼓掌 , 有的高叫 有的 歡 呼, 有的

大笑……情緒都非常激昂。

終於,她磕完了三個頭。司儀又在高呼

「起!」

夢寒看 眼一 人不是别人,正是曾牧白的義子江雨杭。這喜帕落在他肩上, 頭, 風 跳 對夢寒迎面 目瞪 看 夢寒在慈媽和喜娘的攙扶下,慢慢的站了起來。奇怪的事情就在此時發生了。忽然間 過 好俊朗 , 來。 那喜帕居然在空中飄然翻 口呆的 夢寒在驚怔當中 的 吹來 跟那喜帕的方向看去,等到喜帕落定 張 ,竟把她的喜帕給吹走了。夢寒大驚之下, 臉 !好深邃 前 也對 飛 對 雨 , 眼 飛呀 杭 看 睛 過去 飛的 ! 此 時 , ,就落到 就和 , 群衆已紛紛大喊了起來 · 大家才忍不住嘩然大叫起來 雨 杭 一個 的 眼 使他· 直覺的 年輕-光接了 也楞住了。 人 的肩 用手一 個正著 膀上 撈, 去了 0 情不自禁的 她不禁心 没有撈著 0 原 群衆都 來那 中猛 就對 她 年 抬 的 輕 抬 陣

「看呀!看呀!看新娘子呀!長得好漂亮啊·····』

哇!還没洞房,老天爺就來幫忙掀頭蓋啊……

方帕子, 夢寒驀的驚覺了,急忙低 遮住了夢寒的 臉 0 夢 眉飲目 寒在 被遮 0 趕快 住 臉 再 眼 的 觀鼻鼻觀心 瞬間 , 看 到 , 同 前 時 面 的 慈 靖 媽已 南 П 飛快 頭在 嚷著 上前 , 把手中的

「雨杭,你搞什麼?還不趕快把頭蓋給她蓋起來?」

寒模 糊的想著 哦! 雨杭頓 , 心裡的 時 感覺是亂糟糟的 醒覺,拿起肩膀上的喜帕,就往夢寒這邊走來。原來他的名字叫 0 但是 ,雨杭的帕子還來不及交還給夢寒 , 件更奇 雨杭 怪的 夢

事發生了。

列喪葬 桐 兩條長 年 喪樂。 、吹著 輕的 0 忽然間 嗩呐 辮子 隊伍 這對 大家驚訝的大叫 小 伙 子 , 小伙子後 ,人數不多,大約只有十幾二十個人,卻人人披麻 畫著 有幾個人撒著紙 音樂大作 眉 個手裡高舉 面 毛 , 是一 眼睛 0 從牌坊 紛紛轉頭去看。只 , 對老夫妻,手裡捧著有『卓秋桐』三個字的牌位。再後面 錢 火把,另一個高舉著 看得出來是個姑 的另 0 他們 頭 行人 3 絲竹嗩呐的聲音, 見一列喪葬的隊伍,竟穿過牌坊 , 娘。 面直接撲向花轎 個 在這假人的 和 真 人一 呼 戴孝,舉著白 般大小 嘯 胸 而 前 來 ,奏的 面慘烈的呼號著 , 寫著三個大字: 紙糊 幡 , 迎 卻是 的 白 假 旗 面 人 走 出殯時 , 爲首 向 花 假人梳 所 有幾個 有 轎 卓秋 用的 兩 C 這 個

南

!卓秋桐屍骨未寒

,

你敢讓新娘子進門嗎?」

往前 擠 圍觀的群眾,都忍不住大聲驚嘆。簡直没看過這麼好看的戲,大家更加騷動了 個 個伸長了脖子,要把情況看清楚。七嘴八舌,議論紛紛 ,爭先恐後的

新娘的臉了,張大了眼睛, 子 ,」,顯然是衝著這個婚禮而來。她傻傻的站著,手足無措。慈媽震驚得那 夢寒被這樣 一個突發狀況給嚇住了,完全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目瞪 口呆 C ,但是,對 麼厲害, 方既 然提到 也忘 了去遮 新 娘

對騎 旗鼓的迎親 在 馬背上的 ,你就不怕蒼天有眼嗎? 南 你好狠 靖南搖晃著 心 呀 ! : 這是我姐姐卓秋桐 那手舉紙人的 少年對著新郎大叫:『你看看她!』他舉起紙人, ,你辜負了她 , 逼死了她!今天居然還敢大張

靖南原本喜孜孜的臉,在刹那間就轉白了。他回頭直著脖子喊:

「雨杭!雨杭!你怎麼没有把卓家的事擺平?」

雨 杭急忙趕了 過來 攔 在 靖 南的 前 面 , 對那 隊人馬著急的 喊:

卓老媽, 秋貴 爲什麼要這樣鬧呢?無論如何 ,秋陽……」他一個個喊過去:「你們看在我面子上, , 曾家是在辦喜事 有什麼話 口 頭 趕快離開這兒吧 我上你們家去說 ! --卓老

江少爺,』那卓老爹往前一站,老淚縱横的説:『我們卓家,事事都聽你江雨杭的! ·唯有

這一 件 没辦法 聽你的 !我的女兒 9 秋 桐 她死得冤哪 !

句話 使那 卓老媽 放 聲 痛哭了 起 來 , 面 哭著 , 她 面 呼 天搶地 的

秋桐 ! 妳 **愛** !誰欠妳的債 9 妳找誰去還 哪 !

太不像話了!』靖南勃然大怒 ,回 頭喊:「老尤! 老楊! 帶人把他們給拉下去!

天來攪我的 局 , 簡直是吃了熊心豹子膽……」

,

,

下 送 靖 南的 驚 這幾 得 那 匹 句 馬 話 仰 , 使那 頭 狂 嘶 些卓家的 差一 點没把靖 人, 個個 [怒發 南給從馬背 如 狂 了 0 上 手拿 掀 翻 火把的 下 來 0 秋貴 秋貴 對著群眾大叫 舉著 火把 往 起 馬 鼻子

去當 Y 「各位 頭 , 誰 鄉 知這 親 , 曾靖 你們大家評評 南不是人,佔了秋 理!咱們家窮 桐 的 便宜 ,我妹妹秋桐,爲了讓弟弟秋陽唸書, , 他怕 秋 桐 嚷嚷開來, 就對 天賭咒發誓的 所 以 到

要娶秋 桐 爲 妻 , 説 不 是大夫 人 , 也 是個二夫人 秋 桐 認了 真 9 死 心 塌 地 的 跟 T 他

快 叫 他 閉 嘴 ! -靖 南在 馬背上暴跳如雷 0 -别讓他在那兒胡説八道, 妖言惑眾! 全都是假

話 , 没有 一個字是真的 !

是真的?你忘了你還給 -曾靖 南 ! 你要不 要臉? 了我姐 姐 __ 秋 陽 塊玉佩作爲信物……」 往 前 衝 舉著紙人, 悲切的喊著:『 你還敢說没有 個字

「玉佩?」靖南冒火的大叫:「那是她偷去的!」

趕 回家來, 미 他的 天 Pa 미 結婚日子一定下來 ! 憐的 卓老 秋 桐 媽哭著嚷 , 個想不開 , 他就 天 和現在 下 ,就上了吊……各位鄉親,他 有這 (様無 樣, 情 什 無義的 麼什麼都 人! ·秋桐 不承認了,不但不承認 死得 們曾家有錢有勢有牌坊 冤哪 1 秋 桐 是那 , 還把 麼 , 相 可 秋 信 就 桐 他

在聽說書呀?手裡拿著棍子 雨杭 1 雨 杭 1 你是存心 , 不知道怎麼用嗎?還不給我打 要我好看是不是?」靖 南對著雨杭大吼大叫 ! 他回 頭 又喊 : • -你是在 老尤! 聴故 老尤! 事 湿 是 把

他們打走……」

没良

心

哪……

定想 就退 了 不許 個辦法 H 去 打 入! 雨 , 讓死者能夠安息 杭 轉 向 雨 卓家 杭大 的 吼了 人 C ,彎腰 請 聲 你們也撤退了吧!這樣實在是太難 行 聲音既響亮又有力 了一 個大禮 , 誠摯的 , 那些手 説 持木 -請 棍 看 相 信 了!對於死 , 春蛙春蛙 我 , 欲 秋 桐 動 去的 的 的 事 家 秋 Ţ 立 我 刻

又有什麼幫助呢?」

的 秋陽 就 , 因 他是白沙中學的 爲 姐 姐 已 死 這 高材生 個悲 劇 長得眉 已 經 再 難 清清 挽 目 П 秀 , 我們 氣宇不凡。 才這樣 痛 不欲生 可是,這曾靖 呀 ! 説話 南 的 點歉意都没 是才十 六歲

有 始亂終棄不説,還硬栽給我姐姐各種罪名,讓人忍無可忍!你看他那副樣子……』他咬牙切

齒的 説:「 簡直是衣冠禽獸!」

喂喂 ! 雨 杭 , 你别跟 他們 婆婆媽媽了, 我都被罵得狗血淋 頭 你還在 那兒 跟 他 們 客氣

老尤!老楊!大昌,大盛……都來呀!給我打!』

混蛋!」秋貴暴吼了一聲:『你簡直不是人!我跟你拚了!』

説著,他把手裡的 火把,對著那馬鼻子舞來舞去,這一下,那匹已經非常不安的 雨杭和衆家 馬 更 丁都奔 加 驚

嚇 前 去 揚起前 機扶 蹄 , 114 少爺 陣 的 狂 пЦ 嘶 少爺 , 靖 南 , 叫 坐不 靖 住 南的叫 ,在眾人的一片驚呼中, 跌落在地上 靖南……那匹受驚的馬就對人群奔竄了過去,群眾尖

0

114 躲的躲,逃的逃, 場面一 片混亂 C

在這片混亂中, 秋貴和 秋陽 兩兄弟, 已經把那紙人點燃 , 就在 夢寒的花 轎前燃燒 了 起來 紙

人 是用結實的竹架子架著的 , ___ 陣 劈哩 叭 啦 ,火舌就瘋狂的往 上竄升, 燒得-十分猛 烈

夢寒 快退, 快退! 慈媽和喜娘拉著夢寒就往後退, 奈何花轎攔在後面 ,人群又擠在花

轎後面 ,根本退 無可 退 0

秋桐!』秋陽悲愴的仰天狂叫:『冤有頭債有主,妳如果死不瞑目, 就去找那個負 你的

人,和他一起化爲灰燼吧!」

燒啊 ! 燒 啊 1 燒啊 』卓老媽哭喊著:「 秋 桐 妳來啊 燒了曾家的牌坊, 燒了他的 婚

姻,燒啊,燒啊……』

靖南被雨杭和家丁們扶了起來,已經萬分狼狽,再一看,火舌四竄,而卓家的人 個個 如

如狂,勢如拚命。不禁嚇得掉頭就跑,失聲大叫:

不好了,他們全家都發瘋 了 , 他們要燒死我呀! 雨杭 , 雨杭 , 救命啊……

那火把竟不偏不倚的插在花轎頂端。傾刻間,花轎就燃燒了起來。慈媽尖聲大叫 秋貴見靖南拔腿就跑,拿著火把就追了上去,把火把對著靖南用力擲出 0 靖 南 閃身躲過

小 姐 一小小 姐 !快跑呀 一小 姐呀……」

夢寒早已被這 種場 面 , 驚得 面 無 人色。身上的金銀首飾又多, 層層 披掛 頭上 的 那 頂 鳳冠

逃。就在這樣 又大又重 ,壓得她整個頭都抬不起來, 一猶豫問,她的裙襬已經被火舌捲住了。慈媽慘叫: 何況 , 前後左右, 都擠滿 了人,她實在不 知道要怎麼樣

『老天啊!誰來救我們小姐啊……』

就在 此時, 雨杭整個人飛撲了過來,他已脱下身上的長衫 把它捲在手上,他一手拉住夢寒

效法 未定,抬起頭來,再度接觸到雨杭關心而深邃的眸子。就這樣四目一接,雨杭已迅速的 的 胳臂,用另一手裡的長衫對著夢寒的裙擺一 ,把花轎的火也撲滅了,但那花轎的頂也燒没了, 陣猛撲,居然把火給撲滅了 門帘也燒掉了一半,好不悽慘。夢寒驚 。同時 ,家丁們也紛紛 掉轉 頭 魂

隊伍 再組織起來!阿光,阿華,收拾地上的東西……』 老楊,老尤,快把少爺給追回來,大昌,大盛 ,你們去追那匹馬!耀昇, 耀威……你們把

去,忙著收拾那零亂的場

面

0

迅速的交代完了,他走向卓老爹等一行人。

結 到此爲止吧!明天一早,我會去你們家,千言萬語,等明天再説吧!」 卓老爹,人死不能復生,今天鬧成這樣 你們或多或少, 也出了一些氣 , 冤家宜 解不宜

卓老爹還没説什麼,秋陽往前一站。

江大哥,話都是你一 個人在說,他們曾家還是顛倒黑白 ,血口噴人, 讓我們百口莫辯 ,這

口氣我們怎麼能嚥呢?』

辮子,穿著一身光鮮亮麗的紅色衣裳,一看就知道是個曾家的人。她逕直走到秋陽面前 秋陽的話剛説完 ,人群中走 出了一個十分標緻的女孩子,大約只有十五 、六歲,梳著兩條小 揚起

對 白 分明的 大眼 睛 , 近乎 懇求的説

秋 陽 , 不要再鬧了 , 好不好?我哥哥雖然有千般不是 , 可我的 新嫂嫂没有 點錯 鬧 成這

樣 你們讓 新娘子怎麼受得了呢?」

她 的 内 夢寒心中一痛, 心 深處。 這, 就是靖萱給夢寒的第一 不由自主的,眼光就飛快的對那少女看了過去,多麼年輕的姑娘 個印象。在夢寒以後的生命裡, 她會和靖萱成爲 卻說進了 最知

的 姐 靖萱説得 妹 9 也就因 對 爲這次的緣故 雨杭接了 口 0 「不看僧 面看佛面 ,怎麼樣?』

,

•

秋陽楞 了一下, 眼光從靖萱臉上轉到 雨杭臉上,從雨杭臉上又轉到靖萱臉上, 見兩人的表情

都十分誠摯 ,就 不再説話 ,轉頭去看卓老爹。

水給弄花了 卓老爹看 大睜著 了 眼狼狽 對驚惶的 不堪的新娘子 眼 睛 , ,見到夢寒衣服也燒 站在那兒不知所措 0 破了 當 下 鳳冠也歪了 心中 軟 , 重重 臉上 的 的 いいいい 妝也 7 下 被汗

腳 説

罷了! 罷了!咱們撤 !

爹説撤 咱們就撤吧!」 秋陽對秋貴説。

你這樣的人也不會有好下場!老天會看得清清楚楚,記下你每一筆帳! 曾靖南!』秋貴仍然憤恨難消 對著靖南的背影揮著拳頭:「 你這樣的人不 <u>___</u> 配有好姻緣

恐懼 站著 但 夢寒卻覺得自己眼 夢寒聽著這樣的詛咒, ,擔憂,害怕 不知 要把這樣的自己 ,和 前全是烏 種茫茫然的感覺,像是沈溺在無邊無際的大海中,不知何處是岸 感到一 , 做如 丢 何的安排。新娘子應有的喜悦, 3 陣羅皮疙瘩,掠過了自己的全身 加 且 , 陽光已没有絲毫的 熱度 至此已蕩然無存 0 3 變得冰冷冰冷了 七月的陽光是那 C 剩 麽 下 她 的 的只有 呆 燦 呆的 爛

楚了 和 拜了曾家的 無 助 卓家是怎樣撤 感 她只知道 她卻不知道能怎樣去抗拒屬於自己的命運。最後, 奶奶 和 9 高堂 她那 離的 天 0 每 她已! 照樣進 個 步驟的禮儀 經弄不清楚了。 了曾家的祠堂 她都 她是怎樣回 , 拜了曾家的 做去。 到 雖然 祖宗 那 在一 頂 破損的花轎裡 , , 大堆的繁文縟節之後,她進了 心裡充滿了困頓 進了曾家的 大廳 去的 充滿了 拜 她 了 也 弄 天 挫折 地 不 清

和 觥籌交錯,炮竹和煙花,在庭院中喧囂的爆裂 賓客們照樣 在 洞 房 裡 又拍手, 那 塊 被 又叫 風 掀 好 走的喜帕又蒙回 3 又鬧房。 整個曾家似乎不曾發生牌坊下的事情 到她; , 的 那些閃亮的花雨 頭 上 0 新郎 照樣用秤 , 把黑暗的天空都照亮了。 桿 挑開 了那 般 塊 ,賀客盈 頭 蓋 喜娘 門 可

洞

房

哥的選擇 個 裡 的 設會!她腦子裡浮現出 遭遇?坐在 ,夢寒一直都像做夢一樣,神思恍惚,情緒低落。她不知道世間有没有第二個新娘,有她這樣 她 有了 不會錯的 一份 那 模糊 床 沿上 ……她就這樣坐在那兒,拚命安慰著自己那顆零亂的 的 期 3 靖 望 她有很 南的臉孔 , 新 郎一 長一段時 定會向她解釋 :俊眉朗目,文質彬彬。 間,等待著新郎從喜宴上回來「圓 一下,牌坊下發生的事是怎麼回 這樣的世家子弟應該是不凡的 房一。 事?一 在這段 定只 時 是 間

開 Y 環喜娘 終於 不太放心 在 新郎 房 的 中 说说了一 應 穿來穿去…… 酬 已畢 句: 7 回到新房中來了 終於終於, 閒 人散盡 0 照例 , 又有許多規矩 房裡只 剩下 新郎 ,鬧房 和 新娘 的客人來了一批又 了 0 慈媽最 後 批 個

心

0

新郎 新娘,稱心如意 ,歡歡喜喜啊!」

,

好 説好 説 靖 南有些不耐:「 哇·怎麼有這麼多規矩?簡直是折騰人嘛·』

慈 媽 退 下 房 裡 紅 燭 高 燒

靖 南 坐上 了床 帶來 股刺 鼻的 酒 氣 C 他伸手去托她的下巴 笑嘻嘻的去看 她 的 眼 睛 0

他 們說給我娶了個美人 , 我一直半信半疑,今天在牌坊下 風一吹 , 把頭蓋給掀了 我才

知道果然如此!」

子 看 的 事了 0 , 夢寒大 夢寒眼 夢寒把頭 她等待著 失所望 中竟滾落了 垂得低低的 , 0 身子 誰料 兩 本 滴 。奇怪他怎麼笑得出來?但是,他提到牌坊, 9 能 靖 淚 的 南 0 靖 下 側 面 南呆怔 .没詞了,伸手到她脖子上,摸摸索索的要去解那 , 就躲 了 兩秒鐘 開 他 ,抬腳把一 的 手。 靖南楞了楞 隻鞋子脱掉 , 再去 定是要向她 , 狠狠 看 她 的 的 摔 眼 衣 1 解釋牌 睛 服 出 去 上 3 這 的 坊下 ,大 釦

晦 氣!怎麼人人要給我臉色看?連妳這個新娘子也不例外?我怎麼會這樣倒楣? 馬了 一句

.

夢寒的心 , 頓時 間 往 下 掉 , 沉進了 口 深不 見底 的 深井裡去了

出 去, 靖南已没 他合衣翻上了床 有什麼情緒來管夢寒的 , 掀開被褥 , 他 心 了 用力的搥搥枕頭 0 經過這樣漫長的 , 又用力的搥搥棉被 天, 他累了 0 把另一 ,然後重重的 隻鞋子也扔了

好一陣乒乒乓乓之後,就酣然入夢了。

著 0 跳 夢寒呆呆的 著 跳 著 , 就變 坐在 得 那 無比 兒 , 的 動也 巨大, 不動 依稀是燃燒的紙人, 0 下意識的看著桌 上高燒的 也依稀是燃燒的花 紅 燭 1 紅 燭 轎 上 的 0 她 兩 簇 耳邊又響起卓 火焰 在 跳 躍

老媽那慘烈的哭喊聲:

燒啊! 燒啊!燒 啊…… 秋桐 , 妳來啊, 燒了曾家的牌坊,燒了他的 婚 姻, 燒啊 燒啊

過這樣夢

呢?

樣的一個婚禮,他怎麼還睡得著?怎麼可能呢?怎麼可能呢?到底,她嫁了怎樣一個丈夫 夢寒不禁機伶伶的打了個寒戰,悄眼去看靖南,他已睡得很香很沈了。她簡直不敢相信,經

第二天,新娘子的大事,是拜見家裡的每一份子。

曾家全家的人都聚集在大廳中,夢寒一個個的奉茶。

著她手中拿著的那根沈重的龍頭柺,幾乎立刻能斷定,她就是這個家庭裡的最高權威 第一杯茶奉奶奶,夢寒看著那張不怒而威的 臉孔,看著那莊重肅穆,不苟言笑的表情 後來 再看 , 證

明了夢寒的判斷絲毫不錯

子,現在 第二杯茶奉公公曾牧白 ,即使已年近五十,仍然給人一種風度翩翩的感覺。他的眼神很柔和 。牧白面貌清秀,恂恂儒雅,氣質高貴。他年輕時代一定是個美男 ,帶著點兒難以覺

察的 憂 一些 0 看 著 夢 寒的 眼 光 幾乎是充滿歉 意的 0 寒 明 台 1 儘管 靖 南 對 火 焼花 的 事 件

滿不在乎,牧白卻是十分在乎的。

人 不 會大聲大氣的 看得出 第三杯茶奉給婆婆文秀,文秀對夢寒慈祥的笑了笑。 來 ° 她對老夫人執禮甚恭 個 在 三代的 夾縫中 ,對牧白也相當溫 生 存的 女人 , 大概 順 她是個 , 也有她的 夢寒 相信 相貌端莊 難 處吧 ,她對 ! , 靖 看 南和 起來十分恬靜 靖萱 大 概 的 女 也

的 如 解人! 藝術 畫 C 第四 品品 有白皙的皮膚和漆黑的頭髮 她接過了夢寒的 杯茶奉給小 C 夢寒立 刻就愛上 姑 茶 靖 萱 , 了 用 0 後來, 這 個女 對清靈如水的 ,看起來又純潔 孩 夢寒才知 0 眸子 道 , 靖萱今年才剛滿 , , 溫 又雅致 溫柔柔的凝視著夢 , 又美麗 + , 五 又細膩 歲 寒 , 難 0 得 她 , 像 的 面 目 是 個 姣 , 竟 精 好 然那 雕 細 眉 琢 目 麽

的 怪 吹 0 起 第 寒對 五 至於他對卓家的 杯茶 雨 奉給 杭 的感覺 了 江 ,是非常奇異 雨 態度,撲過來救火的勇猛 杭 0 在 大家子 加 强 烈的 姓 曾 0 昨 _ 的 , 天 處理 那 人 當中 陣 事 怪 情的 異 3 的 出 明快 風 來 , 在 個 夢 姓 和 寒 -他 的 江 那 腦 對 的 海 深 中 , 邃的 確 實 眼 經 有 睛 此 奇 再

夢寒, 牧白似乎看出 了夢寒眼底的 迷惑 , 解釋著説 雨杭是我的 義子 其實 和

都

使她記憶深

刻

0

這

個

人

,

到

底是誰

呢

答 也没什麼分別,曾家有好多的事業,現在都是雨杭在管理,曾家那條泰豐號貨船,也是他在經 C 他是我的左右手,也是靖 南的好兄弟,以後你們就直呼名字吧!不必 和 他拘禮 !

微笑,笑得有一點兒蒼涼 上有種 不知怎的 套細瓷茶杯中, 夢寒 遺世 ,竟不敢和他的眼光相遇。 看著雨杭, 一獨立: 的 雜進 飄逸 接觸 了 , 以及某 到的 。他看起來比靖南大很多,五官的輪廓都很深 件陶器似的 , 種 又是那對深邃的眸子 難以描叙的滄桑感,使他在整個曾家 她很快的對他掃過一 0 0 他有 眼 9 對會說話 看到他唇 的 , ,是張有個性的 邊掠過了 顯得非常特殊 眼 睛 3 她 一絲難 模糊 臉 以 的 0 就像在 想著 0 覺察的 他身

新沏上了幾壺好茶,又奉上了精緻的 奉茶的儀式結束後 ,大家圍坐在大廳裡,照例要話話家常,增加彼此的認識。 温心 0 靖南還没坐定,就不耐的呼出一大口氣 早有丫 ,對奶 奶 頭 説: 們

根本没把事情解決, 奶 奶 卓家的 説不定他們還會來鬧 事讓我太没面子了! ·好好 , 依我 個 看 婚禮 9 不如去告訴警察廳, , 給他們鬧成那 樣, 讓石廳長把他們全家都 我實在 氣不 過 雨 杭

抓起來……』

『哥!等會兒再說嘛!』靖萱看了夢寒一眼

算了!已經鬧到火燒花轎的地步,還要瞞夢寒嗎?」 奶奶 針見血的説 , 語氣 裡充滿 了 氣

C

惱。 是 看著夢寒,她嘆了 們曾家事情没辦好 口氣,坦率的説:「 昨兒個在牌坊下 面 , 讓妳 受到驚嚇 又受到 一委屈 都

夢寒點 點頭 没敢 説話

咱

С

妳可

別棚·

在心

裡犯彆扭

С

錢 桐 少 南 ? 呢?誰知她一個想不開就尋了自盡,卓家逮著這個機會 0 爲什麼 咱們做長輩的也疏忽了,這丫頭居然就有了非份之想, 老夫人認爲對夢寒解釋到這個程 這件事説穿了 他們家還不滿意?你怎麼允許他 , 就是樹大招 風 !」奶奶繼續説 一度, 們開 已 經夠了, 轉頭 成這樣?」 : 秋 3 可是 桐 就鬧 去看雨杭。「 在 咱們家裡待一 了個 咱們這種家庭 没了 没休 雨杭, 了 五 C 年 你到底給了多 我 怎 想 麼 會容 直 , 就 跟 是 納 著 要 秋 靖

個 都 很 一一便氣 奶奶 , 他們始終没收一個錢,隨我說破了嘴, 雨杭皺了皺眉 頭 , 有些 懊惱的説 • 他 這事是 們就是不要錢 我辦得 不 好 , 我也没料到他們會大鬧 , 可是 9 那 卓家 的 人 個

禮

不要錢?」 老夫· 人一怔 • 不 要錢 , 那 他們 要什 麽?」

他們…… 雨杭 有些 一礙 口 看 了牧白 眼

說吧!」奶奶的龍頭柺 ,在地上『咚』的跺了一下。

他們說,」牧白接了口:『希望 秋桐的牌位,能進咱們家的祠堂,算是靖南 正式的小

星。

奶奶眼睛一瞪,臉色難看到了極點。

『什麼話?』她勃然大怒的問。

您先别氣,』文秀急忙説:『咱們自然是没有答應,所以事情才會僵在那兒,本以爲忙完

了婚事,再來處理也不遲,誰知道會弄成這樣……』

明白了!」 難咱們,是敲詐的手段!他們要秋桐的牌位進曾家祠堂幹什麼?能吃能穿嗎?你們用用腦筋 這件事怎麼能等呢?你們就是做事不牢!』 奶奶氣呼呼的説:『 牌位進祠堂明明就是在刁 就 想

在 秋桐 天之靈。」 不進曾家 我看他們並不是敲詐,』雨杭搖了搖頭:『那卓家一家子的人,脾氣都很彆扭,他們咬定 會死不瞑目 認爲事到如今,已無法挽回秋桐的生命 , 只能完成她的 心 願 以慰

没三 一媒六聘,又没生兒育女,她憑什麼進曾家祠堂?」 **『豈有此理!他們太過分了……』奶奶怒聲説。『曾家的祠堂,是什麼人都可** 以進的嗎?又

奶 奶 ! 靖萱忍不住仗義直言了:『 也不 能儘怪人家,都是哥哥不好, 先欺負人家,又絶

情絶義 ,才弄到今天的 地 步, 想想秋桐 , 好好的一 條 命 都送 掉了……

靖萱 ! 奶 奶 一跺柺杖 9 大聲一吼:『這兒有妳說話的 餘地嗎?女孩子家 點兒也 不知 道

收斂!妳是不是想去跪祠堂?」

靖萱一驚,慌忙住了口。

奶 奶 雨 杭 乘機 上 一前説 能不能請您考慮一下, 接受卓家的要求? 畢 竟 進祠 堂 的 只

是一座牌位而已!」

奶奶雙眼一瞪, 牧白急忙説:

雨杭是 實事 求是,也許,這才是唯一能夠化解糾紛的辦法!」

從鼻子裡重重的 雨 杭 到 底不是曾家人, 説了奇怪的 吸著氣:『 你忘 了咱們家的牌坊是怎麼來的了?你 話也就罷了,牧白 你是怎麼了?」 忘了咱們的 家規 奶奶緊盯 咱 們 著 的 牧 白 傲

了?像秋桐這樣一個不貞不潔的女子,怎能進入我們曾家的 祖祠呢?」

牧白 嚥了 口 氣 無言以對 0 雨杭垂下了眼 睛 , 臉上有種 無奈的悲哀 0

没有别的 商量 ,就是花錢消災!不要捨不得錢 !黑眼珠見了白銀子,還會有解決不了 的問

題 心嗎? 奶 雨 杭 就這樣篤定的 ,你放手去辦,别給我省!這事就這樣子,大家散了吧!該做什麼就做什麼去 !

向 老夫人請安告退,各就各位 去了

,

堅毅

的做了結論。

全家没有

一個人再敢説任何話。

大家站起身來

來了 能將這 寒對這件家務事 麼悲慘 因 料到 爲 , 的事 她 ,新婚的第二天 知 ,自始至終没有插 , 道 置之度外呢?她太沮喪了 , 她 不 是 局 ,和曾家的第 外人 過一句嘴 0 有個 痴 , 一次團 心的 她好像是個局 , 太無助 女子, 聚 ,談的· 了, 爲了她那 全是 她多麼希望 外人。但是 新郎身邊的 個負心 , ,她的 她不曾嫁到曾家 的丈夫而送了命 那 心 個女子卓秋 , 卻緊緊的 來 0 桐 她 呀 揪 0 怎 起 夢

個 秋 這 桐 天晚上, , 兩 靖南一心一意想完成他咋 人 各想各的 , 都是心 神不 定 晚被耽誤了的『洞房』,夢寒一心一意想和靖南談談那

夢寒忍不住抬眼 的 了老半天 靖 南 動 , 也 夢寒毫無動靜 摒退了丫環 不 看去 動 0 靖南 , 見他把衣釦弄了個亂七八糟 和閒 開 0 始 他抬眼 雜 脱 人等, 鞋子 坐在 看 , 解 3 衣 床沿 只見夢寒垮著 釦, 上 故意哼哼唉唉, , 兩 ,一件長衫也可以在身上拖拖拉拉 條腿 張臉 晃呀晃的 ,坐在桌子前 好像在 ,等著夢寒前 做什麼艱 面 鉅的 來 背 侍 脊 大 候 實 事 挺 在 得 似 誰 讓 直 的 知 直 等 人

驚嘆。她心中有氣,頭就垂了下去

靖南這一下冒火了,跳起來衝著她一叫:

妳是木頭 人哪! 新娘子怎麼當,難道没人教過妳嗎?』

夢寒驚跳了一下,還來不及説什麼,靖南又一連串的發作:

就會坐在那兒乾瞪眼, 要是秋桐 的話 ,早奔過來給我寬衣解帶, 端茶送水, 還帶投懷送 抱

呢!那會叫我在這兒左等右等,等得人都上了火!』

寒太驚訝了,怎樣都不會想到靖南會說出這些話 兩天以來, 在心裡積壓的各種委屈 齊

湧心頭,再也忍不住,兩行熱淚,就奪眶而出。

南已 把那件長衫給扯下來了,抬頭一看, 夢寒居然在掉淚,真是又懊惱 , 又生氣

哭 今兒個又哭,妳是怎麼不吉利 哇 ! _ 他 叫著:『 我怎麼這樣苦命啊 ,怎麼觸霉 ! 頭, 不知道他們打那兒給我找來這樣的 妳就怎麼做 ,是不是?」 新娘子?昨兒個

夢寒深深的抽了一口氣 ,憋在心裡的氣憤 ,就再也無法控制 ,她終於開了 口 , 激動的 説 了

著莊嚴 當然不是,誰不 喜悦 和 期盼的 想做一 情緒 個歡歡喜喜的新 _ 9 對於我的 丈夫 娘子 呢?昨天,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 ,我的新婚之夜 3 以及未來種種 , 個 也有許許多多美 日子 我滿懷

花轎 好的 淚呢?現在 憧憬 還有惡狠狠 ,還要在這兒聽你告訴我,秋桐是如何如何侍候你的 可是,迎接著我的是什麼呢?是一個喪葬隊伍 的詛咒 ……請你替我想一想,我怎麼能不感到 是血 委屈 淚 ,你考慮過我的感覺没有? 斑 和難 斑的控訴 過?我怎麼樣 是驚心 動 忍得住 魄 的 眼 燒

抓 耳朵,在 靖 南太意外了,没想到這個新娘子不開口則已,一 不耐煩之餘,或多或少,也有點兒心 虚 開 口居然説了這樣一大篇。 他抓抓 頭 抓

就是發生了, 是啊日 是啊 那……還能怎麼辦呢?發生過就算了嘛, ,這件事我難道不嘔嗎?我能未 卜先知的話 把它抛在腦後,忘了不就結了! 我根本就 不會讓它發生了嘛 可它

實恩恩愛愛過……現在 「忘了?」夢寒緊盯著靖南,不敢相信的問:「你剛剛還在説她這樣好那樣好 哎!秋桐是自殺的呀,看妳看我這個樣子 ,她爲你送了命,你心底有没有傷心?有没有歉意?·你真忘得了嗎?· 好像是我殺了人似的!』 ,顯然和她確

你雖不殺伯仁,伯仁因你而死,你難辭其咎啊!』

好的 言,也是爲了妳,怕妳一 還不是爲 妳别在那兒儘 了妳,爲了履 派 我的不是,』靖南不耐的喊:『讓我坦白告訴妳吧,我原來和秋 進門 行跟 ,就發現我身邊有個小妾,會心裡不舒服,誰知道,這人算不如天 妳的 婚 約 我只 好狠了心把她給攆走 我對 她失信 桐過得 不守諾 好

算,還是弄得這樣雞飛狗跳的!要瞞妳的事也瞞不住了!現在,妳明白了吧?都是爲了妳,我才 會對秋桐絕情的,逼死秋桐的,不止是我,妳也有份啊!」

了, 分析的能力也没有了。她看著靖南那張白白淨淨的臉孔,奇怪著,他到底和她是不是同一種 聽了這樣的話,夢寒的眼睛是睜得不能再大了。她呆呆的怔在那兒,連應對的能力都没有

人類,怎麼他説的話,她都聽不懂呢?

不説了,好不好?好不好?」他開始撒賴了 好了好了,春宵一刻值千金哪,爲什麼要把大好時光,浪費在這些殺風景的事上面!咱們

他這種不長進的樣子 面説著,他就 ,真是又氣又恨 面腻了 過來,伸手就去摟夢寒的脖子。夢寒身子一閃,就閃開了他。看到

『你别動手動腳,此時此刻,你還有這種心思!』

説笑話!」靖南變了臉:「都是夫妻了,怎麼不可以動手動腳?快跟我上床來!」他伸手

去拉住夢寒,往床上拖去。

『不要!』夢寒掙脱了他:『我不要!』

· 妳不要? 』靖南生氣了,冒火的怪叫了起來:『妳怎麼可以「不要」?妳是我的老婆,上

床侍候我是妳應盡的義務,怎麼可以不要?妳到底受没受過教育?懂不懂三從四德?』

你 我一點也不瞭解你,如果秋桐和你曾有過肌膚之親,你怎能在她屍骨未寒時,去和另一 或者,我就是受的教育太多了,讓我没辦法接受你這種人,』夢寒悲哀的 説 : 我 不瞭解 個女

人……

她死命往床上拖去 新 娘子也真怪 秋桐!秋桐!」靖南惱火的大叫:『這兩天,我已經聽夠了這個名字,我不要聽 , __ 說就没個完!妳不許再說了!過來,過來·····』他用力的一把攥住了她 了!妳這 把

糟的喊著:『請你不要這樣,即使是夫妻,也要兩廂情願呀!你這樣對我用强,我不會原諒你 不要!」她喊了一聲,奮力掙扎,竟給她掙脱了靖南的掌握。她往門口就逃,嘴裡亂七八

哈!説的什麼鬼話!我今天如果不能把妳制住,我還是「丈夫」嗎?」

服 上 ,只聽到「嗤啦」一聲,她胸前的衣襟已經撕裂了。 ,他再撲上床,緊緊的壓住了她。用一隻手的胳臂拐壓在她的胸口,用另一隻手去撕扯她的衣 他衝上前來,從背後攔腰就把她給牢牢抱住。一直拖到了床邊,用力一摔 ,就把她摔到了床

這撕裂的聲音,同時也撕裂了夢寒那纖細的心。她還想做徒勞的掙扎

「不要,不要啊……放開我,求求你……」她哭了起來,轉頭喊:「慈媽!慈媽!快來救我

啊

『太好笑了,真會笑死人,』靖南 面説 , 一面繼續撕扯她的衣服:「妳最好把全家都 пЦ

看笑話……那有新娘子在洞房裡叫奶媽的?』

被動的讓他爲所欲爲……他有這 又是『嗤啦』一聲,她的心徹徹底底的被撕成碎片了。她失去了掙扎的力氣,被動的躺著 個權利 , 因爲他是『丈夫』!她的淚, 卻瘋狂般的 ,沿著眼角向

下 液落。

注意 俗 拉著她 座 狼 稱 須 祖 這天 1 幾天後,靖萱才和夢寒,再一次談到秋桐,這次,夢寒對秋桐的 0 先 她 事實上, 們 小小聲的 的 她連祠堂長得是什麼樣子都不知道。現在 , 牌 靖萱帶著夢寒參觀『曾家大院 走著走著,就走到 位 她結婚那天,是先進祠堂拜祖先 , 説 矗 立 在 那兒像座小森林似的 了 祠堂 ၁ 對這 , 個 供 著 不禁讓人心中 ,再 曾家大院」是白沙鎮對曾家這座古老庭 祖 ,看著那陰沈沈的 先 進大廳拜天地 牌位 的 一凜 ,神聖的 的 9 房 敬畏之心 0 事,是真的瞭 但是 地 方 9 那 , , 夢寒 高牆 那天太混 , 油 然而 厚 不 解了 壁

能

不

特

别 的 院

的

亂了

,太

生

9

和

那

裡面 拴住 妳來看看這道門,又厚又重,是全家最厚的 外面 的人就進不去,如果從外 面拴住 , 一座門!這座門裡面外面都有大木栓,如果從 裡面 的人就出 不來……這是個懲罰 人的地

「懲罰人的地方?」夢寒聽不懂

C

進這兒來, 『是啊!』靖萱睜大眼睛 在祖宗面前罰跪 , ,似乎不勝寒瑟。『如果家裡有人犯了錯,奶奶一聲令下,就得關 個鐘 頭 ,大半天的,甚至幾天幾夜都有! 到時候, 外面的門栓

夢寒不禁打了個冷戰。

拴

粥

在這裡面

,

是呼天不應

,

叫地不靈的!」

這麼嚴厲的家規…… 她望著靖萱,忍不住問了出來:『怎麼還會發生秋桐的事?那……

秋桐,是怎樣一個人呢?」

靖萱楞 了楞 猶豫了一下,見夢寒親切誠懇,就藏不住祕密,坦白的説

兒學畫,都是秋桐陪我去,有時候,也帶我去她家裡玩,所以,我從小就認得秋陽秋貴, 了:『那秋桐是個很漂亮的丫頭,今年才十九歲,人好得很,對我尤其好,我每星期去田 大家都説 ,不要和妳談秋桐的事,可是, 妳既然問了,我就没辦法不說。」 她 的 他們並 老師 眼 卷 那 紅

不是不講理,胡作非 爲 的人 ,那天會去牌坊下 面 大鬧 9 實在是哥哥太對 不起人家了!」

夢寒低 下 頭去 雖 然心裡早就 有數,仍然忍不住 陣失望和痛楚。靖萱見她的 表情 就 有

後悔自己説太多了。急忙又補充説:

簡直 定了 南 兒, 次跪祠堂,可没哥哥的 人家送回 , ,妳這 還來 是供著他 那 其實我哥哥也不是壞人,他就是被寵壞了嘛!全家人人都讓著他,誰都不敢 麼 家去 門親 不及取名字就夭折了, 妳可以想像,他有多麼寶貝,多麼珍貴了,全家人就這麼寵著他,順著他,有 !這樣,他就任性慣了。秋桐的事,本來也不至於弄得那 , 才逼 又聽說 得 秋 妳是個「才貌雙全」 事!妳知道, 桐 上了吊 後來生 咱 了個兒子, 們家從我祖父開始,就是三代單傳 的女子,就不想要她 取名靖亞,長到兩歲也夭折了,然後 了 , 又怕她留在家裡壞 麼糟 , 我 可是 娘 頭 心説他 胎 哥 生 哥 句 了 時 才是靖 , 硬把 候 個 每 女 ,

靖萱見夢寒臉色沈重,默然不語,驀然醒覺,連忙再說:

把秋桐的事解決得圓 『不過,妳放心,真的放心, 滿滿的 妳 咱們家有 點都不用操心 雨杭 1 他好 真的 能 ! 幹 ·真的 , 什 ! 麼事都 會 解決 所以

居然連眨都不眨,怎樣送去的,就怎樣還回來 説了一車子好話以後,把三百塊錢放下就走了。但是,卓家這一家子怪人,黑眼珠見了白銀子 給他們送去的三百塊錢,全都給送回來了。三百塊的現大洋,必須用 送去的 但是 ?時候,正好卓老爹和秋貴出去拉車了,秋陽又在學校,家裡只有一個卓老媽,所以 ,秋桐的事情並没有解決。這天 一早,卓老爹、卓老媽、秋貴和 一個小木箱才裝得 秋陽一家 四 口 把雨 , 0 雨 雨 杭 杭 杭

站在院子裡 ,他們也不進大廳,把小木箱往大廳的台階上一放,對老尤説

了

「去告訴你們家老爺和少爺,三百塊大洋送回來了,一個蹦子都不少,請他們出來一 個人,

點點清楚!」

牧白還没出來 靖南得到了消息,先跑出來了。一 看到卓家這四個人, 他就一 肚子氣。對卓

老爹摩拳擦掌的大叫起來:

秋貴見他還是這樣惡形惡狀,氣得咬牙切齒,大聲的說 你們這是什麼意思?就是跟我耗上了,存心不讓我有好日子過,是不是?」

江大哥!你老躲在他們後面不吭氣,我最瞧不起你這種人, 如果你自己不做虧心事,今天誰要來跟你耗著?這件事從頭到尾, 所以你説對了, 出 面的不是你爹, 咱們就是要跟你耗 就是

上,讓你没好日子過,因爲你根本不是個東西!」

你才不是個東西!」靖南大吼了一聲,對著秋貴的下巴就揮去了一 拳。

上了 反手 南一見家丁衆多,氣勢就壯了,再摸摸自己流血的嘴角,怒不可遏的對家丁們叫著: 假山 秋 抓 貴 住了 ,跌 是 個 靖 在地上大叫哎喲。這樣一鬧,家丁們全都奔了出來。大家慌忙跑過去扶起靖南 吃勞力飯 南胸前的 的 衣服 , 那 裡把靖 , 就 狠 南的 狠的回 拳 了他 頭 放 在 一拳 眼 睛裡 0 靖南被這一拳打得飛跌 9 輕 輕 閃 , 靖 南就 打了 了出 去, 個空 背脊又撞 秋 貴 靖

」去把那兄弟兩個給我抓起來,給我狠狠的打!」

掌 的 捶 , 打他 立 對方人多勢眾 刻 的 , 家 胸 膛和 丁們 肚子。 ,没有三下兩下, 一擁而 秋陽更慘 上, 抓住了秋貴秋陽 ,被幾個壯丁給壓在地上痛揍。卓老爹和卓老媽在一邊呼天搶 兄弟倆已被眾家 兩兄弟 丁所制服 0 兩兄弟雖然也奮力反抗 。好幾個人扣住 了秋貴的手, ,怎奈雙拳難 不住 敵 四

地的喊著:

殺 人啊!殺人 啊! 天啊 ·秋桐 ,妳在那兒?妳怎麼不顯靈啊……」

靖南聽到這樣的話,更加憤恨,對卓老爹揮著拳頭嚷:

那天在牌坊下,我已經被你們觸盡霉頭!因爲是婚禮,才拿你們没奈何!你們 膽敢 焼花

轎 , 開我 你 們一點顏色看看 的 婚禮 我早就要和你們算帳了,你們居然敬酒不吃吃罰酒,今天還敢上我家的門! 老虎要被你們當成病貓了!阿威,大昌,給我打!給我用力的 打!! 我

兩三下, 我跟你們拚 就被好幾個人抱住 了!」卓老爹情急的上前來救兒子,去拉扯那些壓住秋 了,拳打腳踢 0 陽的家 丁們 還没拉扯

我們 是來還錢, 天 啊! 天啊!」卓老媽眼看父子都已吃了大虧,在旁邊又跳又叫:『住手,快住手啊…… 不是來打架啊!放開他們! 放開放開 啊……」 她張著雙手,不知該奔向那一邊才

好

子們, E 奔出來看個究竟。一見到院子裡這等狀況,牧白就臉色大變,生氣的對家丁們怒吼著 在一團混亂中,牧白、雨杭、靖萱、夢寒、文秀、奶奶全都被驚動了,紛紛帶著丫頭老媽

誰允許你們動 手打人的?還不趕快放開 他們? 放開放開 !

腫 好生狼狽。尤其是年輕的秋陽 丁們見牧白和奶 奶都出 來了 ,滿身都是塵土,鼻子還流著血 , 慌忙住 手。卓老爹父子三個這才脱困 ,三人都被打得鼻青臉

不還手,我大概被他們打死了!奶奶, 奶 奶 ! 靖南立即奔向奶奶,指著自己的嘴角説:「您瞧,他們 您快想個辦法 · 我被他們這一家子纏住了, 雨杭根本没有 進門就打人, 如果 我們

能力解決問題,再這樣下去,我遲早會被他們給暗算了!』

曾靖· 南 !到底是誰先動手?」秋陽氣得 哇 哇大叫:『你不要欺人太甚!我真恨不得給你

刀,把你的心挖出來,看看是什麼顔色……』

「奶奶,妳聽妳聽……」靖南喊著。

奶奶的龍 頭柺在地上重重的跺了跺,發出沈重的『篤篤』聲響。 她嚴厲的看向卓家四口

『哼』了一聲,憤憤的說:

好 在 牌坊 下面 鬧 ,又到咱們曾家大院裡來鬧!這還有王法嗎?光天化日之下 ,聚眾行

兇! 一她 轉頭對牧白和雨杭説:「事已至此,再也没有和解的可能,你們立刻把這幫狂徒,給我

押到警察廳去!」

『不!』忽然間 ,人群中 有 個 清脆 而有力的聲音 ,傳了出來,大家驚愕的看過去 ,只見夢 寒

已排眾而 出 直 走 到 奶 奶 面 前。大家都驚呆了,因爲,在曾家, 還没有人敢直接對奶奶用

「不」字。

妳説什麼?」奶奶錯愕的看著夢寒,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

我斗膽請您聽我說幾句話!」夢寒勇敢而堅定的說:「 關於卓家同 咱們曾家的糾

實 讓 了, 奈 靖 歉 主 紛 生 , 南 3 和 要 者得 所以 卓家 今天 遺 就 兩 憾 是因 幾 到安慰 要求的也不 咱 , 人 0 天 她 們 間 假 爲 下 進 我的 所 又 如 來 不進 , 有情 説 面 , 死者得到安息呢 對 緣故 整個 ,今天秋 祠堂, 過是給死 的 有 義 9 來龍 , 是個 因 , 都是曾家的 那麼 爲太 桐還活著 去 者 無法挽回 脈 重 , 3 ! 個 我想,我會接納秋 視 我 名 我 大 , 份 人 的 在我進門之後 們 致 悲 , 這 都 , 那麼 想想 劇了!怎麼還忍心把這個 個 瞭 婚姻 解 秋 , 7 我們 桐 , 桐 才不 , 尤其靖南對我說過, , 生 何不 , 知 前 而 道有這樣一 能圓滿安排 就讓 確 且 實 , 秋 是 尊敬著這份感情的 桐 靖 位姑 的 悲 南 秋 牌位 劇 的 桐 擴大呢 人 娘 這場糾紛之無法 0 所 9 , 這是: 進 細 以 ?秋 人曾家的 心 , 抹 1 體 我 殺 桐 但 貼 心 不 人 是 裡 的 掉的 已經 柯 照 深 解決 , 很 顧 感 事 死 無 抱 3

這些 深處 話 的 這 0 牧白 篇話 竟是 不 靖 , 禁暗 南 説 的 得 暗 人人 新 領首 娘 、驚愕 子! , ·曾家 靖南 0 卓家 暗 人 個 四 暗 口 生 個 , 氣 面 是太意外又太感動了,怎樣都没料到, 面 9 相 靖 覷, 萱部部 不 知道夢寒怎有這 佩 服 9 而 雨 杭 , 麼大的 不能 不 膽 對 量 夢 説進 , 寒 敢 刮 對 他們 目 奶 相 奶説 内 看

奶奶 的 手 , 緊緊 的 握 著 柺 杖 的 柄 , 神情 僵 硬 著 , 緊繃著 , 語 不 發 0

了

0

再説 , 夢寒並没有被奶奶 的 神 色所 倒 , 繼續說了下去:『 咱們曾家, 有七道 一牌坊 是

坊 了!」説完,她就跪在奶奶 出 桐 的資格,可是,這件事和靖 忠孝節義之家,這樣的家庭,應該是仁慈而寬厚的。 來 對不 呢 應 該 ?」她哀懇般的 也有 對?我們後人 一份懷念 抬 , ,對前 頭 份追悼 面 南 看著奶奶 前了。 息息相關 人的高風亮節,一定心嚮往之吧!那麼, , 和 : , 奶奶 份惋惜 我實在無法沈默。 5 吧! 我知道,以我剛進門的身分地位 ·咱們 我們有的,並不僅僅是祖先留下的 何 不把這份懷念和 請奶奶 三思!我在這兒,給您跪 對於曾經侍候過 惋惜 , 實 更具 在 一靖 没 體 有 石 的 南 説話 頭 的 表 秋 牌 現

這時, 牧白再也忍不住, 激動的上前説:

胸襟 氣度 娘 , 像她 難得夢 樣的 寒如 此 勇於表達,那麼秋桐 深 明 大 義 ,我覺得咱 的悲劇,或者可以 們全家都應該支持她 避免 ! 9 現在 假 如 咱 ,這個名份 們早就能 有她 3 真是 這樣的 咱們

欠秋桐的!

大学 大学

1000

A THE REST OF THE PARTY OF

奶奶臉孔抽動了一下,震動已極。

牧白 開 口 , 雨 杭 也 無 法 沈默 了 9 走上 一前去 誠懇的: 接 口

只有出於感情 奶奶 , 這 ,出於人性 件 事 我從頭 ,才能化干戈爲玉帛,奶奶, 到 尾辦得亂 七八糟 ,就因爲卓家的 請您不要再堅持了吧!」 傷心 根本不是金錢可 以 彌 補的

娘!」 沈靜的文秀也熬不住了:『 這三天兩頭的 開 , 大家都受不了,弄得我一天到晚擔驚

害怕的, 晚上 都睡 不著覺……真要鬧到警察廳去 ,恐怕 咱們家的 面 子也不好 看

您啊 奶 我更是從 奶 , 奶奶 小 就 ,」靖萱熱烈的響應:「 跟著她長大的,她在 咱們家,没有功勞,也有苦勞啊!」 秋桐 在我們家那麼多年,不止侍候了哥哥 , 也侍候了

這樣的 異 口同 聲 ,全家有 志一 同 , 使奶 奶的驚異淹没了憤怒。 她看看夢寒,再看看那 張張

迫 切 的 臉孔 ,終於深深的 抽了一口 氣 , 勉强 壓制住自己的懊惱和憤 恨 , 她 冷冰 冰的 説 •

夢寒, 從齒縫 好吧!我再不點頭,倒好像是我不明是非,不夠寬厚仁慈了! 中进出 兩句話來:『起來吧!我就成全妳了! 她的目光 , 冷幽幽的 盯

謝謝奶奶!謝謝奶奶!」夢寒連連的磕下頭去。

奶奶拄著柺杖,掉頭就 走 , 經過靖南身邊時 , 對他 投去森冷的 瞥 輕 飄飄的 説了 句

「別把新媳婦寵得無法無天!」

靖南一驚,有口難言,不禁恨恨的瞪了夢寒一眼。

奶 奶 走 , 靖 萱 就 再也無法掩飾自己的崇拜和高 興了, 她奔上前去,扶起了夢寒, 緊緊的握

住她的手,激動的說:

「只有妳,敢對奶奶説這些話,妳太偉大了!」

卓家 四 口 , 到 此 時已喜出望外,卓老爹仰頭看天,淚落如雨的說:

「秋桐,孩子啊,咱們總算爲妳爭得妳該有的名份了!」

卓老媽顫顫抖抖的,不停的,喃喃的自言自語:

秋 桐啊……妳安息吧,安息吧……爹和娘對不起妳,把妳送來當丫頭,讓妳年紀輕輕的

就這麼不情不願的走了……可咱們爲妳辦到了,妳的人進不了曾家的大門,妳的魂可以進曾家了

……安息吧,安息吧……」

來, 四 鼻青臉 個 人 忍不住抱 腫 的 秋貴 頭 , 痛哭。夢寒和靖萱,眼睛都不由自主的潮濕了。 和滿臉 血 一污的 秋陽 走上 前去,扶著歪歪倒倒的父母,一 時間

悲從中

此 時 牧白提著那 一箱錢,走到卓家四口身邊,誠摯的説

「來!這些錢拿著,快帶兩個兒子看大夫去吧!」

卓老爹往後猛然一退,忙不迭的搖手拒絕:

『咱們不要……咱們不收這個……』

算是我們給秋桐的聘金吧!」牧白説:「在昨天,這些錢是要收買你們的尊嚴,但是今

天 曾家 和卓家已經變成親家了,你們還有什麼理由拒絕 一個親家公的誠意呢?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」憨厚的卓老爹,不知道要說什麼好。

卓老爹,」雨杭走了過來,把小木箱塞進了他的手 裡 0 -你們就 不要再推 辭 了 這是 我乾

這個 爹的 錢拿去,給秋貴娶個媳婦,再好好的栽培秋陽吧!秋桐的在天之靈,或者可以瞑目 一番誠意,接受了吧!想當初,你們送秋桐來當丫頭,不就是爲了賺點錢給秋陽 唸書嗎?把 了!

卓老爹聽到 雨杭這樣説 ,就 不好再推辭 了。 把小木箱放在一邊,他恭恭敬敬的摔了摔衣袖

拉著卓老媽,回頭對秋貴秋陽説:

「讓咱們一家四口,來叩謝咱們的恩人吧!」

於是,一家四 口,全部對夢寒跪了下去,咚咚咚的磕起頭來。

快起 來 快起 來!」夢寒慌忙説 : 這怎麼敢當?你們要折煞我了!」

她 説 她 的 , 那 四 個人含著眼淚 , 卻只管磕頭,連連磕了好多個頭 ,才在 雨杭和牧白的 扶阻

止下,站起身來。

的

婚禮

謝 謝 少 奶 奶 , 」 卓老媽老淚縱橫, 後悔得不得了:『對不起,那天燒了妳的花轎, 鬧了妳

,我再給妳磕個頭……」

『不要不要,千萬別再給我磕頭了,』夢寒扶住了卓老媽,眼圈紅紅的, 很溫柔的說:「什

麼都别說 了, 都過去了。 你們快去治傷要緊!」

靖萱和夢寒都送到了大門口,像真的親家一樣,揮手道别。只有靖南站在那兒不動, 是!是!」卓老爹順從的 ,一疊連聲的 應著,四 個 人千恩萬謝的謝 出 門去 0 牧白 氣得臉 雨 杭

著頭 力 ,手背上的青筋都暴露了出來 奶奶隔 身子筆直 著一道玻 ,像一尊雕像 璃 窗 , 在 大廳内向外 般 0 0 她的臉色陰沈 望 ,把這 , 幕看得清清 雙手緊緊的握著龍頭柺的木柄 楚楚 0 她 挺直 了背脊 , 握得 高 高 的

4

十天後,秋桐的牌位正式進了曾家祠堂

爲了這個牌位進祠堂,曾家還有個小小的儀式。曾家和卓家兩家人,都分立兩旁, 由靖南手

0

捧牌位,向祖宗祝告:

嗣孫曾靖南, 有妾卓氏,閨名秋桐, 蘭摧惠折, 以此吉日, 牌位人祠, 敢申虔告, 祖宗佑

旁邊,最不起眼的一個地方,給安置了上去。曾卓兩家人,都微微彎腰行禮,以示對死者的尊 祝禱完畢以後,靖南對祖宗磕了三個頭,就把牌位送到那黑壓壓的許多牌位中 ,最後面 最

敬 卓老爹看 到牌位終於進了曾家的 祖 祠, 不禁落下淚來, 低低的說 了 句

秋 桐 妳的終身大事, 爹給妳辦完 了 , 妳正 了名,也正了身了!

卓 家的 人 3 個 個低頭拭淚 。夢寒看著, 心裡真有幾百種 感觸 0 前 兩天 , 她曾經就這個問 題

和雨杭談了兩句:

其實 ,我有 一點迷惑 ,卓家爲什麼這樣在乎牌位進不進得了祠堂?人都不在了 牌 位 進 祠

堂又能彌補什麼呢?」

來的 他們實在不知道怎樣才能安慰他們自己。曾家這個姓,對他們來說,太高貴了,這是幾百年傳下 榮耀 這就是卓家的悲哀 他們 已無法挽回秋桐的生命, , 雨杭嘆了口氣説:「他們實在不知道怎樣才能安慰死者?或者 就只能設法給她這點兒虛無飄渺 的榮耀 説穿了 ,是

分可憐的!』

的 想進曾家的祠堂?爲了靖南這樣一個負心漢送掉了性命,她的鬼魂,還要被曾家的列祖 面 , 卓家,好可 現在 她 不禁深深的同情起秋桐來, , 站在這兒,看到卓家人似乎已得到很大的安慰,夢寒就更體會出這份悲哀了! 憐的 秋桐!看著秋桐那小小的牌位,可憐兮兮的站立在曾家那許許多多的牌位 她 不知道人死後是不是真有靈魂 ,如果真 有 , 秋桐又 列宗看守 是 好 不 可憐 是 真 後

的 好 미 憐的 秋 桐 !

儀 式 畢 , 夢寒 就急 忙 走到卓家 人的 面 前 , 把自己準 ·備的一 個小 包包打開, 拿出 一裡面 件件

的 物, 分送給卓家的人 0 面 説 .

是給 秋 貴的 我自己做的 這個袋子是給秋陽的 一點兒東西,不成敬意,這個煙荷包是給老爹的 ,裝硯台毛筆用!」 , 這頭巾是給老媽的 這錢袋

卓家 人 面 面 相 覷 , 感動 得 不 知 要怎樣才 好 0

,

曾家 人 也是 面 面 相 覷 ,驚愕得 不知道説什麼才好。 只有 靖萱 , 受到 夢寒的傳染 個 激

F 也 奔上 前來,拔下插在襟上的一支鋼筆,遞給秋陽 説 :

-我這兒有支自來水筆,是上次雨杭從上海帶來給我的 ,可我不上學堂,用處不大,你不在

乎是 用 過 的 7 就拿去記筆記用 吧! 算是我 的 點 點 心意! __

秋 陽 看著靖萱那 澄 淨的 大 眼 睛 9 感動到了 極 點 , 雙手接 過鋼筆 , 態度幾乎是虔誠的 0 卓老爹

更是 不住的 妳們 鞠躬 不 嫌 棄咱 闡 們, 囁 喘 喘 的 咱們東西 説

還送

西,

這真是……」

説什 麼嫌 棄的 話 3 既是親家就是一 家人,我們表示一點兒心意也是應該的 ! 夢寒連忙安

慰著卓老爹。

此 時 奶奶把 ·柺杖在地上重重一跺,聲色俱厲的説了一句:

好 了 儀式已經結束 ,大家統統離 開祠堂吧! 要應酬 , 到别的 地方去!」 説完 她拄 著柺

杖,掉頭就走了。

陣涼意 夢寒一驚,抬起頭來,正好接觸到靖南的眼光,他那麼惡狠狠的瞪著她,使她心中陡然掠過 ,她忽然覺得, 自己連秋桐都不如,秋桐還有過被愛的時光,自己卻什麼都没有

卓家的人一離去,奶奶就把夢寒和靖萱全叫進了她的房裡。

『妳們兩個都給我跪下!』奶奶厲聲説。

夢寒和靖萱什麼話都不敢説,就雙雙跪了下去。

「夢寒!妳知不知錯?」

我……_ 夢寒囁嚅了一下, 很 無奈的説:「 是不是不該給卓家人禮物?」

樣的 規矩 「可見妳心裡也知道這件事做得多麼唐突!」 就算要訂出這個新規矩,做主的也該是我這個老奶奶,還輪不到妳!第二,不管是對 奶奶很生氣的說:『第一, 咱們曾家從没有這

進門都快一個月了,家裡的規矩,妳不能説還不知道,那麼就是明知故犯, 内也好 逾越輩 份 ,對外也好,誰夠資格代表全家來發言 , E 味開 口!在這方面 2 妳一向孟浪 , ,上回 那都得按輩份來安排,可是今天在祠堂裡 初犯, 我念妳是 新婦 , 不知者不罪, 我必須以家規來懲罰 如 妳卻 今妳

夢寒低垂著頭,默然不語。

妳!

以

免妳

目

無尊長

, —

犯再犯

!

MODELL STREET, SALES SALES SALES SALES

媳婦,難道妳也是新女兒嗎?家裡的規矩,夢寒糊塗,妳也跟著糊塗嗎?現在,罰妳們姑嫂 靖萱! 奶奶瞪向靖萱:「妳更不像樣!自己身上帶著的東西也敢隨便送人!妳嫂嫂是 兩 新

夢寒見牽連了靖萱,一急,就脱口而出的説:,進祠堂去跪上半日!』

個

請奶奶不要罰靖萱, 她年紀小,看我這麼做,跟著模仿而已……」

現在加罰半日,變成一日!」奶奶頭也不抬的説。回頭 做了個手勢,身邊的張嫂已忙不迭

的遞上了水煙袋。

夢寒呆了呆,連忙問:

您的意思,是説我加罰半日, 靖萱就不用罰了,是不是?」

『不要不要!』靖萱忍不住叫了出來:『别給嫂嫂加罰,我自己跪我自己的份兒,奶奶,我

知錯了,我去跪祠堂!』

現在加罰 夜 ,變成一日一夜, 兩個一起罰!」奶奶抽著水煙袋,冷冷的問 : 誰還要説

話嗎?」

夢寒確實想説話,但是,靖萱拚命用手拉扯著夢寒的衣襬,示意她不要再説,於是 ,她知

道,越説越壞,只有噤口不語。

但 鎖,根本不是一個正常人所能承受的!想起以後的漫長歲月,夢寒是真的不寒而慄了 了「跪祠堂 ,這一天一夜中,才讓她真正體會到悲劇之外的悲劇。夫妻不和也就罷了,這家庭裡的 就這樣 」的滋味。自從嫁到曾家來,從『拜牌坊』開始,她已經知道自己的婚姻是個 夢寒和靖萱 , 被關進了祠堂,足足跪了一天一夜。新婚還不到一個月 ,夢寒就嘗到 悲劇 重重伽

那兒,也正爲姑嫂二人的罰跪在商討著。慈媽對著靖南,倒身就拜,哀求的説: 夢寒被關進了祠堂裡,慈媽嚇得魂飛魄散,她飛奔到靖南那兒去求救,正好牧白和 雨杭都在

姑爺!你趕快去救救少奶奶吧!她好歹是你的新媳婦呀!在娘家,她可從没有受過絲毫委

屈!現在已經不是小孩子了,怎麼還作興罰跪呢?如果一定要罰 ,讓我這個老奶媽來代她跪吧!

小姐畢竟是金枝玉葉啊!」

了一口氣!我幹嘛再去求情?我巴不得她多跪兩天呢!」 没輕没重 哈 早就該罰了!讓她好好受點教訓 !』靖南幸災樂禍的説:「在你們家是金枝玉葉,在我們家可不是!她這樣不懂規矩 ,她才會收飲收飲她那股氣焰!奶奶罰得好,代我出

慈媽不敢相信的看著靖南,激動的説:

The state of the s

多 , 可也得慢慢的教給她呀,才嫁過來不到 她是你的新媳婦啊 ,你怎麼不肯多疼惜她一點兒呢?説什麼氣焰?她那兒有呀,曾家規矩 一個月,就去罰跪,讓她多難堪呢 !

了! 」靖南輕鬆的 她如果知道難堪,以後就少説話,少出風頭,少亂出主意!否則 摔了摔袖子,「嘩啦」一聲,打開一把摺扇來搧著風。 ,就只好拿祠堂當 倒 房

説:「 奶奶最疼你,只有你去説,或者會有一點用! 靖南 ,你就去一趟奶奶房 , 跟奶奶説點好聽的,看看能不能幫夢寒和靖萱一點忙!」牧白

這種老婆,要我挑她的錯,幾籮筐都裝不完,我幹嘛還要幫她去説?好聽的呀,没有!』 我幹嘛去説?」靖南眼睛一瞪:「打從進門到今天,夢寒就没跟我説過 句 半 句 好 聽的

站在一旁的雨杭,氣得臉色鐵青。

者 種 如此 的 更加强烈了 風給掀走 溫柔的堅强」,使人感動,使人憐惜。 ,卻拿著扇子在搧風,嘴裡説著莫名其妙的『 辛苦的 雨杭 打 在適 從聽到夢寒被奶奶罰跪祠堂 ,兩人的目光倉皇一接開始,夢寒在他心裡已經不知不覺的 夢寒的外表 應她那「新媳婦 ,看起來是 一的 「我見猶憐 角色,如此『委屈求全』的處理秋桐事件。 ,心裡就又急又怒。自從牌 可是, , 風涼話 這樣的夢寒,卻要被罰跪祠堂 弱不禁風 』!簡直可恨極了! 的 , 但, 坊下 她的 生了根。 ,夢寒的 骨子 接著 裡 頭 他對她的 , 而 蓋 , 卻 那「始作孽 被那 有 看到 神 那 感覺就 樣 夢寒 奇異

7 靖 南胸前 雨 杭 瞪著靖南 的 衣服 ,見他 大聲的 那 説 副嘴臉,已經氣不打一處來,一個按捺不住,就往前一衝, 伸手揪住

你 不要在這兒油嘴滑舌了,拿出一點良心來,趕快去向奶奶求情!』

查著自己的 喲喲喲 衣 裳:「你瞧 你拉拉扯扯幹什麼?皇帝不急,你太監急個什麼勁兒?』靖南掙開了他的手 , 你瞧!」他生氣的嚷嚷:「新做的一件長衫 ,你就給我把紐扣絆子都

雨杭氣壞了,轉向了牧白:

扯掉

·你有

病啊?

他關心一件衣裳更勝於夢寒,那麼,你呢?」

牧白一呆,十分爲難的看著雨杭 0

乾爹,』雨杭急迫的説:『這是你家的事,我没有任何立場説話,但是有立場説話的人偏

偏不可理喻,那麼,你要不要仗義執言呢?」

『這……』牧白皺了皺眉頭 雨杭,你知道奶奶那個脾氣,她根本就不願意秋桐 現在,除了靖南之外,任誰去説,都不是幫夢寒的 的牌

忙 ,反而會害她更遭殃……』

位進祠堂,今天是借題發揮,和夢寒算總帳,

「我真不敢相信 , 雨杭激動的打斷了牧白:『夢寒做了一 件仁慈寬厚,充滿溫情的 事 ,可

道話! 她被罰跪祠堂 ,而真正的 罪魁禍首卻逍遙自在,然後你和乾娘,居然没有一個人要幫夢寒說句公

愛怎麼罰就怎麼罰 『喂!』靖南冒火了,對著雨杭一吼:『你真是狗拿耗子,多管閒事!這我家的媳婦 ,不關 你江家的事!你少在這兒不清不楚了!

我家

雨杭還没説話,牧白就對著靖南腦袋上拍了一掌,罵著説

跟你説過多少次,一定要尊敬雨杭,你當我的話是耳邊風呀?何況,他說得有理,你闖的

禍 ,讓全家爲你奔走操心,連你的新媳婦都爲你罰跪,你還在這裡風言風語,我怎麼會生了你這

樣的兒子?你氣死我了!」

步!如果他能幹一點,早就讓卓家封了口,又何至於要鬧到牌位進祠堂……』 只有乾兒子, 你就 會馬 没有親兒子!秋桐的事 我 ,你 天到晚 ,就在這兒挑我的不是!」靖南吼向了牧白:「 , 就是被你這個乾兒子辦得亂七八糟, 才弄到今天這 我知道 你 個 心 地 裡

他都没有回家 的笛子。每次雨杭心裡不痛快,他都會跑到碼頭上去,呆上一整夜,甚至好幾天。 雨 杭 聽到這兒,實在聽不下去了,氣得渾身發抖,一 , 去住在那 條『泰豐號 」 貨船· 上 面 0 他有 一支笛子,他就 轉身, 他掉頭就奔出門外去了 坐在那 甲 板上,吹了一夜 整夜

冰冷。慈媽扶著她, 夢寒和 靖萱 ,就在祠堂内,足足的關了一天一夜。當夢寒放出來的時候, 她 的 兩 條腿一直發著抖,好久好久,都無法走路 0 靖萱反而 已經臉色發白 没什 麽 ,她說 ,手

『下一次,妳就不會覺得這麼可怕了。』

她是跪慣了,有經驗的原因。

還對夢寒説

還會有下一次嗎?慈媽嚇得膽戰心驚。拉著夢寒,悄聲説:

『咱們回屯溪吧!這兒太可怕了!』

「忍」,我除了忍,還能怎樣呢?」夢寒悲哀的説:『事到如今,我只有自求多福,妳放心,我 以後不會再去惹奶奶了,我會避著她,不跟她唱反調,我知道厲害了!」 『哥哥已經去四川了,回屯溪又能去那兒?何況,上次回娘家時,哥哥給了我一個字,就是

雨杭少爺氣得和他大吵,差一點動手呢!』 姑爺好狠的心!」慈媽忍不住説:「老爺和雨杭少爺都要他去向奶奶求情,他就是不去!

這個 的情緒裡 江雨杭到底來自何方?爲什麼要爲曾家做牛做馬呢? 夢寒心中一動。雨杭,這個名字從她心中掠了過去,帶來一陣溫柔的酸楚。使她在 ,生出一絲絲的溫暖來,畢竟,曾家的屋簷下,還是有人會爲她說幾句公道話 !但是, 心灰意冷

三天後,她終於知道,江雨杭是怎樣一個人了。

Delical Region of the annual

TO SHARE THE REST OF SHARE SALES

日本ライタ していりつる

開 聲吸引了 ,卻見雨杭帶著他的笛子走了出來。兩人一個照面之下,不禁雙雙一楞。夢寒有些侷促的說: 那 天下午,夢寒經過花園裡的水榭時,聽到有人在裡面吹笛子。笛聲十分悠揚悦耳 ,站在水榭外面聽了好久。直到笛聲停止了,她才驚覺的預備轉身離去。還來不及走 她

聽到 笛子的 聲音,就身不 由主的站住了!你……吹得真好聽!』

不由自主的凝視了她一會兒,眼中盛滿了關懷,很溫柔的問:『 不少的樂器 ,我還會吹薩克斯風,一種外國樂器,將來吹給妳聽!』他很自然的說著**,** 他眼中閃著光彩 , 因她的佇足傾聽而 有份意外的喜悦 妳,還好嗎?」 。「從小就喜歡音樂 説完

「還……還好。」不知怎的,她答得有點礙口。

他看著她,突然嘆了口長氣。很難過的說:

見 那天,妳和靖萱跪祠堂,我真是一點力氣都使不出來。每當這種時候,我就充滿了 好抱歉,對於曾家的事,我常常心有餘而力不足,奶奶不在乎我,所以,也不重視我的意 無力

感。」

在奶奶那麼生氣的情況下,誰説情都没有用,即使靖南真肯去向奶奶求情,也不見得有任何 …. 反正 怎麼要對我說抱歉呢?」夢寒嘴裡這樣說 都過去了,我 , 没事。」 , 心裡卻 感動極了。 『我知道你已經盡力了 我

他深深的 凝視著她 0 他 的 眼 睛 , 像 兩 口深 不見底的 深潭 好黑好沈 ,閃著幽 B幽的 光

真的没事嗎?」他問。 『妳知道,我是一個醫生,如果妳有什麼不舒服, 告訴我, 我這兒

有藥……」 他在她眼底讀出了疑問 ,覺得需要解釋清楚。「 我真的是個醫生,從小就接受醫藥的

練 夢寒聽了他最後的一句話,心中就怦然一跳,感到無比的撼動。她抬眼飛快的看了他一 我能處理傷 口,治療許多病痛 ,不過 , 我承認,我不一定能夠治療妳的 傷痛

眼

一時間,竟不知該如何接口。

她這樣的 表情 9 使他驀然醒覺,自己 講得太坦率了,太没經過思考,或者 , 她會認爲這是

『靖萱告訴過妳,有關我的事嗎?』

種

冒犯吧!這樣想著

,

他就有些侷促起來。

爲了掩飾這份侷促,他很快的接著説:

『不,不多。』

他沈思了一下,就很坦率很從容的説了出來:

時 的 年來,聖母堂收容各種棄嬰,等於是一個孤兒院。我就是在嬰兒時期,被人棄置在聖母堂門 雨杭」兩個字,就是我的名字的由來。我的姓 0 妳看 我身上就放 我是在杭州的 看這個 !」他從自己的 了這樣 一個教堂裡長大的 塊金牌 領 , 大約 口裡 是遺 ,那家教堂名叫聖母堂,由一位英國神父主持 , 拉 出了 棄我的父母,爲我付 ,是江神父給的, 塊懸掛在衣服 出的 裡 因爲他的譯名叫江森 面 的金 生 活 費 牌 , 這 譲夢 金 牌 寒 0 上 看 許許多多 妳瞧 面 刻 當 著 口

我就是這樣一個來 歷 不 明的人,和曾家顯赫的家世,是八竿子打不 著的 !

個字 是用 非 常震 隸書寫的 動 的 ,字跡 聽著 ,十分驚愕和 娟 秀而 有力 : 詫異,從來没想到是這樣 。顯然是先寫了字, 再去打造金牌的 0 她 看 看 那 金牌 , 是個 , 很 發 精 現 細 的 雨 飾 杭 物 兩

雨杭

把金牌放回了衣領裡

面

,繼續説

.

親生 很 殘忍的事!不管有什麼苦衷,父母都没有權利遺棄自己的孩子!! 父母 『我隨身攜帶這塊金牌 0 有 時 , 我會猜測自己的出身。但是 ,只因爲它是唯一屬於我的東西。這麼多年來,我從不想去找尋我的 , 我無法原諒 我的親生父母 生而 不育 實在 是件

她點了點頭。他再說:

的 看著迴 醫生, 廊外 江神父不止是個神父,他還是個醫生,我從小就跟著江神父,學了醫術。 孤兒 的 天空 們 無論大病 , 不勝懷念的說:『説真的, 小病,發生意外,受了重傷 那種 日子雖然辛苦,卻是我很快樂的 ・都是我 和江 神父來救 0 嗯……」 孤兒院請不 時 期 他 l boson 神 ·起别 往

她聽得出神了,深深的注視著他。

衆多孤兒中,看中了我 我在· + 五歲那年 ,把我收爲義子,又送我去北大學醫,完成了學業,他真是我生命裡 ,遇到 了乾爹, 他正 在杭州 經商, 大概想做點善事 到聖母堂來參 的 在 貴

多, 妳大概有些 下 息的 包裹 感, 業 有了 0 不外乎要妳 感覺 把很多的 我也 連我自己都無法 我 · 使我無法掙脱 些兒安慰。 一十九歲那年,他第一次把我帶回曾家,待我一如己子,又訓練我經商,參與曾家的 不 明白了 卻總是没辦 知道 事業都交給我管,這種 瞭 怎 解 C 我就經常住到這兒來了。 麼 對 和 , , 。雖然 爲什麼當奶奶處罰妳的 我自己下個定 法把他們 他 那 麼投緣 , 我也常常會因爲這個家庭,跟我的思想做法, 抛 開 , 義 大概這 知遇之恩,使我越陷越深。 C 0 我在這 他 大學畢業以後,乾爹年紀漸 種 時候 抬 個家庭裡 「家」的感覺吸引了我 起 眼 , 我没 睛 9 ,是個很奇怪的人 有立場, 很認真的 如今, 恩情道 也没有力量 很 ,使我 懇切 長 , ,非主非僕 的説 相差太 對我 幫 那 義 妳 : 種 也有了 , 解 遠 已經 無 盟 和 根 , 妳談這 ,不上 而 把 C 的 現 我 此 空 家族 有 在 一倚 被 層 虚 麼 不 室 層 賴

上不下 在曾家 加 己 出 上 他 身 她 的 語 注 自己 八個字的 視著 低 氣中的 微 被婚姻鎖 他 , 無奈 卻 3 時候 耿 好久 , 耿 於懷 和 在曾家 5 好久 她竟有 他 那 於不曾爲 , 凄涼的 竟無法把眼 3 都有相似的 「同是天涯 身世 夢寒 解 光從他 , 悲哀 都深 淪落人 產 0 深 他這 的 臉上 的 撼動 相逢何必曾相識 種 一移開 了 耿 她 耿 0 於 他說得那麼坦白,絲毫都不隱 0 尤其 懷 <u>___</u> 聽到 使她 的 感覺 他 的 説 心 0 他 充滿 非主 被思情道義困 了 非 悸 僕 動 藏 , 0 不 再 自

他見她默然不語,有一些惶惑。

我説太多了!」 他說:「耽誤妳的事了吧!」

没有,没有,」她慌忙應著,生怕他就這樣離去了,就突然冒了一句話出來:『 你結婚

嗎?」

要我成親,大約幫我娶了媳婦,他才會覺得對我盡到親爹般的責任。 不,我没有結婚,』他説:『乾爹一直爲了這個問題和我吵,好多次幫我找對象,逼著我 可是,我不要結婚, 我有婚

『爲什麼呢?』

姻恐懼症

家,隨時也會飄然遠去,我不想再爲自己增加一層束縛。 我總覺得,我無論身在何方,都只是一個「過客」,没有辦法安定下來。儘管現在人在曾 何況,我没信心,不相信自己能給任何

女人帶來幸福!」

這樣真誠……你的深度,你的氣質,你的修養,和你的書卷味……你會是任何一個女人夢寐以求 Pio !你應該有信心的!]她忍不住輕喊了出來: 『 你這樣細膩,這樣仁慈,這樣豁達 ,又

的丈夫啊!」

閃出 這些話一口氣從她嘴中衝了出來,幾乎完全没有經過思考。等她說完了 熾烈的光芒,他的面孔忽然變得無比的生動,她才驀然醒覺自己說得太直率了, ,看到他的眼睛: 就有些 忽然 一驚

樣, 不 妳説 斷去反芻的 得 真好 , ! 」他說著,忽然問 他緊緊的盯著她 , 説:「 個情不自禁,衝口 是我一生聽過的最美妙的話, 而出:「 如果妳是未嫁之身 會讓我像 隻牛 妳也

會這麼說嗎?」

慌失措起來

夢寒嚇了一大跳,身子猛然往後一退,臉色發白了。

雨 杭頓感失言 , 後悔得不 得了 9 但 , 話已出口 , 再難追回 , 他的身子就也往後一退 兩 人間

立刻空出好大的距離。他狼狽的,急促的説了一句:

對不起, 我……我不該這麼問,對不起!」説完,他轉過身子,倉卒的逃走了。

夢寒仍然站在那兒,望著曾家大院裡的重重樓閣,陷入一種前所未有的大震撼裡

上, 嘆, 呼呼 這天 若有所失。她憑窗而立,只見窗外的樓台亭閣,全在一片煙霧朦朧中。 大 晚上 睡 , C 夜深 雨杭 了 在他的房中, , 笛聲忽然戛然而 吹著他的笛子。 止 0 夢寒傾 夢寒在她的房中 聽了好 會兒, 不聞笛 聽著那 聲 笛 她腦中没來由的浮 再起 聲 C 靖 她 南 不 禁 躺 在 坳 丝 床

起了兩句前人的詞:

「念武陵人遠,煙鎖重樓!」

記憶 没有意義 中的 武陵人遠?誰在武陵?她根本『 0 些字字句句,運輸到妳的 唯有樓前流水 ,應念我 没個人堪憶」啊!她茫然了。思想是好奇怪的東西,常常把 面前 , 終日凝眸 來 ,不一 ,凝眸處,從今又添,一段新愁! 定有什麼意義 0 「念武陵人遠 煙鎖 」當然是更没 重 基樓!

有意義了

的 往腦子裡鑽 免感到惆悵起來。每次經過水榭,都會佇立半晌, 有 時 星期以後 , 去就是大半年 雨杭跟著那條 。夢寒似乎鬆了口氣 泰豐號, 到上海做生意去了。靖萱説,雨杭就是這樣跑來跑去 默默的出著神。有時 解除了精神上某種危機似的 ,那兩句詞又會没來由的 5 另一 方面 卻不

「念武陵人遠,煙鎖重樓!」

這時 這一 武陵人遠 似乎若有所指,只是自己不敢再往下去想。 然後 那後面的句子也會

浮出心田:

5

祥和的 的第四代。奶奶不再罰夢寒跪祠堂了,全家除了靖南以外 到尾就没感情 當雨杭再回到曾家來的時候,已經是第二年的春天了。夢寒已是大腹便便,肚子 氣氛 裡,等待著這個 9 對即 將來臨的 小 生命的 小生命也没什麼感覺。可是,家裡其他的人都很興奮 誕 生 0 ,都是喜孜孜的 。靖. 南反正對夢寒從頭 , 在一 裡懷著曾家

柔的 ,若有若無的 雨 杭再見到夢寒, 『妳好嗎?』竟使夢寒心生酸楚。 某種感情,在 眼神依然深邃 兩人的刻意隱藏下 ,眼光依然明亮,眼底依然盛滿了情不自禁的關 但是,除此以外 似乎已風去無痕了 , 他什麼話都不再多說。 。只是, 每當夢寒 以 前那 切 聽 份 句 虚 到 無 丽

杭在 若有所 吹笛子的時候,就會整個人都驚醒著,情不自禁的 訴」, 聽的人一 若有 所悟』。在那重樓深院中 , 全神貫注的去傾聽那悠揚的笛聲 , 切就是這 樣了。 吹的

不平 挑她 了心 奶。 理 由 那 , 隨著 這年 因爲 個 就溜出去了。 已經完全放棄 兩人已經打得 不好 的 夢寒的身軀日益沈重,他也就越來越明目張膽 春 ,幾乎全白沙鎮都 天, 弄得 靖 她 然後,一定弄到深更半夜才回家。全家對他的行蹤都心 了 南忙得很,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出門 火熱 煩 0 他不 不 勝 0 煩 在 知道,曾家的少爺,迷上了『 家的 0 因 而 日子她還好過 她對 他 的 行 蹤 些, , 9 0 乾 他在 常常夜不歸營了。夢寒對他 吉祥戲院 脆 到了吃過晚餐, 來 家的 個 不 話,不是挑她這 _ 聞 的一 不問 個花旦, 他就坐立 裡有數 0 可 是 個 , , 名字 靖 就 不安 不 ,早就寒透 萱 對 瞞 пЦ 卻 憤憤 就是 個 找 奶 個

待放 萱也 看 起 的 來神采 越學越有 這 些日 花 ,正在緩緩的舒展開它那嬌嫩的 奕奕 子 勁 的 靖 就 越來越美麗了。 萱 變成 也 很 毎星 忙 , 期去 本 來 夢寒和她非常親近 兩 每 次 星 期 C 不學畫 去田 花瓣 老 ,夢寒就會打心眼裡喜歡起靖萱來。 的 師 日 那兒學 子 9 見到她這樣子綻放著光彩 9 她也 次畫 忙著練畫 7 由 於老師 , 生 盛 活 過 讚 得 靖 就 萱 頗 她不禁常想 像 爲 的 充 才 一朵含苞 實 華 她 靖

著 這樣的 女孩 ,不知將來要花落誰家?但願老天垂憐,千萬千萬別配錯了姻緣,像她和靖南這

樣 真是人生最大的悲劇 !

不便 轉眼 0 曾家早就把奶媽和産婆都請在家裡備用 間 ,端午節過去了。 天氣驟然的熱了。 0 夢寒的 奶奶整天拿著字典取名字, 預産期在六月中旬 取了幾十個名字 五月間 身子已十分 ; 在

那兒左挑 右選

這天,大概天氣太熱了,夢寒從早上起來就不大舒服。雨杭看她臉色不好,忍不住叮囑了一

句:

有 什 麼不舒服 , 要説話 啊 , 别忍著!現在不是妳一 個人的身子,是兩個 人 呢 !

肚子

裡的骨肉帶給她一種神奇的感覺

,母性的

愛

幾乎從知道懷孕那一天就開始了。可是,她有 而 産生 夢寒 前, 輕飄飄的笑了笑, 她只是因爲一個自私 心裡浮蕩著悲哀。 的 男人 9 行使 時難免會難過起來,這個 夫權 _ 而 産 生的 0 由 此 小生命, • 她 會常常陷 她並 不 人 沈 是 思 因 爲愛 不

知道 中 國 的 女性 在這種 亂點然然譜 的一 媒妁婚姻」下,是不是都像她 一樣 淪爲生兒育女

的 部 機器一?

這 晚 晚餐剛剛吃完,靖南又準備出門了,換上一件簇新的長衫,對著鏡子,他不停的 梳著

他的 掇好了 頭 髮 正要出 ,把頭髮梳得亮亮的。 門去 靖萱捧了 夢寒冷冷的看著他 碗補藥進門來 見到 連他 蛸 回 南 不回來睡覺都懶得問 要出去 , 就本能的 説了 。靖南把自己拾 句

「你又要出去呀?」

『唔!」靖南哼了一聲。

那你什麼時候回來?」靖萱又問,語氣不太好。『怎麼不在家裡陪陪嫂嫂呢?她今天不大

舒服呢!」

靖南見靖萱有阻止他出門的意思,就不耐煩起來。

妳管那麼多!我今天有個重要的 應酬,要和人談談生意!」

哦!」靖萱把藥碗往桌子上一放 ,大眼睛直直的 瞪著靖南:『你去談生意,太陽不是打西

邊出來了嗎?找藉 口 , 你也該找 一個有一點説服力的。正經 點說 你就是去吉祥戲院抓 蝴 蝶

去!」

妳說什麼?妳說什麼?」靖南吼到她臉上去了:『我幹什麼去,輪得到妳來說話嗎?什麼

叫抓蝴蝶?妳給我説説清楚!」

「你不是趕著出門嗎?那你就快走吧!」夢寒說, 怕他和靖萱吵起來。

怪不得上次奶奶一直問東問西的盤問我,我看,就是妳這個丫頭在我背後嚼舌根!妳怎麼

知道楊曉蝶的,妳說!説啊!]

外 瞎子嗎?大家都在閒言閒語了,你還在這兒兇!你就會對我兇,就會對嫂嫂兇,你專揀軟的欺負 , 誰都知道了 你問 我 1.你 問 問 你自己 每 天到吉祥戲院去報到,你以爲大昌大盛是啞巴?你以爲全白沙鎮 吧!』靖萱憤憤不平的説:「全家上上下下, 除了 個 奶 奶 的 不 知 人 都是 道 以

……你太没良心了!」

妳敢罵我?妳這個 死丫頭 , 跟著夢寒學 , 學得也這樣利嘴利舌! 』 靖南用 力的 拍桌子,

那碗 剛熬好 的藥就在桌上跳了跳 9 藥汁都潑灑 出來 0 靖萱慌忙撲過去端起那碗藥, 急喊著

『你看你,藥都給你灑掉了!**』**

靖南索性一巴掌把碗打碎在地上。

啊! 靖萱跺著腳 大 11 . -你莫 名其妙! 神經 病 1 巒 不講理

不服 氣, 妳 還說 衝過去還要打 ! 妳 敢 ! ,靖萱見他其勢汹汹,有些害怕了, 靖南舉起手來,想給靖萱 耳光,幸好靖萱閃得快 繞著桌子跑 ,靖南就繞著桌子追 ,没被他打到 。靖南

『好了好了!』夢寒挺著大肚子,走過來想攔阻靖南。『你要幹什麼你就幹什麼去, 别找靖

萱的麻煩了!」

叫 剛 了 好 走 靖 聲 過來攔阻 南 追 哎喲 到 了 靖萱 , 這 , 個 腳 氣得 颠 就 躓 不 不 偏 得了 , 又不巧 不 倚 提 的 踩到 品加 起 腳 在 了地 惠 來 寒 9 1 的 對 的 著 肚 碎片 靖萱 子上 的 , 0 再 夢 屁 度一 寒這 股 滑 腳踹 痛 9 整個身子就撲跌 了 9 真是痛 過去。 事 徹 心 有湊巧, 肺 在 嘴 地 夢寒 裡 大

嫂嫂!嫂嫂 ! 靖萱嚇得 观 飛 魄散, 奔了 過去 ,撲跪於地,急忙抱住夢寒的 頭 , 眼淚 都快

下 來 了 嫂嫂· 1 ·妳怎 樣了?妳跟 我 說 話 ……妳别 、嚇我 !妳怎麼樣了……妳說呀……

掉

夢寒 痛 得臉色慘白 , 豆大的 汗珠從額上 液落 0 她勉力 忍著痛, 還試圖 安慰靖 萱

0

「我……我……我没事……妳妳……妳别慌……」

靖南 也) 嚇住 了, 低頭看了 眼, 見夢寒還能 和 靖萱對話, 料想没有大礙。 心 裡 記掛著楊

蝶,生怕被絆住就出不去了,身子就往門邊退去。

家 裡 不 是有産婆嗎? 請她過 來瞧瞧就是了 何 況還有個 名醫 江 雨杭 , 什麼疑 難 雜 症 都 會

治!

他 面 「喊著 面 就奪 門而去。 荫萱 不敢 相信的 回頭 看 大喊著:

「你别跑呀!你好歹把她抱上床去呀!哥……」

靖南已跑得無影無蹤了。 靖萱想起身去追,又不放心夢寒,看到夢寒的臉色越來越白 ,心裡

怕得要命。眼淚水開始滴滴答答的往下掉。

都是我害妳的 ,我幹嘛要跟他吵?都是我的錯,妳……妳……」

夢寒伸出手來,推了推靖萱,掙扎著説:

去……去叫人來幫忙……去叫慈媽……去叫産婆……去,快去……我不行了……我想 , 孩

子,孩子……要生了……」

要……要生了?』靖萱面無人色:『 不是下個月才要生嗎?」

去……快去……」夢寒費力的喘著氣: 我撑不住了……」她驟然爆發了一 聲痛苦的狂

叫…「啊……」

靖萱没命的往外飛奔,嘴裡尖聲的大叫著:

奶奶 娘! 慈媽……快來呀…… 嫂嫂要生 快來呀……

對夢寒來說,那一夜好像永遠永遠都過不完。

時間好緩慢好緩慢的流過去。每一分,每一 砂, 都在凌遲著她,從來没有經歷過這樣的痛

覺都 朧 能 止 痛 雕 楚已 的 叫 的 痛 淹 9 意識 没 經 她 咬著 了 弄 , 0 不 她 芽 清是 全 一身四 要 9 死 從 不 了 什 HI 肢 百 麼 9 她 不 骸 地 要 PL 方 , 死 幾 開 平 始 可 無 , 是 也 處 不 她 不 9 汗 也 痛 知 स्तर 道 與 9 願 在 淚 連 死 齊 什 頭 去 下 髪 麼 指 地 3 立 呼 方 甲 才能 刻死去, 吸都幾 都 在 終 痛 止 平 0 ,要停 ?痛 以結束這 她 知 止 道 的 了: 感覺 9 種 撕 個 3 裂 有 她 把所有其 心 修 般 養 的 裡 有 的 無 他 個 産 休 朦 婦 的 朦 無 不 感

1

界 著 想都 這 窮 的 大 都 種 死 3 , , 感 飄往 但 去的 痛 隱 帶 眼 到 是 擴散 隱 前 3 有 7 只 9 漣 親 約 人在 驀 天空 希 娘 到 漪 約 直 然 望 無 有 的 0 喊 間 這 窮 9 很 口 0 她 她 切 遠 些人 周 多張 , 她 的 的 趕 那 依 窟 9 名字 快結 撕 身子似乎騰空而 擴 在她 擴 稀 面 裂 散 散 看 孔 般 束 服 , 到 到 9 在 有 前 的 擴 慈 3 無 晃 人 痛 啊 散 影 媽 9 動 在 像走 楚 , 無 3 , 3 用 擴 又 她 痕 看 這 冷 去, 率 散 翻 馬 1 到 此 水 天 可 燈 奶 C , [[1] 潑 擴散 覆 痛楚也跟著消失 死 似 奶 她 孔 她 去 己 的 地 , 9 的 1 經 看 般 不停的轉 像是浸 臉 這樣想著 痛 到 的 得 她 産 襲來 有 覺得 連 婆 在 人 思 , 3 9 水 在掐她 想 是浸 0 看 3 9 她被這强 霧 自己 她 都 到 裡 死亡的滋味真好 就 會 在 文 的 水裡 3 所 量 痛 秀 那 人中 厥 了 有 3 烈的 麼 的 的 了 看 模 意識 走 過 她 到 痛楚又 有 去 模 馬 不 靖 人 糊 , 燈 知 萱 2 在 ! 所 道 都快 糊 拉 她 怎樣 有 的 n 嘴 她 的 要擴 每 還 3 到 裡 朦 意 能 飄 看 這 識 塞 散 朧 夠 個 飄 到 著 個 終 的 和 到 她 蕩 人 # 想 思 止 無 動 早 蕩

的 母 而 她 可 憐的 肚 子 裡的 孩 子 啊 那 條 1 小 她 生命 在 痛 楚中 , 正掙: 無 聲 扎 的 著要來 呐 喊 著 到 這 你的 個 世 娘 界 對 , 但 不 起你 他 來不 , 實在是 Ż 無能 他 掙 爲 不 力了 出 那 孱

我放 棄 7 1 放 棄 了!天啊!讓 我死去吧!讓 我 立 刻 死去吧!

有 對 就 深邃 在這樣的 的 眸 子, 呐 喊 直 ,佔據了她全部意識的 透視到 她 的 靈 魂深 處 時 , 有 候 , 個 她忽然感到有一雙有力的手,托起了 熟 悉的 9 强 而 有 力的 聲音 在她耳 她 邊 的 頭

寒

1

妳醒

過

來

1

看

著

我

1

聽

到

7

嗎

?:妳

,

看

书

我

1

看

著

我

1

裡 雨 杭 的 絶不允許男人進 這 臉孔 樣 强大 和 雨 的 杭的 呼 ,唤是 産 眼 房 睛!這是 不 的 容抗拒 ! 如 果 的 不 真 可 0 的 她 能 是 勉强的 的 雨 , 杭 她 睜大眼 , 模糊的 那 麼 睛 想著, 她的 9 勉 生命 强 雨 的集中意識, 杭是不能進産房的 , 定已經到了最 於是, 1 後開 她驚愕的 曾家 頭 的 規 到 矩

夢寒那模糊的思想確實没有錯。

指導 騰了 最 後 産 當 無數次 , 産婆投降了 婆接 雨 杭 生 進産房之前 , 急得 次比一次衰弱 , 對 冷汗 奶 , 産 奶 涔涔 房 跪 裡的 0 ,孩子始終是頭 夢寒 , 慌亂無比 大堆, 不 敢 女人 ПЦ 的 , 説 只 ,已 是問 腳下 經全部失去了主張。 著 , 聲 轉 音 不 過來 曲 吟 0 每 雨 杭 下呻 夢寒暈過去又醒 不 能進産房 吟都撕 碎 7 直在 他 過 的 來 門外 心 折

老夫人!我没有辦法了!只怕大人小孩,都保不住了!你們趕快另請大夫吧! ·我什 麼辦法

都没有了……

雨杭忍無可忍 ,在門外大喊 •

走,得留在這兒幫我……你們再延誤下去, 奶奶 此時此刻 ,你們還要避諱嗎?讓我進來幫助她!我好歹是個醫生呀! 産婆不可以

真要讓他們母子都送命嗎?」

如此 危急 ,奶奶才讓雨杭進了産房 0

她生命垂危 裡就顫抖痙攣了起來。他不能讓她死!他不能讓她死!他不能讓她死……他瘋狂般的想著。 髮和 枕頭 雨杭進來的時候,夢寒已經奄奄一息了 ,嘴唇全被牙齒咬破了,整個人已失去了意識, , 他所有積壓的感情,全像火山爆發般在心中迸裂。什麼顧忌都顧不得了 0 她的臉色,比床上的被單還要白,汗水已濕透了頭 氣若游絲 0 雨杭一 看到 她這個樣子,心 看到

没有?聽到没有?回答我!』他命令的 我!妳聽到没有?聽到没有?」他拍著她的 來幫妳了,信任我,我要保住妳,也要保住妳的孩子 聽著 !夢寒 , 」他喊著:「妳不可以量過去, 面頰,用全力對她吼著:『我不允許妳放棄 不可以睡著,不可以放棄,妳聽到了嗎?我 ,可是,妳也要使出妳所有的 力氣 妳聽到 來幫助

睛 努力的 聴…… 看著他 聴 , 她 聽到了……」 不要讓他失望,全世 她的聲音 界,只有這樣 , 輕如游絲 , 但是, 個 人 確實 , 她 不能讓他失望…… 是她自己的聲音 С 於是 她 睜 開 她 眼

對了!再一次!再一次!』雨杭喊著,覺得自己比她還痛。『 妳儘管叫出來, 不 要忍痛

妳叫吧!叫出來吧!」

開始

用力,

又用力……

她 UT 7 但是 , 聲音是沙啞 的 , 無聲: 的 , 喉中又乾 又澀 0 她 又快量 倒了

不許量過去!」他喊著, 在她嘴中又塞進一 片人參。 妳必須清醒著才能用力!夢寒 好

夢寒……支持下去!用力!孩子的頭已經快要轉過來了!不許閉眼睛,不許暈過去!』

這樣强而有力的 命令是不能違背的。她努力大睜著眼睛,不讓自己失去意識。努力按照他的

吩咐,一遍又一遍的去做。

整整一夜 痛 楚週而復始 9 翻江搗海般的湧上來, 但是 ,那强 而有力的聲音,始終在她耳邊

響著。一聲聲的鼓勵,一句句的命令:

人的 ,妳没有權利放棄 不 可 以放 棄 ,不可 ,懂嗎?聽到了嗎?聽到了嗎?…… 以 睡 著 ,不可 以量 倒, 不可 以鬆懈…… 聽到了嗎?妳的生命不是妳一 個

不 敢 不 回答這 樣 有 力的 聲音 , 不 敢 不 順從這 樣有 力的 命令, 她聽到自己一直在說:

聽到 7 , 聽到 了 聽 到 1 總 到 1

含淚 生了。 的 這樣拖到 看了一 這孩子差 到 眼 天快亮的時候 雨 一點奪去了夢寒的 杭 ,就失去了所有的 , 聲兒啼終於劃 性命 力量 , 帶 3 來的卻是嶄新的喜悦 虚 破 脱的 了穹蒼 量 死過去了 ,夢寒那 С 未足月的女兒 0 夢寒含淚的看了 書 晴 , 眼書 終於終於出 晴 , 再

怎麼辦?怎麼 辦 ? 慈媽 驚慌 的 對 雨 杭 喊 . 9 她 又厥 過去 了 !

當他 充斥 1 聽到 雨杭撲到 0 抬 那顆飽受摧殘的心臟, 起 頭 床邊來 來 他對著 , 翻 開 慈媽微笑 她 的 發出 眼皮 起 沈穩的 , 察看 來 她的 , 規律 瞳 的 躍 , 動 再急 聲 時 切 的 , 他 拿 的 出 眼中 聽 筒 竟在 , 聽 她 刹 心 那 臟 間 的 被 跳 躍 淚水所 聲 0

,

0

去了! 她 她 會好 會好 的 的 ! , 她是我見過的 _ 他 輕 聲 一的説 人裡 , 鼻子 , 有 最 勇敢最堅强的 此 塞 塞 前 : 我們 個 差一點失去了她!但是,她總算熬過 , 這樣的女子, 蒼天會眷顧她的 !

是嗎?蒼天真的會眷顧夢寒嗎?

當夢寒在生死邊緣上掙扎的 時候 , 靖 南正在楊曉蝶的香閨裡胡天胡地。戲散場的時候已經是

和 午夜了,他當然不肯就這樣回家,帶著大昌大盛,他就到了曉蝶的家裡。叫人去買了 曉蝶膩在 一塊兒, 喝酒 取樂。對於夢寒,他壓根兒就没有放在心上, 不過是摔了一跤,怎麼可 酒菜 ,他就

能 有事 就喜歡 呢?他 院蝶 放 的 心 得 輕 狂 很 9 ,不放 就喜歡 心 曉蝶 的 , 是曉 的放浪 蝶那顆飄浮的 , 就喜歡她 那 心 幾分邪氣 ,和她那特殊的嫵媚 0 靖 南在

曉蝶那 兒喝 得 醉 鯂 醺 , 樂不思蜀。真不知道,世間有如此美妙的女子,怎麼家裡就有本領給找來

一個木頭美人?

這晚是注定有事的。

來 廣 停留 7 個 對小夫妻了。這方曉東對曉蝶,是非常認真的,看見靖南天天來報到,他不禁妒火中燒 潘 0 0 等到 暁蝶. 對 老闆 個 原 靖 來 自幼 樂得 靖 兩個 南這樣的 , 這 南迷戀上曉蝶以後, 和班 嘴都 月 楊 曉蝶是 , 子裡的 闔 公子哥兒 不料在白沙鎮卻大受歡迎,就和吉祥戲院簽了個長約,在這兒「駐演 不 攏 屬 一個武小生,名叫方曉東的 於 0 可是 一個戲 ,更是 吉祥戲院的生 瞭 那楊曉蝶豈 班子,到處巡迴著表演,最近才在白沙鎮落腳 如指掌 0 一意更好了 是等閒 她 明知這是一條大魚,卻釣得有些礙手 人物, ,青梅竹馬,早就郎有情妹有 了,靖南是大把大把的鈔票往這兒送 在 江湖上 混 了這麼多年 。本來也只預備 意 , 早 暗 礙 已 見 地 腳 」起來 把那 和曉 多識 裡 0 是

蝶也 吵過鬧 過,奈何曉蝶見靖南腰裡多金, 出 手閥 氣 人 又長 得 白白 淨淨, 一 表人材 竟有些假

戲 真做 起 來 0 這 7 使得那 個 方 曉 東更加 怒不 미 遏 了 0

這 晚 , 方曉東決定不讓自己袖手旁觀 了 0 當靖 南正 在 和那曉蝶卿卿我我的時候 , 方曉東帶

什麼東西?没看到你大爺 正在 喝 酒 嗎? 撞 進來找打是不是?」 幾個

兄弟,

殺進門來了。

靖南已經喝得半

醉

,

見曉

東其

、勢汹

汹的

衝進來

心

中有氣

,

大罵著説

方曉東不 理他 , 逕自 對 曉 蝶 説

妳告訴這個呆子 9 妳是我 什麼人?把這場莫名其妙的戲 9 給我結束掉!」 他 П 頭對 靖 南

説:「 戲唱完了, 散場了 , 你也可 以走了!

混蛋!」靖南 破 口大罵:「 吉祥戲 院上 上下下, 誰不 知道曉蝶是我的人?你這樣 攪 我 的

局 , 是不是活 得 不 耐 煩了?大昌 大盛 , 給我 打 !

奉

命

而

上

9

但

9

曉

東早

就

有

備

而

來

,

幾個兄弟

擁

而

上,雙方立

一刻就

大打

出

手

這

交手 大昌· , 靖 大盛 南 就吃了大虧 , 那 方 曉東是個武小生 3 自幼 練武 早就練成一身好功夫 0 抓 著 靖 南

麼慘 他毫不 C 偏 留情的拳打腳踢 偏 靖 南 是個不肯吃虧的 , 把靖· 南 打得 人, 遍體 平常在家裡是個王 鱗傷 C 如果靖南識 , 那 時 裡肯受這樣的 務 , 知道 見風 氣?嘴裡就大呼小 轉舵 , 或者 還 不 пЦ 會 的 那

喊個没停:

是我的 人了,你少在那兒自作多情, 你這個王八蛋!我馬上讓潘老闆炒你的魷魚!你給我滾蛋!以後你没得混了……曉蝶早就 曉蝶那 一個眼 睛看得上你這 個没出息的東西…… 她每 分

每一寸都是我曾靖南的了……」

方曉東氣極了,隨手拿起一個大花瓶,對著靖南的腦袋,重重的敵了下去。

到一身是血 天是注定不能休息的,從産房裡出來,還來不及洗一把臉,就又拎著他的醫藥箱,撲奔大廳。看 當書晴剛 别提曾家有多麼混亂了。一 一的靖南 剛 出 世 ,不禁嚇 , 夢寒好不容易度過了 了 跳。 屋子的人,全擠在大廳裡,圍著靖南,哭的 慌忙撲過去檢查,靖南已經人事不知,額上一個 危險、終於沈沈 睡去的 時 候 , 靖 哭, 南 卻 叫 被 的 人 抬 叫 碗大的傷 0 雨 來 抗這 1 0

口 血 流 如 注 0 雨 杭 先 看 瞳 孔 , 再數脈 搏 , 他趕緊安慰著眾人:

趕快去準備熱水毛巾紗布繃帶! 别慌 ·别慌 !他失血很多,但還不至於有生命危險……我們先把他抬到床上去躺著

奶奶勉强維持著鎮定,重重的吸了口氣,嚴肅的説:

曾家的 子 孫 ,有 上 天庇佑 , 他會 逢凶化吉的!把他抬 到我房裡去, 雨杭 !我信任你的 醫

術 夢 寒 難産 , 你 都 有 辦 法 救 過 來 , 這 點兒外傷 , 應 該 難不了你!我把他交給你 了!

『我盡力!奶奶!』雨杭説。

0 該 做 個 的 早上,大家圍繞著靖南 都做了 C 靖南一直昏昏沉 0 雨杭縫合了他的傷口 沉的 , 偶然會 1141 吟 , 刚 聲 打了消炎針, 0 等到傷 口完全處理 止住了血 好了 也包紮好 , 雨杭累得 了傷

醒 來 睜 當 眼 靖 南 看 清 醒 , 那麼多人圍 過來的 時候 著他 , 是 那 9 那 天 的 麼多雙眼 下午了 睛 。全家没有 瞪著他 9 他 一個人 時 弄不清 去休息 楚狀 ,依 況 然圍繞 , 就錯愕的 在他 床 説 前 了 他

「你們大家在看什麼西洋鏡?」

句

快

厥

倒

,

靖

南

卻

安安靜

靜

的

腄

著了

0

你被人打破 了 頭 7 你 還 不 知道 嗎 ? 0____ 文秀一 聽他能開 口 一説話 , 眼 淚 就掉下 來了 快把全

家人的魂都嚇得没有了,你還在說些怪話!」

喊著 「 曉蝶! 被 人打破了頭……」 **曉蝶在那兒?快給我把曉蝶找來,** 靖 南 眼珠轉了 轉 , 忽然想起來了,身子猛的往上一抬 免得被那個方曉東給霸佔了……」這樣 ,嘴裡緊張 抬身 的大

子 ,才發現自己頭痛欲裂,不禁又大叫一聲『哎喲』,就跌回床上去。

「别動别動呀……」一屋子的人都喊著:「你頭上有傷口啊!」

只有奶奶没有叫,她深深的看著靖南。眼底湧現的,不再是憐惜,而是忍耐 。她嗓音低沈

的,有力的説:

命!以後,全家會看著你,你把你那顆放蕩的心,收回來吧!我不許你再胡鬧了! 你没有曉蝶,你只有夢寒!現在,你已經做爹了!夢寒爲了你,九死一生,差一點送了

靖南的頭住後一仰,眼睛一閉,嘔氣的説了句:

「死掉算了!」

雨杭心中一沈,再也看不下去,掉頭就走到屋外去了。

6

一個月過去了。

南

的傷已經完全好了,但是,他的情緒卻非常低落

0

這天 ,他對著鏡子,研究著自己額上的 疤痕 C 那 疤 痕顔色又深,形狀又不 規則,像一 條 蜈蚣

那 寒、 似的 住 那 兒「咕哇 慈媽 個 躺在 疤 痕 他 5 加 的 0 咕哇 他又 額 上 頭上, 找來 個奶媽全在對付小 」的哭個不停。三個女人圍著 説有多難看 頂泥帽 , 戴來戴去 , 書晴。 就有多難看 那 ,覺得十分不 個 一地團 瘦瘦 C 他 小小 用梳 朝 轉 習慣 子, , , 軟軟綿綿的 一會兒這個抱,一會兒那 把頭髮梳 他 越看 下來 越氣 小東西真是威力驚人 9 越弄 遮來 遮去 越 個 煩 抱…… 偏 也 偏夢 , 滿 在

屋子就是嬰兒的啼哭聲 , 和三 個 女人哄孩子的聲音。靖南一陣心煩意躁,奔上前去,一 把拉住

寒説:

好了 好了 妳别一 雙眼 睛 儘 盯著孩子看 , 妳也 過來看看我 , 關心 關心我行不行?」 他指著

額上的疤:『妳看看這個疤,要怎麼辦嘛?』

夢寒對 那 個 疤 痕 看了一眼 ,整顆心都懸掛在小書晴的身上,匆匆的説

我 去 看 看 疤 孩 就 是 子吧…… 疤 誰都没辦 她今天一直哭, 法 的 , 時 間 不知道那兒不舒服 久 了 , 自然會消 淡 , 她這 此 的 麼小,又不會說話, , 不要那 麼 在乎它就好了!你讓 真急死人!」

説著,她就要往孩子那兒走去。

兒耐 煩 孩子 心 都 孩子 没有 !」靖南 從前 妳 眼 忽然發 裡 就 池 没 有 脾 氣來 我 , 現 在 攥住夢寒,不讓她走開 有了孩子 , 我 看 妳 更 是連 大聲嚷:「 我死 活都 妳看妳對我 不 顧 了! 二點

世的 看他 在 外 嬰兒 血 夢寒又急又氣又驚訝 心 的 裡實在 風 也總 流帳 有氣 應該 , 她 就 有 , 就 不聞 一點開懷 用 力推 不問 自從他受傷 開 和 0 愛意 但是 了 他 П , 説 她總覺得 來 如果這些都没有 因爲她也在坐月子 , 他 好 , 歹應該: 他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?她抬眼 有 没有精神去跟 一點歉 意 。就算没 他 嘔 有 氣 對 州 於 新 出 他

你想找人吵架是不是?對不起,我没工夫陪你!」

憋 死 了 我 , 被 非 奶 要妳陪 奶 看得牢牢 不 可 ! 的 _ 靖 , 那兒都不 南 居 然撒 能 起賴來 去! 一定是妳和 要不然我娶老婆幹什麼?這一個月 靖萱在奶奶 面 前説了 我什麼 9 才害得 都快把 我 我

出不了門!

煩 的 一你 打 了 明知 架回 你 少 道全家没有 家 無 聊 , 你 了! 以 爲 夢寒壓抑 還瞞得住 個人會在乎你額上 著心中的怒氣 奶奶 嗎?你 那 現在不要因爲見不到想見的人,就 個 0 疤長得什麼樣子 誰有耐煩心去奶奶那兒告狀,你自己驚天動 , 你那 様耿 耿於懷 在這兒找 , 只 是 伯某 我的 人 麻 地

會嫌你醜了……」

「某人!什麼某人,妳說說清楚!」 靖南大叫了起來。

「全家都知道的那個人,楊曉蝶!」

怪 還 哈! 以 爲妳 靖 是女聖人 南 怪 114 呢 • 1 -原 原 來 來 妳 3 死 也 人 會吃 妳容得 醋 啊 下, , 打 活人妳就容不下了! 從 秋 桐 牌 位 進 祠 堂 開 始 我就覺得妳奇奇怪

夢寒吸了口氣,勉强平靜了一下,冷冷的説

你想出去,你就出去吧!我不會攔你,也不會去告訴奶奶,你愛幹什麼幹什麼,只要别妨

礙我照顧女兒就行了,你請便吧!」

『好好好!』他對著奶媽和慈媽説: 『妳們都聽見了, 是她趕我出去的!奶奶問起來

别出賣我!否則,我把妳們兩個統統解僱!」

説完,他就轉過身子,拂 袖 而去。走到門 口,又折回來,把梳妝台上的那頂帽子, 拿了出

去。

她緊緊的擁在胸前, 夢寒這才能過去看書晴, 心底, 湧起了無盡的悲哀 此時,書晴已停止了 0 啼哭,用一 對鳥黑的眼睛, 瞅著夢寒, 夢寒把

期後 自己的書房,悄悄的睡下,也没有驚動家裡任何一個人。幸好奶奶這天有點感冒,提早上了床, 因爲夢寒坐月子,他又在養傷,就搬到了書房裡睡。 ,雨杭才得到消息,氣極敗壞的來找靖南。 他帶了 這天的靖南,很成功的溜出了曾家大院。他受了一次教訓,學了一次乖,也知道要保護自 起靖 南 阿威 因 阿亮等四 而 ,家中除了那幾個家丁以外 個最會打架的家丁一起出去。 ,誰都不知道靖南在這天闖下了大禍。直到一星 他半 他們逗留到深夜才回來 夜回來,没有再去打擾夢寒 0 靖 南這些日子, ,摸黑回到

把靖南推進了他的書房,他劈頭就問:

『你幾天前在吉祥戲院,砸了人家的戲院是不是?』

這……」靖南做出一 股無辜相。「 我不是給了他們 錢嗎? 砸壞的東西 我都賠了 那個 潘老

闆還有什麼好抱怨的?

有什麼好抱怨的?」 雨杭生氣的大吼: 「你還做了什麼事?你自己說說 !你把那個方 曉東

怎樣了?」

手上

來呢?上

次他

打了我,

你也不幫我

報仇

天到

晚要我息事

寧人

,

害我破

7

相

!我

不

過是把

别嚷! 别嚷!』靖南小聲説:『給奶奶知道又要禁我的足了! 方曉東啊……誰教 他 闖 到 我

他欠我的討回來而已!怎麼?只許人家打我, 就不許我打回去嗎?

人家只是打破了你的頭,可你把人家怎樣了?」雨杭大聲問 0

怎樣怎樣?」靖南的聲音也大了起來: 他破 了我的相 我也 一破了 他的 相 如此 而 己!

報還一報嘛!』

打瞎人家一隻眼睛!』他揪住他胸前的衣服:『你怎麼這麼狠心呢?人家是唱戲的,靠臉皮吃飯 你…… 雨杭氣得發抖:「你豈 止破了人家的相?你根本毁了人家的容!這還不說 你還

啊……你毁了人家的臉,又打瞎了人家的眼睛,就等於要了他的命啊!』

靖南呆了呆,怔住了,半晌,才睜大眼睛說:

没那麼嚴重吧?你不要危言聳聽!這是不可能的!』

『什麼不可能,我已經去過吉祥戲院了,每一個人都説,就是你讓阿威阿亮死命往人家臉上

踹, 這才打得那麼嚴重!乾爹已經問 過阿威他們,大家都承認了!你還想賴 !

道了!慘了慘了!奶奶準會把我關起來,我慘了!」 你告訴了爹?」靖南生氣的嚷:「 你不幫我 遮掩,還去告訴爹,一會兒又要鬧到全家都知

靖南話剛説完,牧白的聲音已經接了口,他大步的走進來,臉色鐵青:

傳家啊!怎麼會出了你這樣一個兒子?我連死後,都無法去見曾家的祖宗!』 此 時此刻 不是他告訴我的 ,你不關心把人家傷得怎樣,只關心你自己還能不能出 ,是石廳長告訴我的!這事已經驚動了警察廳,你搞 去風流! 不好就有牢獄之災 我們曾家,是忠義

驚動了警察廳?」這句話靖南可聽進去了:「怎麼?」他瞪大眼問:「 那個方曉東居然告

到警察廳去了?」

『 人家可没有告,如果告了 ,我們還可以公事公辦!現在没告才可怕! 』雨杭說: 『警察廳

能做 會知道 ,是因爲知道的人太多了,那吉祥戲院又不是爲你一個人開的 戲也 無法唱了…… 你以 爲整個戲班子的人能袖手旁觀嗎?方曉 ,現在門也關了 東的哥兒們能嚥下這 生意也不 口氣

嗎?.

去! 唱唱文戲也可以 你快去想辦法 那 呀,幹嘛弄得戲院關 靖南覺得事 , 護 那 個 潘老闆趕快開門 態有些嚴重了, 110 呢?這 做 用手 生意,武 樣吧……」 抓了抓 小生多的是,再找一個來不 頭説 他轉身就往門外走:「 那要怎麼辦呢?」 就成了?要不然 我自己跟他説 他 看 著 雨 杭

你要了人家一 你 不許出去!』牧白 隻眼 睛 9 人 家可 把房門一 以要你 開 一雙眼 對 睛 靖 ! 南疾言厲色的説:「 你就不怕别人再找你報仇

嗎?

靖南機伶伶的打了個冷戰,猛的嚥了口氣。

7 對 了 那 用 錢吧!給那 他的 聲音真的 方曉東 軟 了: 筆醫藥費 爹, ,把這件事給擺平吧! 你要想法子救我 呀! 你們 我不會那 兩個肯定有法子 麼倒楣 再 的…… 碰 到 個 對

不要錢的!」

牧白聽了這話,真是又氣又恨又無奈。他看了一眼雨杭,眼裡帶著詢問之意。雨杭狠狠的瞪

了靖 南 眼 説

語 7 不吃不喝,然後,就離開醫院走了,目前人已經失蹤了!誰都不知道他的下落!」 我 已經去打聽 過了, 據方曉東的哥兒們說,方曉東知道自己的 眼睛失 明以 後 , 就

靖南怔了半天,然後跌坐在椅子上, 吐出 一口氣來說

•

唉

!你也厚

道一

點嘛!這個結果早說嘛

,

白白

勝出

我

頭冷汗!

你這 個冷汗没白出,他人不見了,你才應該擔心呢! 雨杭説 0

這樣吧, 擔……什麼心?』靖南面容僵了僵。「他不見啦,失蹤啦……八成也是畏罪逃跑了 咱們先去告他 狀 , 總之,是他先打破我的頭呀!這叫先下手爲强,怎麼樣?」 我想

點德吧!你奪人之妻,又廢了人家的 停止吧!」 牧白 悲 痛 的 看著靖南:「 眼睛 ,你還要告人家……你於心何忍?』 停止這種仗勢欺人的 行徑吧!爲你剛出 世 的孩子 積

『什麼奪人之妻?』靖南的臉漲紅了:『那楊曉蝶是我的人,和我是海誓山盟的 ,爹,你得

幫我把她弄進 門來……

話還没有説完 , 雨杭 怒 放開 了靖 南 轉身就 走 嘴 裡 説

,你家的事我真的不管了,我無能爲力!我上船去, 還是去幫你做生意比管你的家務

事 要好些!」

牧白伸手 ,一把抓 住了雨杭,幾乎是哀懇的説:

你别 走 你别走! 你說 説 看 , 要怎麼辦? 他轉 頭怒視靖南 聲音轉爲 嚴 厲 . 你能 不能

安靜 兩分鐘 聽聽雨杭的 ! _

靖 南 不大服氣的 嘟著嘴, 不説 話了 0

雨杭無奈的 轉了回來,定定的看了靖南好一 會見,

喚口

氣説

中人 生不至於走投 聲 們只有花錢了事 說我們要和方曉東和 甚至由曾氏 現 在 ,最要緊的 無路 , 戲 族長出 1 這樣 班 子 事 面 解 裡 , 2 或者 斡旋 就 , 的 假如 是要和 人 可 , , 有了 擺酒道 我會 以 化 那 11 解這場紛爭。 個 歉 音 楊 個 院蝶 0 9 個去擺平 並且提供一個 能夠找到方曉東, 徹 底 怎樣?要不要照辦呢? 数 掉 謥 !絶對不能 他們先開張營業。 好的 咱們馬上下帖子, 工作機會給方 再去了!吉祥戲院 然後 院東 邀請 , 放 讓 出 他的 镇上 那 各 兒 後半 一梨園 種 我 風

有這麼嚴 重 嗎?. 靖 南懷 疑 的 問 C

了,

你才許出門!」

有這麼嚴 重! 」牧白説 : 從今天起,你給我安安靜靜在家裡待上一 陣子,等這件事解決

還有 一句話 , 雨杭 盯著靖南:「家有賢妻,你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! 把外面的花花草

草,就此一刀砍了吧!」

靖 南 肚子的不服氣 , 但是,看到牧白和 雨杭都是滿臉的沈重,心 裡嘀咕著 嘴裡卻

説什麼了。

靖南在家裡果然安靜了好一段日子。

袋, 怪命 靖南更加 自保的辦法 看著窗外的天空出神 運 他 搬 怪爹怪 不滿 П 到 ,和他來個相應不理,只求耳根清靜 夢寒房裡睡 , 娘怪 說夢寒是個『渾身没有一點女人味』的『木頭人』,然後就唉聲嘆氣 奶 奶 3 , 想念著他那個「 每天哼哼唧唧, 給他娶了這樣一 風 貓不是狗不是, 房「不解 情 萬 0 她把絕大部份的時間,都放在書晴身上,這使 種 風情 的 蝴 一的媳婦 蝶兒 什麼都看不對眼。夢寒已經學會 !怪完了, 他就用手枕 ,怪天 著腦 怪地 一套

兩 個月過去了。一切都風平浪靜。吉祥戲院在雨杭的安撫和資助 下,又大張旗鼓的營業了

大家似乎也把他遺忘 照樣興隆 0 楊曉蝶依舊是吉祥戲院的台柱 了。靖南的人 ,雖然没有 出門 ,艷名四播 對吉祥戲院的種 , 場場爆滿 種 0 那方曉東一直没有蹤 ,自然有親信來報 9 所 ,

以 也瞭解得很。 聽說那楊曉蝶又有好幾個王孫公子在「 捧場 , 他 就著急得不得了 0 恨 不 得插

翅飛到吉祥戲

院

去

0

懷疑 就 居 把她給忘 然也 回 起 家 這 來 没 樣苦苦熬 9 了。 有 不 本 碰 敢在外 來 到 弄得他 就 任 了 面多事 不 何 兩 喜歡 事 心癢 個月 情 難搔 雨 0 逗 , 杭 他 平平安安的 留 0 終於熬 0 現在 但是, 那 楊 不住 曉蝶見了他 出門 對 心裡還是有些害怕 雨 了 杭 9 平平安安的 串 更是不滿 通 , 就 了 對 kil 極 他 威 回 發嗲 , 50 家 不 亮 他 撒 敢去曉 0 9 對夢 偷溜 因 媽, 而 寒説 蝶的香閨 百般不依 出 , 他 去了 對 兩次 雨 杭 的 , 早早的 的警告 , , 説 都 他 是 没 戲 , 來了 大大的 良心 散場 0

0

9

1

0

現 話 , 早就 他 對了 雨 嚇 的 杭 破了 對了 眼 這 睛 個 膽 瞪 人有 , 就是這樣, 圓了,突然想了起來:「 找 問 個 題 地 方躲起 表 我中了你們的 IIII 來了 是幫我 9 永 , 搞不好妳也 遠 詭 我 計了 都 看 不 會出 ! 9 他 那 有份 根 現 個 了 方 本 曉 是 ! 9 怪 和 東被我這樣 爹串 不得雨杭説什 通好 了 頓打 麼「 把 , 我 那 家有賢 給 裡 困 還 在 敢 妻 家 再 的 裡 出

了 他這樣的 話 夢寒實在没有辦 法裝出笑臉來搭 理他 C 轉過 身子 她 就去奶 媽 那兒找

7 0 靖南 看著她的 背 影 , 氣得牙癢癢的

神氣個什麼勁兒?不過是唸過幾本書嘛 這女子無才便是德 實在是至理名言!」

夜三 更, 這 晚 他偷偷的從後門溜了出去,身邊居然一個人都没有帶。提著一 , 他喝了 酒 , 喝得 醉 醺 醺 的 0 所有的 顧忌和害怕都忘了 ,一心只想去找他的 盏燈籠, 他一 邊搖搖晃晃 楊 曉蝶 。半

在頭上除下來沿氈帽,身上露出滾龍袍,叫一聲大姐來觀寶,你看我頭上 也是龍, 身上 也

的走著,一邊唱著二簧平板

是龍 前 面 也 是龍 ,後面也是龍 ,渾身上下是九條龍啊! 五 爪的 金龍 !

他那 句五 爪的金龍才唱完, 眼前有個黑影子一晃, 他怔了怔 站住了, П 過頭去 四下

望著,嘴裡咕噥著說:

「什麼人在這兒妨礙你大爺的興致……」

「方曉東!」

進了 了氣 把刺 他的 他一 個 喉嚨 殺經過 聲音冷冷的接 共被刺了十七刀。 0 他倒了下去。當第三刀,第四刀 招認得清清楚楚。 口,接著,就是一把利刃,直刺 那方曉東刺 他在曾家門外,已經足足埋伏了兩個半月 殺了他之後,並没有逃走,他帶著刀, ,第五刀……刀刀往他身體裡刺去時, 進靖南的 胸 口,他張 口想喊 去警察廳投了 ,第 他早就赚 二刀 又刺

規矩 錢 , 扶著 那 , 紅 年十月初三,秋風乍起,天空中,飄著濛濛細雨 事白 悪 柩 事 吹奏著哀苦的音樂……一 9 都要從那七道牌坊下 面 經 直穿過 過, 牌坊 所以 , , 盛大的喪葬隊伍 走往曾家的 0 曾家在這一天 祖墳 0 , , 葬了 白沙鎮的 舉著白幡白旗 ,靖南 人 0 , 根據曾家 又趕來 撒 著紙 的

熱鬧

0

然聳立,像是七重厚重的石門 蜜 短的 萬斤重 , 如今 夢寒 年 多時 她悽苦的走著 一身編素 靖 南竟這樣走 間 , 前 ,懷抱著才五 面 有 ,茫然的 了, -秋桐 連以後的 ,又像是七重厚重的詛咒,正緊緊的壓迫在她的身上 事件 個月大的書晴 走著,猶記得上 ___ 遠景都没有 , 後面 有 往前 次通過這牌坊 曉蝶 了 0 步一 她的 事 件 眼光 步的邁著步子 __ , 時 婚姻 的 , 直直的 種 中, 種 種 看著前 幾乎不曾有 種 ,每 0 她 一步都像有幾千幾 面 嫁到曾家 和 七道 過歡 心上 牌 樂 來 坊 和 , 巍 短 甜

憶猶 看著曾家的 新 衆議論紛紛 0 這 人 種 祖咒 送走 0 , 小小 他們僅有的 居 然 應驗 聲的談論著今日的寡婦, 大家就不能 脈香煙 O 從此 不對老天爺肅然 ,曾家就没有男丁了 就是去年的新娘。大家對於紅白 起敬 0 個 個 C 都表情凝重 相 9 神 面 帶 的 畏懼 事 , 的 記

爲靖 南哭 卓家的人 他們爲夢寒哭。在他們那簡單的思想裡,深深以爲,都是當日的燒花轎, 也在送葬的隊伍中,懷著無限的悲哀和懺悔 9 跟在隊伍後面哀哀哭泣 才造成今日 他 們 不是

的悲劇,認爲那方曉東不是兇手,他們才是兇手 。對於當日的一 語成讖 他們簡直不知道要怎樣

悔 罪 才好

的新娘 許許多多的 寒,他依稀看到一身紅衣的夢寒。那天,有一陣奇怪的 雨 杭 ,變成了曾家的寡婦。 也在隊伍裡,他悲痛而 事,那天以後,也發生了許許多多的事, 世間 機械化的走著,眼光不由自主的看著走在前面, 怎有如此苦命的女子? 而 現在 風,吹走了夢寒的喜帕…… , 僅僅 一年零三個月, 夢寒 披麻戴孝的夢 ·那天 從曾家 發生了

,

臉 隨著那白幡白旗 ٥ 牧白和文秀更是淚不可止,白髮人送黑髮人,情何以堪?三個老人 白沙鎮的人, 奶奶, 被牧白和文秀攙扶著, ,走在那蕭 都忘不掉曾家的婚禮 颯的 秋 風秋雨之中,真是一 步一 0 白沙鎮的人 個頗躓,一 9 步 幅人間最悲慘的 更忘不掉曾家的喪禮 一個踉蹌,淚,糊滿了她那遍是皺紋的 圖 ,步履 畫 蹦跚 , 彼此扶持

99



這段 日昇日落中 速的壓了過來,把那短暫的笑聲 曾家大院裡 日 時 間 子 裡 , 。這笑聲偶爾會驚動了蟄伏著的人們 很緩慢很 9 大家和 歡笑幾乎都是絕緣的 緩慢的 流 逝。 ,就給淹没了。這樣,春去秋來,日月遷逝 對曾 家每 0 只 個人 有 童 , 引 來説 稚 起 的 書 , 都有一 晴, 此 連 漪 常把天真 段漫長的,『養傷』的日子 0 但 , 無邪 哀痛是那麼的 ,三年: 的笑聲抖 的 時 落在 巨大 間 沈寂 , , 就 又迅 , 在 在 的

朵盛放的花 最 先從悲 痛中 , 每 醒覺過來的 個花瓣都綻放著芬芳 人是靖萱 , 她正 C 她逐漸淡忘了靖南的悲劇, 值青春 年 少 隨著時間的 常常不自覺的流露出某種 消 逝 她越來 越美麗 , 像

過

去了

靖萱 夢 人 , 似 養 牽動了 的 微笑 在 深 閨 她的 С 這微笑驚動了夢寒,不禁暗自 , 根 心?似乎只有愛情的 本没有機會和 外界 接 力量 觸 • , 才能 唯 猜 疑 ___ 的 讓 3 難道 她 的 個 一靖 人 眼 神 , 萱有什 是 中 雨 • 充滿了這樣甜蜜的 杭 麼秘密的 ! 喜悦?或者 溫 柔 是有什 О 但 麽

中 袱 氣 會 的 很 寒 杭 雨 似乎 有這 誤 刻 下 , = 杭 苦苦的 樣 意 比 這 會 他 一年來 有一 又能 的 樣 的 個 靖萱大了十幾歲, , 無 她就 迴 想 眼 避著 的 個 法 挨著每 所 想什麼?圖什 中 感覺 他生活在曾家的屋簷下,總是鬱鬱寡歡 滿 流 不 不 貞的 露的 使夢寒悚然而 在 心 此 一天。 痛 0 3 靈 楚 溫 東 光彩 她竟然逃也逃不掉 西 暖 魂呢?於是 0 似乎也構不成妨礙愛情的阻 接著 著她那 麼呢?但是 c , 夢寒在七道 常常讓 鷩 , 她 顆 , 傷 真的 她 又爲自 , 她 痛 耳 ,儘管 拚 熱 , 牌坊的 嗎?·再想靖 而 避也 命把一 寂 心跳 己這種 寞的 她 避不 雨 禁錮下 和 0 心。 可是 杭 雨 開 痛 萱 的 杭 現在 名字 楚ー 。這種生活 力。這樣想著 9 , 1 間 似乎一 是什麼都不敢想的 對 兩 , 什麼都『不能有』, 卻 而 人除 , 雨 ,一想到這『似乎有 生 逐出自己的 杭 直在 起氣 了眼 直是千依 ,是一 神的 來 努力壓 9 她 С 多麼 腦 的 種煎熬 交會以 0 抑著自己 心 海 百 雨杭 順 可 就隱隱作痛 0 恥 外 但 , , 1 她就 崇 的 在恩情 , 9 有一 很) - 每 那 思想 都 拜 名字 很 備 在這種煎 미 種 呀 能 道 起 次 小 至 什 義 見到 就 是 來 心 自己 像空 她怎 的 就 麼 的 0

都

包

夢

雨

算

敖

吃 脊 然從 晚餐時 . 0 她 靖 靖萱 把文秀找到 南 的 的 她就在餐桌上 悲 甦醒和美麗,並不是只有夢寒發覺了,其他的人也都發覺了。 劇 中 房 , 間 把自 裡 己 興沖沖的 解放 婆媳兩 出 來了 個 , 關著門做了一番密談 C 她振作了 起來,走出了哀悼的陰影, C 於是, 這天晚上, 然後 再度挺直了 ,有 當大家圍著餐桌 一天, 奶 她的背 奶 突

雨杭 ! 靖 萱!你們兩個 聽我說 , 我有個天大的消息要公布 , 相信你們也會很高興的 我

,

做了一

個重大的宣布

決定 讓 你 們 兩 個 成 親 1

匡 噹 __ 聲 , 牧白 手中 的 飯 碗 , 落在 地 上打碎了 0 奶奶瞪 了 他 眼 , 很 溫 和 的 説

眼 反 嫁 我 年 Ī 光 太 來 傷 轉 郎 , , 你 才女貌 你也 到 心 在 那 雨杭 了 我 們家 真沈 個 臉 家裡的 江 , 上, 有如天造地設……幸好這些年不曾將靖萱許配 , 不住氣 也不是你的 功勞也有,苦勞也有,我一直想讓他名正言順的成爲曾家人!自從靖 更加柔和的 事 都不曾好好的想過, , 連個飯 本 姓 説: 碗都端不牢! ,這點兒要求, 不過 , 今天忽然有如大夢初 我有個小小的要求, 没有先和你商量,是想給大家 你就依了奶奶吧 人家 醒 ! 我們招你人贅 7 想來也是天 他 們 兩 個 個驚喜! 意如 , 男未 你要改 此 婚 南 ! 雨 姓曾 杭 • 死 女未 她把 這些 去

奶奶這篇話 , 使餐桌上的人 ,人人變色。只有文秀 ,是事先知情的 所以 , 笑吟吟的 看著大

家。見雨杭臉色蒼白,神情驚訝,她有些兒困惑。就笑著對雨杭説:

的安排嗎?咱們不必把靖萱嫁出去,又不必給她找個陌生人來, 『你别排斥招贅這回事!這些年來,你在咱們家,還不是和自家人一樣!你想想,還有 你呢?本來就是牧白的接班 更好

現在,更是咱們的繼承人了!」

靖萱的臉色顯得非常蒼白 ,睜大了眼睛,不知所措。

五臟六 夢寒飛快的看了雨杭一眼,就不由自主的轉開了頭。心裡像是突然捲過了一陣大浪 腑都離開了原位。是啊 ,奶奶真是絶頂聰明,才想得出這樣的安排,實在是合情合理 , 翻攪得 0 想

必靖萱會喜出望外 你怎麼説呢?』奶奶追問著雨杭。『只要你點一下頭,咱們就立刻安排喜事!你…… , 雨杭呢?雨杭也不可能有異議吧?

呀!_

雨杭這才逼出一句話來:

『不!我不能……我不能答應這件事!』

此話一出,牧白似乎鬆了一口大氣。奶奶卻神色一僵。

什麼意思?爲什麼你不能答應?難道我們靖萱還配不上你嗎?』

個 歲 小妹妹……我無法改變這種先人爲主的觀念……對 我 來曾家的時 不是這樣……』雨杭慌亂了起來,苦惱而急促的説:『是我配不上靖萱,我比她大了十 候 , 她還是個五 、六歲的孩 子, 我是看著她長大的 不起,請你們不要做這樣的安排 , 在 我内心 , 她 就 , 這太荒 是 我 的 唐 幾

曾家人 什麼話?」奶奶深受傷害的接口:『 , 把我們家最實貝的女兒許配 給你 7 我這樣興沖沖的,預備張開雙臂來迎接你成爲真正的 你卻回答我 , 這太荒唐了!

了

!

妹看,也是一種很珍貴的感情,我們尊重這份感情吧!」 娘!」牧白忍不住開了口:『 這種事不能勉强 , 請你們尊重雨杭的意思吧! 他把靖萱當妹

裡 己 還是個小妹妹呢?十九歲的女孩子都夠格做娘了!雨杭 , 就 有些發怒了 胡説!」奶奶那顆熱騰 0 這種八竿子打 騰的心 不著的兄妹關係 ,突然被潑了冷水,真是氣不打一處來,見牧白也不支持自 , 咱們就不要提了!靖萱今年都十九了 你有没有好好的 看 看靖萱…… 那

靖萱聽到這兒,是再也聽不下去了。 她一 呼啦」一聲,從椅子裡站了起來, 漲紅了眼 圈 ,

著滿眼眶的淚水, 顫抖著嚷:

奶奶 你們把我當成什麼了?拿我這樣品頭論足 你們就不顧我的臉, 我的· 自尊嗎?人家

雨杭 已經說了 他 不答應 ,他不接受,他根本不要我嘛……你們還在那兒左一句,右一 句……你

們讓我太……無地自容了!」説完,她一轉身,就用手蒙著嘴,哭奔著跑走了

唉唉!」雨杭跌腳大嘆,沮喪到了極點:『你瞧,你瞧 ,你們把我逼的……我這下 傷到她

糟糕透了!」

你傷到她了! 』奶奶鋭利的盯著他:『你會心痛嗎?你會著急嗎?**』**

人, 我明白的告訴你們,我不會娶靖萱的!我也不會改變我自己的姓氏!我不管江神父是不是外國 我以他的姓氏爲榮!請你們不要再提招贅這回事,我拒絶!我完完全全的拒絶!』説完 這個 我……」雨杭這一下,也變了臉,重重的拉開了椅子,他站起來,急促而堅決的説:『 姓有没有道理,它對我的意義就是非常重大!江神父收養了我,等於是我的再生父母 他也 讓

過身子 奪門而去了。

文秀洩氣的大大一 嘆。

是花樣年華 怎麼 會這樣排斥呢?」她困惑的 , 人有人才, 家有家財 , 他有那 問 靖萱又不是醜八怪 點不滿意呢?」 9 長得應該算是漂亮的吧!又正

『這事才没有這麼簡單就算完!』奶奶的頭一昂,倔强而堅定的説:『咱們曾家於他有恩,

知恩就該圖報!這是他欠了咱們家的!』

牧白看著奶奶那堅定的臉,怔住了。

這天晚上,夢寒來到了雨杭的房裡。

雨 杭 看到是夢寒來 了 , 就 全身一 震 0 他情 不自禁的 , 深深的吸了 氣 , 把房門關 一以後

『妳來做什麼?』

他就像一

張

贴紙

似的

用背貼著門

0

他雙眸灼灼的緊盯著夢寒

,

啞聲:

的

間

我…… 她 囁 嚅 的 説 : 我奉奶奶之命,來和你談談靖萱的事!

來了 她 的 的 眼 靈 睛 他 她不能 魂……這兩簇 不説話 帶著燒灼 移 , 動 眼 般 光 , 也不 火焰 的 死 熱 死 能 力 的 , 轉 如 纏 , 開 此這般的 在 視 直洞穿了她的 她 線, 的 臉 只能被動的站著 洞穿了她 上 0 有 身子 兩 簇火焰, 3 在她身體裡任意的穿梭 , 洞穿了她的 , 在他 任他的眼光 的 思想 眸子裡燃燒 , 洞 , 將她 穿了 把她 0 燒 使他 她 成 整 的 灰燼 個 那對深邃 心 人 都燃燒 也 0 洞 漆黑 穿了 起

他們就這樣對視著,好久好久。

妳知道嗎?」 他終於開 了口口 , 聲音沙啞 ៣ 低沈 0 我和妳認 識 五 年了 C 五 年來, 這是妳第

房間 次走進我的房間 來, 讓我們能靜靜相對 。這漫長的 ,一分鐘 五 年裡 ,我常常在想,不知道何年何月,何日何時,妳會走進我的 ,或兩分鐘都可以。我相信 ,那 刹那,會是永恒 0 結果

妳終於來了。是「奉命」來和我談靖萱的事!」

淚水迅速的往她眼眶裡衝去,衝得那麼快, 使她連抬手擦拭都來不及,淚珠已經滾落在 衣襟

上面了。

他 震動的看著她。不是水能滅火嗎?但是,她的『淚水』卻使他眼中的『火焰』更加熾烈

3

要妳説得出 妳既然是來和我談靖萱的,』他説:『妳就談吧!要我娶靖萱嗎?妳也要我娶靖萱嗎?只 口,只要妳親口對我說 ,我聽妳的!」

她張口結舌,一個字都説不出來。

他往前邁了一大步,她立刻往後退了一大步。

他繼續緊緊的盯著她。

來,多少次我想離開曾家,多少次我想遠走高飛,可是,爲了妳的一個眼神,或者是一聲嘆息, 我以爲 ,這個世界上,就算全體的人都不瞭解我,最起碼,有一個人是瞭解的!這些年

我就 是我聽錯了?難道 什麼抵抗的 能 力都没有了!每次遠行在外, 妳心底從没有發出 過任何呼 喚 總有一 , 只是我意亂情迷…… 個强烈的呼 喚聲 , 把我喚了回來 難道

她不能再聽下去了,再往後退了一步,她掙扎著說:

『你怎麼可以……對我說這些話?怎麼可以……』

來砍 説 奉命」來説服我?這個家裡頭, 我!妳怎麼忍心呢?妳看不到我的痛苦,也感覺不到我的煎熬嗎?』 只能放在 對 ! 心裡面自我煎熬,我活該要忍受這種煎熬 他的語氣激烈了起來: 誰來説這話我都忍了, 我承認是不應該 , 如果是妳來說 並 不可 不冀望妳來同情!但是, 以 所以這麼多年來, 我從來不 , 妳就等於是拿了把刀子 妳怎麼可以

伸手抓住了她 在她 整個 她被 整個 擊倒 0 的 了 世界裡 她奮力的掙扎, 0 神志昏亂 0 她太害怕了, , 心中 顫抖的低喊著: 絞痛 太恐懼了 眼眼 裡心 裡,全是雨杭 , 轉過身子, 她 。雨杭 衝 向 的 了房門 眼 睛 , C 他飛快的攔 雨杭的聲音, 充斥 過

不是?是不是? 在我 們一 起毀滅 以前, 讓我出去吧!你默默的守護了我那麼長久,不會忍心讓我崩潰!是

他立刻放開了她, 退後了一 步。 她的眼淚撲簌簌滾落, 伸手拉開了門, 再回 頭 用那淚霧迷

濛的眸子,深深的看了他一眼,就匆匆的逃走了。

這帶淚的眸子,和這深深的一眼,使他就這樣陷人萬劫不復,死也不悔裡去了

夢寒狼狽的逃回到自己的房裡。

把房門「砰」的一聲關上,她心慌意亂的仆伏在門邊,掏出小手絹拭著淚痕,一面深呼吸,

試圖穩定自己的情緒。 一口氣還没緩過來,竟有個人影突然撲向了她,一 把抓住了她的手腕

著説:

· 嫂嫂!妳救我!救救我呀! 』

行犯,覺得自己完全無法遁形了 她大吃一驚,定睛看去,靖萱的淚眼和她的淚眼就接了個正著。頓時間, 。驚慌失措之餘,還有一股强大的犯罪感。 她張 她像是被捉到的現 口結舌 ,吞吞吐

吐的説:

『怎麼……怎麼是妳?妳……妳……』

靖萱『噗通』一聲,就對她跪下了

嫂嫂,全世界只有妳能救我 ,妳一定要救我!」靖萱的雙手,攀住了夢寒的胳臂, 不斷的

搖著她 ,似乎根本没注意到夢寒的不對勁 0

妳 妳……妳起來 , 起來慢慢說 !」夢寒扶住了她 把她從地上拉起來, 做賊 心 虚的

間 . 我…… 我去雨杭那兒,妳……妳看到了?』

我知道奶奶要妳去説服雨杭 ,大家都知道雨杭對妳最服氣, 妳説的話,他一 定聽… ·所以

所以 妳一定要跟雨杭説……説…… 她礙 口的説不下去

我知道了!』夢寒苦澀的接口:『妳要我去告訴他, 妳……喜歡他?妳希望他不 要再反對

了?

靖萱的眼睛睜得好大好大。然後 竟一 哇」的哭出聲來

要傷妳的心……是奶奶提得太突然了,他還没有心理準備……妳不要難過 『怎麼了?怎麼了?』夢寒心慌意亂的安慰著: 「妳别哭呀!雨 杭他 等過一 雨 杭他 並 不 是有意

兩天

他會想

明白的……」 她說得理不直,氣也不壯 0

靖萱哭得更厲害了。 哭得夢寒的心整個都揪起來了 把靖萱拉到床邊 讓她坐了下來, 夢寒

急促的説

到底是怎麼回事,妳不說,我也弄不清楚,妳說呀!』

靖萱這才哭哭啼啼的説了:

我不能嫁給雨杭,我無論如何不能嫁給雨杭,妳去幫我告訴他,不管奶奶和爹娘怎麼逼

我,我都不能接受!」

夢寒大驚,反手一把抓住靖萱,激動得不得了。

『妳是説,妳不要這個婚事?妳不願意和雨杭成親?』

我没辦法,我也不是要傷害雨杭的自尊,實在是……是……我心裡已經有了一個人了!

靖萱終於低喊了出來,也激動得不得了。

妳心裡有一個人?」夢寒呐呐的問:『這個人不就是雨杭嗎?』

呢?是……是……』她急迫的抓紧了夢寒的手,終於把心中這最大最深的祕密給抖出來了:『是 『怎麼會是雨杭呢?』靖萱急了:『雨杭一直像我親哥哥一樣,我怎麼可能和他有男女之情

秋陽呀!」

去愛上秋陽?

不是雨杭!但是,立刻,這狂喜就被恐懼和震驚所掩蓋了,有個顫慄的聲音在説:不好!怎麼會 夢寒的身子驚得一跳。内心深處,有種解脱的狂喜,有個吶喊般的聲音説,還好,她愛的人

靖萱!」她著急的叫:「妳在説什麼?不可能!妳怎會和秋陽…… 妳别 嚇我, 這到底是

怎麼回事呀!」

我 了好多事,這些事把我們兩個更加緊緊的繫在一起。我每星期去學畫,他都會在老師家門 們從很久很 我家以前就開始了。 我們就這樣偷偷的見面,已經好多好多年了!」 我跟妳招了 久以前 ,我把什麼都告訴妳!」靖萱一口氣說了出來:『我愛秋陽, 9 那 就開始相愛了。我都不記得自己是什麼時候開始愛他的 時 , 秋桐常常帶我去卓家,我和秋陽就有說有笑的。後來, , 或者 秋陽也愛我 我們 ,是妳還没 兩家發生 口 , 等 進 我

夢寒瞪大了眼睛,不相信的注視著靖萱。

「可是,妳每次去學畫,都有綠珠丫頭陪著妳呀! 」

合, 起回家,所以 我放綠珠的假 ,我一 , 綠珠也好高興陪我去學畫,這麼多年,都人不知鬼不覺的……總之,就是 進畫室,綠珠就回她爹娘家去了。到了時間,咱們才在牌坊下面 雅

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嘛!』

妳明知道這是「魔」,妳就讓自己陷下去!」話一出口,就驀然想起自己和雨杭 妳還敢說什麼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!」夢寒方寸大亂,站起身來, 繞著房間 ,不也是如此 走來走去

嗎?這樣一想,心裡就更是紛紛亂亂,不知所措了。

我没辦法 ,』靖萱一股視死如歸的樣子。『我和他已經一往情深, 義無反顧了!今生今

世,除了他,我不嫁任何人!」

可是, 夢寒忽然想起來:『他不是去北京唸大學了嗎?』

是!已經大三了,但是, 每個寒暑假 ,他都會回來,我們也一直在通信……妳不信,我把

他寫給我的信拿給妳看!」

「信寄到那裡去的呢?」

我在 郵局 開了個信箱,每次學畫的時候就繞過去拿……總之……』

『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。』夢寒説。

反正就是這樣了!」靖萱急切的說:『 妳要不要救我嘛? 現在,離開 放暑假 還有 兩 個

月 秋陽又 不在 我連個商量的人都没有, 妳如果不幫我想辦法 ,我就完蛋了!」

堂 愛 ,都鬧得天翻地覆,那還不是活生生的人,只是個木頭牌子呀!名義上也僅僅是個 , 是根本没有未來的!妳不是没看見,奶奶是怎樣看待卓家人啊!當初,爲了秋桐 聽我說 !』夢寒站住了,抓住靖萱的胳臂用力一搖:『不要傻,不要糊塗了!你們這樣的 小星 的牌位 奶奶 進祠

發生怎樣的慘劇 還要爭成那個樣子,妳現在想想,妳跟秋陽 老爹好不容易才在 我告訴 咱們家的 妳 漆樹 妳會害死卓家一 園 裡 ,當了個 ,會有什麼希望呢?這些年來 家人的 工頭 , 如果奶奶 知 道了妳和 秋陽的 , 在 雨杭的 事 , 那 努力 不 下 知道會 , 卓

靖萱 前 臉色變得慘白慘白了

,

!

那… 那 我要怎麼辦呢?」

我 我 也不知道要怎麼辦?我只知道,這件事就是妳知我知, 妳再也不能告訴任. 何 人

妳試著去……慢慢的 和 秋 陽斷了吧!

不論奶奶怎

麼逼

妳

,

妳都

不能

洩露

個字!

否則會天下大亂的!妳聽我

,妳一定要聽我!然後

靖萱激烈的一抬頭

我可 以 不愛自己的 生命 ,可是我 不 能不愛秋陽!」

夢寒猛 的 吸了 口大氣 , 心 亂 如 麻

了的 事 妳要不要救我 就是九牛拉不轉的!所以 **「嘛?」** 靖萱問 ,不管妳用什麼方法 目前! 最大的難題就是雨 , 妳一定要説服 杭這 娟 了 雨 杭 我 , 知道 别被奶奶說動才 奶 奶 日 一決定

好!

奶!妳讓我好好的想一想,只要妳答應我沉住氣,千萬千萬不要洩露這個秘密,我也答應妳,我 我……哦!我現在被妳攪得心煩意亂,不過我可以告訴妳,雨杭不是問題,問 題 還 在 奶

會盡我的全力來阻止這件事!」

更亂了。到底自己能有多大的力量,來阻止這個家庭裡的重重悲劇呢? 靖萱含淚的點點頭,用充滿感激的眼光,信任的看著夢寒。夢寒接觸到這樣的眼光 3 心裡卻

的 笛 一聲正: 她 掉 頭 掩掩抑抑,悠悠揚揚的傳了 看著窗外 ,但見樹影幢幢 過來。 ,樓影幢幢,全在一片朦朦朧朧的夜霧裡。透過夜霧,雨杭 如怨如慕, 如歌如訴 。這笛聲使她的情緒更加零亂

了

115

8

的 的 種妄想 的 笛 想 熱情 愛 翻 聲 C 騰著 攪 這 雨 , 到 IE 呢 剛 杭 個 在 ? 底有多少 晚上 瘋 但 她 整夜 夢寒的 狂 是 發生的事,對夢寒來說,是太沈重,太意外,也太震 般的 直 都 , 雨 情 知 ,到底有多深?只因 在 蠢 杭 道 緒 斷 動 的 斷 3 1 著 續續的 雨 也 篇話 吹 杭在愛著她 0 眼底 痛 吹他 , 了 把所· 心 她 底 的 那支笛子,似 有 爲 3 心 全 的 卻 , C 被 僅僅 道 不 雨 德觀念一起打亂 雨 知 杭 是「 杭 道愛得如 的表白 所 乎在告訴所有曾家的 漲滿 分析 , 靖萱 此 , 强 也是 雨 的 烈 , 杭的 她感到自己内 愛 0 她 9 撼 眼 這 種罪惡呀 也 了 睛 從 人, 兩 件 不曾分析 她 雨 他有 事在她心 簡直 杭 心 一她 的 深 個 没有 聲音 處 怎 過自己 無眠 麽 中 , 壓 辦 的 可 此 C 抑 她 以 對 法 起 夜 逃不 不住 有 彼 用 雨 0 這 那 杭 落 思

開 他 不停的轉,不知道要轉向何方 了,她忘不掉他了,怎麼辦呢?她不 , 停在何處 知 道 0 她好像掉進了一 個漩渦裡 , 在那流水中不停的

的驕傲 賤,他還這樣推三阻四!到底是什麼原因呢?爲什麼一個貧無立錐之地的人,還有這樣莫名其妙 南 會這層悲哀?就算不喜歡靖萱,也該爲了曾家的恩情,而勉爲其難呀!曾家没有嫌他的 越聽越惱怒。怎有這樣不識抬舉的人呢?不止是不識抬舉,而且是忘恩負義!如果不是失去了靖 她也不會去勉强 奶奶這夜也無法成眠,她也聽到了雨杭的笛聲,她把它當作一種無言的抗議。越聽越生氣, 她不明白 , 完全想不 雨杭 0 如今曾家已經後繼無人,才會悲哀到去求雨杭入贅, 通 雨杭怎麼不能 出 身貧 體

氣 ,牧白心事重重。夢寒被奶奶叫到屋裡 第二天,全家的氣氛都很低沈 平常利牙利齒,好像很會説話的樣子,真派妳做點事,就這麼没有用!妳到底有没有曉以 0 雨杭 ,盤問説服的結果,聽到説服失敗,氣得怒駡了一 一早就避了出去, 靖萱整天不肯出 房門 文秀唉聲嘆 句:

C

靖萱也不太願意……』 該說的我都說了,

就是説不過他

,』夢寒怯怯的説:『不過,

問題也不止他一

個人

,好像

大義?」

靖萱一個女孩子家,父母要她嫁誰 就 嫁 誰 她有什麼資格 不願 意?. 奶 奶 更氣 對從

小看著她長大的雨杭不滿意 ,難道 她寧願去嫁一個全然不認識的 人嗎?」

不能太勉强 「大概就因爲是從小看著她長大的 , 畢竟是兩個人的終身大事, , 萬一勉强的撮合了,以後……再不和的話 她才覺得彆扭吧!」夢寒竭力委婉的説:『 , 也是挺麻 這件事恐怕 煩

『哼!』奶奶打鼻子裡重重的哼了一聲。『大家走著瞧吧!看誰會輸給誰! 我不信這 事就

的……

不成!』

夢寒低著頭

,不好再說什

麼

。奶奶也不要聽她的了

氣呼呼的叫

她回房去。

她如獲大赦

匆

匆忙忙的就告退回房了。

發現自己正 這天夜裡,靖萱剛剛睡著不久 被高大的張嫂扛在肩上 , ,忽然在睡夢中, 俞媽 ,朱媽等人隨後,簇擁著她往雨杭房飛奔而 被人連棉被一起給抱了起來。她大驚而 去。 她奮力 醒

掙扎, 脱口驚呼:

妳們要幹什麼?快放下我來…… 救命啊…… 救命啊……」

小姐 ,妳别叫,』張嫂喘吁吁的説:『咱們奉奶奶的命令,送妳去和雨杭少爺成親……

『天啊!天啊!』靖萱大喊:『誰來救救我呀……』

丢,靖萱跌在雨杭身上,兩人都大叫了一聲。張嫂等人,已退出門去,房門砰然闔上,接著就 贼聲未完,她已經被抱到雨杭房門口,張嫂等人,飛快的衝開了房門,就把靖萱往雨杭床上

是鎖門的聲音。

雨 杭因爲昨夜一夜没睡,今晚實在太累了,所以 睡得很沈。被這樣一鬧, 倉促醒來,還没弄

清楚是怎麼個狀況,就聽到奶奶的聲音,在門外說:

了今晚成親 我已經翻過曆書了,今晚是吉日良辰,何況俗語説,揀日不如撞日,所以,我就給你們訂 ·你們兩個,都是奶奶的心肝,千萬别辜負了老奶奶的一片美意! 改天,咱們再給你

們擺酒宴客!」

到了桌上的火柴,把燈點亮了。燈一亮,他就一 接著,一片乒乒乓乓的聲音,居然有人在釘窗子。雨杭大驚失色,急忙從床上翻身下床,找 眼看到,衣衫不整的靖萱,正坐在自己的床上哭

拉。這一下,他真是氣極敗壞,急忙大叫

『奶奶!不可以這樣子!你們這樣太過分了,這是幹什麼?這是什麼意思嘛?不行不行……

奶奶 快開 門 呀 事 累 靖 萱 一名節 , 不 能 這 樣 做 呀..... 他 撲 到 門 邊 , 用 力的 打 著 門 , 推 著 甲月

開 門! 趕快 開 門 !

辰美景吧!若干年以後 我已經決定的 事 , , 你 就不能更改!』奶奶高聲説:『不用叫了 們會感謝老奶奶這番苦心的!不用若干年, 叫也没有用 説不定幾天以後 0 你們珍惜這良 , 你們 的

對 我呀!妳 真 的 讓 我 無地 自容 啊

感覺就

不一

樣了

!

奶

奶

奶

奶

!

_

靖萱也

跳下了床

,

奔到

窗前去搖著窗子

၁

奶奶,

我求

求妳……不

要這樣

身 妳 是奉 有什麼無地自 奶 奶 之命 成親 容的?」奶奶 2 是名 E 言 在 順 窗 外接 9 非常光彩的喜事 口:『妳又不是和人暗渡陳倉,又不是和人私定終 1 不要再害臊 7 咱 們走 !

不要 不要不要 我出去,讓我維 ! 靖 萱 瘋 狂 般 的 叫了 起來, 用身子去撞 妳不開門妳一定會後悔 窗子 撞得窗子 砰 砰 砰 的 響 著 奶

奶没用 開 始 放 聲大喊: -爹!娘!嫂嫂……你們都來呀!爲什麼要這樣對 我啊……

同 時 雨 杭 也 在 對 門 外 没 命 般 的 大 喊

奶

奶

妳

放

持一

點兒尊嚴吧!奶奶

,

她

發現

叫

妳把 ·我們當成禽獸嗎?妳完全不顧我們的 羞恥 9 也不 顧我們的 感情嗎?這是什麼世界?這

的丢在門上,發出好一陣驚人的巨響。 是怎樣瘋狂的家庭, 再不放我們出來,我就要撞門了……』話未説完, 他 抓 起了一 張椅子 , 狠狠

這樣 陣大鬧,把夢寒、牧白、慈媽等人都給驚動了,丫頭老媽子,都從各個角落紛紛奔

來 牧白 看到這種情況 就快要厥過去了。 他抓住奶奶的手,激動得語 無倫次

世都會墮入地獄,永世都不得超生……快給我鑰匙,給我!給我……』説著,他就往奶奶身上去 娘!快放他們出來!不要鑄成大錯……這樣違反倫常……會遭世人唾罵嘲笑 , 我們生生世

你瘋了嗎?』 奶奶怒喊:『 我成全一對小兒女的婚姻 , 有什麼不對?要你這樣胡說 道 产的

來詛咒我?你反了?你簡直是逆倫犯上!』

找鑰匙。

乾爹! 」雨杭 在門内喊:「 你親口答應過我,決不勉强我這件事……你快放我出去!」說

著,仍然不斷的拿家具撞門。

他們兩個都這樣不願意 奶奶 !奶奶 ! 」夢寒見事態緊急,也顧 再鬧下去,怕會出事 不得自己説話有没有份量,有没有立場 請您不要操之過急吧!讓他們出來吧: 7 靖 妳聽

後,還要做人呀!」

的 外 下 套 去 就 在 披上 靖萱 這一 片 她 看 喧 的 門 鬧 肩, 開 聲 中 了 擁抱著她, 用 豁 手 啦 握著衣襟 陪著她 聲 , , 從門 那 一起匆匆的 兩 扇木 内 没命的 門 跑開 衝了 實 在禁 了 出來 0 奶 不 奶見好事不成 起 0 夢寒急 雨 杭 的 大力 忙 迎 上 衝 氣得 去 撞 不得 脱 被 撞 下 自己 得 倒

你 們這 此 不孝的兒孫 没有一 個 能體諒我的 心 成全我的希望嗎 ?

跺著腳

説

雨 杭 找 出 件長衫 , 面穿著 衣 服 , 面 往 門外 就走。 牧白急急的 攔 住 , 緊張 的 問

『半夜三更了,你要到那裡去?』

只要能離開這個可怕的地方,到那兒都好!」

來 難 道 你有没有良 靖 萱是毒蛇 心?」 猛 獸嗎?是見不得人的 奶 奶 間 到 他 臉 F 去 嗎?會帶給你侮辱嗎?你這樣子毫不留情的 ە — 我是愛護你 欣 賞你 , 把我: 的 孫女兒送 把她 到 你 推 懷 出

門去,你就不怕她受不了?』

男人 她 的 的 床 又是什麼樣的教育?爲了 讓她受不了的不是我 上去 !她生 在 個 專出 ! 「貞節 雨杭對著奶奶大吼 個石頭建築物 牌 坊 的 地方 ,一個女人要不就苦苦的守 長在 起來:「是三更半 個 擁有 七道 牌 夜被 坊 的 人活逮了 家 要不就慘慘的 族 中 給 你 們 扔 從 到 死 小 灌 個

你們不是一直這樣教育她的嗎?現在你們竟想利用她的身體 , 來換 個流著曾家血液的後代,你

們就不怕她會用自己的生命 ,再替你們曾家添一 道牌坊 !

説完,他大步的往門外走去。牧白兀自惶惶不安的追在後面問:

你去那裡?你要去那裡?』

我住到船上去,我要想想清楚, 我和你們曾家的這段淵源 ,是不是該徹底的斷了! 説

著 就頭也不 回的走了

斷就斷

!」奶奶氣壞了,顫巍巍的喊著:『你神氣些什麼?你以爲我們曾家就少不了你

離不開你嗎?」 牧白 看著雨杭負氣而 去,急急的 回轉身子, 對奶奶說

娘!我有話要對您說!』

折騰了大半夜,什麼事都没辦成,氣死我了!」奶奶對圍觀的眾人大聲說:『還看什麼

看?都睡覺去!文秀,妳快去看看靖萱丫頭,别真的想不開,我給雨杭説得心裡犯嘀咕!』 是!」文秀急忙去了 。僕人們也都散去了。 奶奶這才看牧白:

有什麼話,明天再說吧!』

奶奶皺著眉 不成 -牧白 頭 奇怪的看了看牧白 一臉的惶急:「我怕到了那時候, 我這股勇氣和決心 ,又蕩然無存了

,就轉身回房 牧白緊跟於後

,

奶奶的房門剛剛關上,牧白就 一步上前,激動萬分的説

娘! ·我不能不告訴妳了!免得鑄成大錯!雨杭 他…… 他……不是我的乾兒子 他是我的

親兒子!』

奶奶背脊一挺 ,臉色大變,緊緊的盯 著牧白 有 兩秒鐘簡直不能呼吸 0

你說什麼?』她不敢相信的 問

説: 娘!如果我現在對妳說的話, 雨杭是我當年在 杭 州經 商 時 和一 有一個字虚假,我就會被天打雷劈--』牧白 個女子生下的兒子,那個女人的名字叫吟翠!三十二年 沈痛 而緊張的

來 我苦守著這個 秘密 ,都快被這個祕密逼瘋了!』

,

奶 奶目瞪 口呆 ,半晌 不能言語。 終於 她直勾勾的瞪著牧白 説

你才認他爲乾兒子 你爲了讓他免於人贅,竟編出這樣的謊言來嗎?如果他是你的兒子 ,到他十九歲,你才第一 次帶他回家?如果你帶回來的是個襁褓中的嬰兒,或 ,爲什麼到他 十五 歲

是 個五 、六歲大的孩子 這事還有幾分可信……

的 孩子, 晚上 我成 歲月 太大了 也没有勇氣 所不同的,是吟翠生了一個兒子!天在懲罰我,讓這樣的歷史在曾家一直重演!」 親 這件· 跑 卻遍尋不獲。」牧白眼中充淚了。 妳一定要相信我呀!』牧白激動得不得了:『這孩子因爲我的錯 , C 那 讓孩子名正言 出去就失蹤了。 事 年四月初三,吟翠生了雨杭,名字都來不及取,吟翠就和我大吵了一 , 把吟翠帶回家來,也不敢把自己的風流韻事 説來話長 [順, 呀! 我帶著人到處找 我卻没有辦法娶她。結果 當年我在杭州做生意 奶奶也聽得出神了。『這整個的故事 ,到處找,找了五 , 認識吟翠,因爲吟翠是個歡場女子 ,她一怒之下, , 讓爹娘知道 天五夜 3 終於找到了吟翠的 抱著孩子 ,已經度過了許多孤苦的 ,因爲咱們家的 , , 架, 在 就像秋 個 因爲她想和 規矩 桐 我是 大 屍體 和靖南 風 實在 雨 而 的

『但是,你説,孩子已經失蹤了!』

母 父 能 1 提了 院 整個杭州市 才知道那 有 是的 個 孤兒 接下來的許許多多年,我每年去杭州,就每年在找這孩子。直到十五年後 個大風雨的晚上 孩子失蹤 ,找這個孩子,找來找去都找不著。後來,我就回家和文秀成了親,這件事更是不 ,年紀輕輕就能 了 ,我也快發瘋了 行 吟翠把孩子放在聖母院的門口,人就不見了。 殿酉 , 名叫 雨 杭 我不相信吟翠可以狠心到帶著孩子一起去死 , 我真是嚇 了一 跳 , 立刻趕到 聖 在孩子的身上 母 院 , 找 我聽說在聖 到 我跑遍 江 留 神

下了一 奶 塊金 奶 睜 大眼 牌 , 睛 這金牌是我送給吟翠的定情物 , 瞬也 不瞬的緊盯著牧白 上 越來越相信這個故事了 面 是用吟翠的手跡去刻 下 的 兩 個字 雨杭 !

他 大的 冰雪 隱痛 就知道他是我的兒子了 我答應了江神父 聰 明 娘!妳不知道我那 他 卻 恨 感情脆 透了遺棄他 ,這才 弱 非 時有多麼激動,本要和雨杭立刻相認,但是江神父阻止了我 見到 的 常 , 娘, 生身父母 敏 感 雨杭……』牧白的 難道這麼多年,您都不曾懷疑過…… 9 容易受傷…… 江神父希望我永遠不要認他, 對 聲音哽咽 於自己是個棄兒的 , 淚 不不 -禁奪眶 您不曾在他身上, 事實 免得對他造成更大的 而 出 早已成爲他 了。 , 我 説這孩子 找到 心 看 傷害 中最 我 到

年輕

時

的

影子

嗎?

得 怪 她 和 的 有 彆 不得牧白 一時之間 那 扭 怪不得 奶 麼多 奶 怪 聽 他 的 不 得 對這個 無法接受。想了半天,才壓抑著心裡突然萌生的 痴了 怪 得 看 不得 會把整個 雨 杭 乾兒子 傻了 1 的 奶 眼 曾家的事業 神 奶心裡雖然已有八成 0 此 簡直比親兒子還疼愛。怪不得有的時候 總是帶著歉意,怪不得他永遠有一顆包 時才有種醍醐灌頂的感覺,許多以前不 ,毫無保留的交給他 的 相信 但是 , ·怪不得 一種興奮 畢竟事 , 出 容的 瞭 , 他 突然 怪 解 , 對 問 心 不 的 雨 得 事 • , 去面 杭 , 1 現在 幾乎是低聲 切 怪 不得 對 都太意外了, 都恍 雨 杭 ······怪不 然 的 下氣 驕傲 1

你會不會太一廂情 願了?你怎能憑一 塊金牌,斷定這是你的兒子?」

奶奶 ……』牧白急急的從腰間翻出一個小荷包:『我收著,我仔仔細細的貼身收著,我拿給您看,上 那個盛著孩子的籃子,都是我和吟翠一起去置辦的呀!而且,在孩子身上,還留下了一張紙箋 面是吟翠的手跡啊!」他從荷包裡取出一張顏色泛黄的 那塊 金牌是絶無僅有的呀!當然 ,還不止金牌 ,他襁褓時的衣服,包著他的 ,摺疊方整的紙箋來。雙手顫抖的遞給了 小 包被

奶奶立刻打開了紙箋,只見上面,有娟秀的字跡,寫著兩行字:

煙鎖重樓,恨也重重,怨也重重!

不如歸去,山也重重,水也重重!」

該相信?是痛苦?是狂歡?各種複雜的情緒,排山倒海般的衝擊著她,使她雙腿發軟,整個人都 奶奶深深的抽了口 氣,到了此時,竟有些承受不住,不知道是喜是悲?是真是假?該懷疑?

搖搖欲墜 ,她不禁跌坐在椅子裡,用手扶著頭 ,呻吟似的説 •

嗎?! 哦!老天爺!我該相信還是不該相信呢?』 雨杭是曾家的骨肉?他是我們家碩果僅存的 條根?真的嗎?真的嗎?你不是編故事

娘!」牧白悲切的 喊著:『我怎麼可能在瞬息之間 編出這樣完整的故事 來騙妳呀! 還有

吟翠的紙箋 我怎麼可能連道具都準備好了來騙妳呀!」

奶奶越來越相信了,忽然間 ,心裡竟然恐懼起來。

你瞧…… ·今兒個這樣一鬧 把他先給我追回來再說!你去告訴他, , 會不會把他氣跑了?雨杭……這 招赘這事, 孩子 我就絶口不提了! 脾氣 向 就彆扭……你 他快

H

П

來 那條船上,現在又没吃的,又没喝的,怎麼能住人呢?」

還是快去船上,

了, 我不要失去他,我不要嚇走了他 面 前 您可别跟他提這回 『是!』牧白用衣袖匆匆的 9 取 П 那 張 紙箋 , 事, 再珍貴的 這些年來 ! 收 擦了擦眼睛,往門外就走,走到 回 相認不相認對我來說,已經不重要,重要的是,他在我身邊 到荷包裡 ,我試探過他多少次了, 0 抬眼 看了看奶奶 他 門 確 , П , 實 他小心翼翼的 無法原諒他的 想起什麼, 又説 又折 父母 П 所以 他 到 奶奶奶 П 來

就是我精神上最大的安慰了!」

奶奶

點

了

,點頭

在没有更多的證據以前 我也不敢認他呢!」 她說著,卻又情不自禁的追了一句:『一定

要把他叫回來!快去!』

『是!』牧白急急的去了。

奶奶看著牧白的背影消失,她像個洩氣的皮球似的,癱瘓了。倒在椅子裡 ,她無比震動的

喃喃的低語著:

老天啊!咱們曾家没有絕後, 是嗎?是嗎?雨杭那孩子……天啊!我差一點把他們親兄妹

給送作堆了!怎會有這種事呢?』

她看著窗外,天已經濛濛亮了。晨霧正彌漫在整個花園中,樓台亭閣,全在一片蒼茫裡 她

想起吟翠的紙箋:

「煙鎖重樓,恨也重重,怨也重重!

不如歸去,山也重重,水也重重!」

她注視著窗外的輕煙輕霧,忽然間 一,心裡就湧上了一陣莫名的蒼涼。對那身世如謎的雨杭

竟生出一種難言的感情來。

牧白追到碼頭上的時候,天已經大亮了。

雨杭正坐在碼頭邊的一棵大樹下,望著面前的江水發呆。心裡千頭萬緒,煩惱重重。真想就

怎麼辦?不走,自己又要怎麼辦?正在思潮澎湃 以 此一走了之, 後?·夢寒的 永不 淚 , 夢寒的 歸 來 0 愁, 但是 夢寒的 , 怎麼抛 欲語還休 得 下 那 孤 ……都牽引著他 獨的 9 舉棋 夢寒?尤其 不定的 時 刻 不 能走 在 牧白 他 已 9 [趕來 經 不 能 和 走 夢寒作 , 他 走了 了那 番 她要 表 白

,

了

鬆了 口 氣: 雨 杭 1 我 雨 跟 杭 你説 ! _ 牧白喘吁 , 奶奶不 會再 吁的 要你入 跑 得 、贅了 上氣 不接下氣 這件 事 過 9 去了 看到 雨 5 杭 你快跟 並 没 我回 有 家吧 消失 ! 就 暗暗的

丽 杭 站 起身來, 眉 頭 、皺得緊緊的, 身子往後 退

我不 相信· !你把我叫了 ,回去 , 奶奶又會想出 辦法來整我的 , 我現在不要回去, 我要好好的

想個 清 楚!

提了! 你就把它忘了吧!回去吧! 不會了! 真的不會了 ! __ 牧白急急的 説 奶 奶 已經親 口 跟 我 説 , 招 贅這 П 事 她 絶 口 不

我心 了 弄瘋 揉額 裡 掉 頭 拉 乾爹!」 1 著扯 有的 我怕了奶奶了 著 人 拚 雨 , 我 杭 命把我 已經心 痛苦的 往 力交瘁 外 看著牧白 我服 推 9 了 有 , 奶奶 覺 的 那 張 得快要被這 人 7 又 憔悴的臉:「我告訴你, 死 她說什麼絕口 命把我拉 兩 股 回 力 量 去 不提的話 , 給撕 這 兩 我總有 成 股 力量 兩 , 我根本無法相信 半了 天會被你們 1 永遠像 他 拔 煩 图 河 曾家 的 這只是 樣 用 手 的 , 揉 在 人

個緩兵之計,等我回去了,她 又會想出新的花招來的 ! 説不定會給我下藥! 」

没有的事,絶没有人會給你下藥,你相信我呀!

我相信你也没有用,你拿奶奶也無可奈何!」

往腦袋裡衝去,在一個激動之下,他脱 我保證她不會再爲難 你, 真的 真的 口 而出的説:『因爲我告訴她, ,因爲……因爲……』他看著雨杭 你是我的兒子, ,突然, 有一 不是乾兒 股熱血

雨杭猛的一怔,迅速的抬頭,目瞪 口呆的看著牧白

是親兒子!是我三十二年以前,在杭州和一個女子所生的孩子!』

子

牧白也被自己這幾句話給嚇住

了,膽戰心驚的迎視著雨杭

0

雨杭楞了幾秒鐘 ,接著,就啼笑皆非的大笑起來 0

哈哈!我真不敢相信,你居然會編出這樣的故事來騙奶奶!怎麼?難道奶奶竟然上當

了?

牧白 臉上 的期待 , 頓時變成了失望

可是 你這個故事根本説不通呀!我是你在杭州生的兒子,怎麼會住到聖母院去了呢?怎

麼會變成孤兒的呢?」

就是弄丢了 嘛 或者 牧白 神 色 正 你也 試著來 聽 聽 這 個故 事 説 不定你也會覺得

這故事有幾分可信……』

雨 杭 臉色一變, 眼神中 立刻充滿了戒備 ,收起了玩笑的態度,他嚴肅的 説

消各 是招贅不成 承 事 人 , 快想 種讓我 已 你 經 瘋 證 可 改姓 ,乾脆 了 明 以 奶 騙 0 的 奶 奶 可我没有瘋 PH 辦 失 奶 法 我人宗 去了理 , 吧 但是 ! 智 , 3 9 對吧?你們這是換湯 你 絶不要來對我說故事, 3 別試 在這種 圖 情況 用 同 下 個 , 故 她 事 會 不換藥 來説服我 被你 我不喜歡拿我的身世 , 騙 至於我 了 9 我聞 我也毫不驚訝 9 還是一個 到 誘 餌 來做文章! 的 味道 不 反 一字 IE 昨 説 她 穿了 天 想 請 晚 上的 你 個 , 就 繼

我是你的親爹嗎? 其實 你不 知 道你的父親是 誰 牧白 勉 强 的 説 -而 我們卻這 有緣 9 你 就 不 能 過假定

切 衷 3 養不 會 這種 因 爲 起 或是 前 事怎能假定?」 面 那 無 + 法 五 養 年 3 的 我 都 孤 雨杭有些生氣了:『 兒歲 没 辦 月 法 原 9 而 諒 他 筆 們 勾 1 消 我是被父母遺棄的啊 如 的 果 ! 你是 我 的 親爹 , 你這十幾年 3. 不管我的父 爲 母有 我 付 出 什 的 麼苦

牧白 的 胸 口 , 像是被什 麼重 物狠 狠 的 撞擊了 他 水 難的 嘆 口 氣 額上 , 竟冒出了 豆大 、的汗

珠。雨杭看了他一眼,忽然把聲音放柔和了:

你回去睡覺吧!這兩天,被奶奶折騰得人仰馬翻 ,我看,你也不曾休息,你去休息

吧,别管我了!」

『我怎能不管你呢?』牧白急了:『我已經跟你説了,什麼危機都没有了,你爲什麼還不肯

回家呢?你到底要怎樣呢?』

『我……我想回聖母院去!』

一什麼意思?』牧白惶恐的問。

我真的想回聖母院去,』雨杭的語氣,幾乎是痛苦的:『我好思念以前在聖母院的時光

那時 業 周天空的日子,我不要……被曾家這古老的房子,古老的教條,古老的牌坊,古老的觀念 似乎更有意義和成就感!我在曾家,其實是很拘束又很孤獨的。我真的好渴望自由 的我,雖然窮困,卻活得比現在快樂。我幫著江神父照料那些孤兒,感覺上,比幫你料理事 想過

給重重包圍,我真的真的不能呼吸,不能生存了!』

個!你説我自私也好,你説我是失去了靖南而移情也好,我反正就是離不開你!在我内心深處 『不不不!』牧白緊張了起來:『我不放你走!江神父有好多好多的孤兒 ,我現在只有你

你就是我的親兒子 !我已經失去了太多,我 不能再失去一個兒子!』

離開曾家 ,你也不會失去我啊!你要做的 ,只是趕快找 一個人 來接替我的工 作……

怎麼越說越嚴重了呢?」牧白悲哀的説:『難道這個家裡 ,就没有絲毫的地方 9 值得你留

戀了?」

白

跟著他的視線看過去,驚訝的看到

一這……」 雨杭才説出一 個字,就忽然嚥住了話 , 眼光直直的 看著前 方 , 怔 怔 的 呆 住 0 牧

,夢寒牽著小書晴,正向這兒走了過來

夢寒 , 』牧白急切的問:『妳怎麼來了?家裡又出什麼狀況了嗎?』

扭 射向 看 地來告訴靖萱, 看你們 7 不會 雨 杭 没有没 的! , 怎麼還 眼 靖萱一直把你當大哥!你還是她的大哥!奶奶看樣子滿後悔做了這件事, 有 裡盛滿了掩飾不住的哀懇。 招贅的事再也不提了,所以 ! 不回家? 夢寒急忙説 我帶書晴出 -家裡已經風平浪靜 ,靖萱好高興,你不要擔心回去以後 來走走 , 順 便看 了 看你們談得怎樣?」 奶奶 剛 剛到了 靖萱 , 見到 一的 她 靖萱 要我過來 房 的 裡 眼 一會彆 光直 特

哦 ! 雨杭 輕聲的說:「 原來, 妳又是「奉奶奶之命」 前 來説 服我的 1

雨杭這幾句話, 如同一 記悶棍,狠 狠的打向了夢寒。她心裡一痛 臉色一僵 , 盯著雨杭的眼

光立 時之間 刻從哀懇轉爲了悲憤。 立 刻就後悔 有千言萬語想要說,但,上有牧白 了, 見到夢寒這 她痛苦的咬了咬嘴唇, 種樣子, 知道自己冤枉 ,下有書晴在場 有 口 難言 了她 9 他什麼都不能說 胸 心裡就翻 口 就劇烈的 江 倒 起伏著 海 般 牧白陷在自己的 的 痛 0 雨 楚起 杭 來 話 出

咱們家,是個 我們在 拔河,一 夢寒, 妳快幫我勸 人間地 會兒說他會窒息,一會兒又是要自由 獄一 樣, 動他,我已經說了一車子的話 其實 並没有這麼嚴重 一會兒又是不能呼吸不能生存的 是不是?」 他就是聽不 進去, 執意要走,一 會兒説 好像

焦灼中,渾然不覺兩人間的微妙。看到夢寒,像看到救兵似的,著急的説

已像是浸在水霧裡 夢寒的眼 光 ,依舊直勾勾的看著雨杭,她微仰著頭 的 星星 ,閃亮的 ,水汪 汪 的 ,不讓眼 眶裡的 霧氣凝聚。但 , 兩個的 眸子

我想 她咽 著氣説: 『我説任何話也没有用的 9 如果他根本不要聽 或者根本聽不見的

話!

他迎視著她的 眼 光, 臉上閃過了一種萬劫不復的痛楚,咬著牙說

地獄也好 不能呼吸也好,生也好, 死也好…… 這場拔河你們贏 3 我跟 你 們 П 家

這 什 以前 神了 雨杭也無可奈何, 對 樣 麼 雨 研 待 雨杭口 杭 0 C 究和 靖 牧白是心 每 和 南 次在餐桌上 靖萱都非 口 觀察著 來之後 ,她也没有過的 知肚 只得由著奶奶去觀察了 常溫、 , , 使他頗 明的 ,都會情不自禁的夾一筷子的 奶奶真的絶口不 和 0 , 爲尷 溫 0 雨杭當 因而 和 尬 得 然也 有些 0 ,難免使文秀、夢寒 不 提招的 過 明白 一奇怪 贅的 這種尷尬總比被送作堆的尷尬 , 0 尤其 都是牧白 事了。 菜, (是對一 非 的 雨杭 但 往他的 、和靖萱都覺得驚奇 二篇『 不 提 ,她常常 碗 胡説 裡放 她的態度突然有了極大的 八道一 去 看著他 0 這 要好太多太多了 引起的 種 0 , 但 看著他 溫 一馨的 , 反應 誰 舉 也不敢表示 動 就 被奶 轉變 看 反正 就是 得 奶

出

抵 靖萱 死 不從 度過了這個難關 一的 態度 所 傷害 , 就有 她試圖要對 如絶處逢生, 雨杭 解釋 充滿了對上蒼的感恩之心, 此 三什麼。雨杭對她也有相同的 生怕 雨 杭 心 被自己那種 , 兩人見了

面,什麼話都没有說,相對一笑,就彼此都釋然了。

根 的 都 名字, 神 避 0 面 經 這使雨杭快要發瘋了,等待和期盼的煎熬像一把火,燒焦了他的五臟六腑 免和他的 !有太多太多的話要對她說 雨杭 覺得普天下 ,他不知道自己還能支持多久,覺得自己的臉上身上心上……渾身上下,都烙印著夢寒的 又住回了他的房裡 眼光相接 都能讀出 觸 0 平時 自己的心 ,撞壞的門也重新修好了。他開始焦灼的等待著機會,要單獨見夢寒 , 0 可是, 身邊不是帶著書晴 事了 夢寒開始躲 0 而夢寒 , 她仍然那樣近在咫尺 他了 ,就是跟著慈媽 , 每次吃完飯 ,簡直没有片刻是 ,她 9 卻 匆匆就 遠在 ,燒痛了 天邊 回房 他的 0 0 單 連 獨 眼 每 光

有 媽帶著書晴在她身後 弄得崩潰了 也没有的 小書晴 他常常吹著他那支笛子 。她想要讓他死! , 有奶媽, 有靖萱 那 麼想 她 , 距離只有幾步路而已。 , 那 ·他想。 麼愛她 ,有慈媽……於是,他知道,如果她安心不給他機會,他是一點機會 她聽 她存心折磨他 而 , 又那 不聞 麼恨她 0 他常常故意從她門前走過, 他匆匆的在她耳邊說 !這樣 ,非弄得他活 有 天, 不下去爲止!他真的 他終於在 門裡 迴廊上 , 總是充滿 一速住 快被 這 了她 1 聲音 種 思念 , 慈

「今天晚上十二點鐘,我來妳房間!」

『不行!』她急促的説:『最近書晴都睡在我房裡……

没有 時 間 再 多説 了 , 書 晴 已 經跳 跳 蹦 蹦 的 走過 來了 , 他 只 得 威 脅 的 説 •

那 麼 , 妳來我房間 到 時 候妳不 來 , 我 就什麼都 不管了 , 我會 在 妳房門 口 直 敲 門 敲

到

妳來開門爲止!驚動所有曾家的人,我也不管!』

他匆匆的轉身走了,留下她目瞪口呆,心慌意亂。

房門 參差 的 寒等到了十二 就 整個曾家都 這 無聲 她 天 穿 晚 無息的 過 上 點 迴 廊 睡 , 他斷斷 著了 打 看 , 走 開 到 過 奶 續 了 0 她 續的 小 媽帶著書晴 徑 他 不敢拿燈火 伸 吹著笛 , 出 1 手 中 來 怦 子 , 怦 ,摸黑走了出去 已 , 把她 經沈 的 吹到 跳著 沈 + 把拉 ,好不容易才走到 人 ___ 點 睡 進了 鐘 0 她溜 才停 0 小 房 間 院風寒, 出 , 了 吹得 房間 他的 夢 蒼苔露 寒 房 神 四 門 魂 面 冷 口 傾 不 定 С 聽 , 還來 樹影 , 膽 到 朦 不及敲門 處 戰 朧 都 心 驚 靜 樓影 悄 0 夢 悄

房門在她身後闔攏了。

來 0 她 他 被 們 動 兩 的 個 靠 面 在 面 門上 相 對 7 , 心 0 她立刻接觸到他那 仍然在怦怦 怦 的 狂 燃燒著的眼 一跳著 , 呼 吸急促 睛 像 兩 0 把火 他用雙手支撑在門上 炬 對她 熊熊 然的 , 正 燒 好 了 把 過

她給「鎖」在他的臂彎裡。

我 死 掉 嗎 妳 ? 預備 他 躲 咄 我一 咄 輩子 逼 人 的 嗎?妳 問 0 預備讓我這樣煎熬一輩子嗎?妳預備眼睜睜的 看著我毀滅 ,

昏亂 不 她 復的 回 轟 答 的 這 樣 的 燃燒著 3 焼灼 手臂一 的 問 下點燃了 的 話 , 視死 緊 , 使她毫無招架之力, 渴 , 整個 就把她圈進了自己的懷裡 如歸的 求 的 的 緊壓 燃燒著……直把她每根頭髮, 火藥庫 在 她 9 的唇上了。 她全身都著火了。 使她 害怕 , 她 他的 使她心 不 能 胳臂迅 那 碎 呼 每個 麼能 吸 0 速的箍緊了她,他的唇 她想逃開, 了, 細胞 熊的 不 燃燒著 5 能思想了,像是 每 根纖 但没有地方可 ,美妙的 維, 每 個 燃燒著 9 逃。 意念…… 就忘形 個 他 火 萬劫 苗 的 不等

起

燃燒

成

灰燼

洋。 輕 星 幾寸 的 搖 怎有這樣的 遠 是她的 好 會兒 然後是重 他深深 宿 命 , 眼 刻 他 , 是她 重 睛 刻 的 一的搖 呢?能夠燒化她 的 頭 的 凝 抬 0 魔 起 視著她 不 鬼 來了 , , 不 是 0 她 9 那 她 不!這是毀滅!這是罪惡!她怎麼允許自己陷人這種 的 的 ,能夠照亮她, 對 地 眼 意識也 獄 睛 深邃如黑夜, 也是她 慢慢的 能夠吞噬她,也能夠淹没她……他是 甦醒 的天堂……不 了 光亮如星辰 0 睜 開 眼 , 不 睛 , ,不 9 燃燒 他的 如 她搖 眼 火 睛 炬 著頭 距 , 離 廣 她 , 瘋 她 先 器 的 狂 是 的 如 只 裡 有 輕 剋 汪

來, 我是爲妳跳下去了,我什麼都不怕 我最深的痛苦,是不知道妳的心,現在我知道了!只要肯定了這一點,從今以後,水深火 不要搖頭!」他啞聲的説,用自己的雙手去緊緊的捧住她的頭。 ,什麼都不管了!」 『不要搖頭!這些日子以

裡就蓄滿了淚 她還是搖頭,在他的手掌中拚命的搖頭,似乎除了搖頭,不知道還能做什麼。 搖著搖著 眼

不要再搖頭 了! 他著急的,命令的説:『不要搖了!』

她還是搖頭。

「妳再搖頭,我就……我就又要吻妳了!」他說著,見她繼續搖著, 他的頭一低 , 他的唇就

再度攫住了她的。

就推開了他。揚起手來,她飛快的,狠狠的給了他一個耳光 這一次 她的反應非常的快,像是被針刺到 一般,她猛的奮力掙扎, 用盡渾身的力量一推,

方。夢寒重重的喘著氣,臉色慘白慘白。雨杭狼狽的昂著頭,眼神昏亂而炙熱 這個耳光,使他迅速的往後退了一步。兩人之間,拉開了距離,彼此都大睜著眼睛望向對 0

珍珠一 事! 這樣欺負我 你把我當成怎樣的女人?没有羞恥心,没有道德觀 般,不住的往下掉。『你忘了?我是曾家的寡婦 你怎麼可以 ,陷我於不仁不義的境地,是要逼得我無路可走嗎? 』她一面説著,淚水就像斷線的 這樣對我?」夢寒終於説出話來了。 , , 是靖南的 没有責任感, 先把我逼進你的 遺 漏 没有自愛和尊嚴 呀! 房裡 ,再對 我做 的 嗎?你 這 樣的

得他劇痛鑽心,冷汗涔涔 雨 杭 的 眉 頭 緊緊的 一蹙 , 眼 睛也緊緊的一 閉, 夢寒的話 , 像利刃般直 刺 進他的 内心 深處 刺

來 毫的 妳 等妳的 對妳的感情 的 走!在碼頭 地位,是那 愛妳 而 不敬?我怎會欺負妳?侮辱妳?我的所行所爲,只是情不自禁!五年以來, 妳 妳這樣說未免太没良心!」他睜開了眼睛,直視夢寒,語氣悲憤:『妳明知道妳在我心裡 句話或一個暗示,等得多麼心焦嗎?妳弄得我神魂顛倒 , 仰 卻像躲 ,這種折磨,已經讓我千瘡百孔,遍體鱗傷!我要逃,妳不許我逃!我要走 上, 慕妳 麼崇高,那麼尊貴!全世界没有一個人在我心中有妳這樣的 妳説我 避 , 想妳 條 毒蛇一樣的躲開我!妳知道我有多痛苦嗎?妳知道我等妳 聽不見妳心底的聲音,我爲了這句話, ,弄得自己已經快要四分五裂 ,快要崩潰了, ,生不如死 不顧所有的委屈 這種感情裡怎會有 地位!我尊敬 ,現在 我苦苦壓 痛苦 的 妳還倒 妳 個 ,妳不許 毅 抑 眼 絲 憐惜 打 神 然回 自己

靶 , 説我在欺負妳!妳太殘忍了, 妳太狠了!妳太絶情了。』

夢寒的淚,更是奔流不止了。

妳,威脅妳了! 走吧!如果妳心裡根本没 好了!」 當我要離開曾家的時候, 他轉開頭 有我 ,冷冷的説:『如果妳認爲我對妳的愛,是一種侮辱的話 , 只有那些仁義道德, 也請妳再也不要出面來留我!我很傻很笨,我會誤會妳 那麼,也請妳走吧!我以後再也不 ,那麼 會糾 ,請妳 纏

毅然的掉轉身子 她咬咬嘴唇 伸手去開 咬得嘴唇出血了 房 門 C 她站在那兒,有幾秒鐘的遲疑。 然後 , 她重重的一 摔頭

就

的意思!」

他飛快的攔了過來,臉色蒼白如死。

妳真的要走?」他問。

就在拜牌坊那一瞬間 你説這些話 是的 一個見到的不是靖南而是你!從此以後,你的所作所爲,你的風度, ,我要走!』她嚥著淚説:『我根本就不該走進這個房間,根本就不該站在這兒 1 聽你用各種方式來扭曲我 我已經有了一個不貞不節的靈魂,因爲我的喜帕飛到了你的 , 打擊我!想當初,我是拜過貞節牌坊嫁進 你的言行 身上 來的 你的談 但是 我 掀 ,聽 開

概已 而且毫無理性!既然口 剝奪掉!你以爲只有你在苦苦壓抑?只有你在痛苦煎熬?你説我殘忍!你才是殘忍!不止殘忍 止 的容顔 呢?爲了這世界上有這麼 吐 可能就要這樣 乎禮!生活在同一 路 經死 你的 ,悄悄的把你藏在内心深處,就也是一種幸福了!我以爲,你對我也是這樣的,發乎情 誰也不要管誰了!」一口氣説完了這篇話 了 孤 傲 , 默默的 如果没 , 你對 個屋 有你 我的 相處一輩 口聲聲說我心中没有你,算我白來這一趟!言盡於此 簷下, 種種 一個你 , 靖南死的 子, 照顧……全體變成了生活的重心, 彼此默默的愛,默默的奉獻 , 但 我活著,雖然活得好辛苦 時候 ,絕不冒險打破這種沈 , 我就該 , 頭撞 她昂著頭, 死 默, 「,但, 在 9 默默的關懷 貞節牌坊上算了 又要去開門。 以免連這份默默相愛的 如果没有你,我生書晴的 能偶爾聽聽你的聲音 9 默默的 ,以後,我們就各走 何必 相許相 一再苟 權 看 且 知…… 利都被 時候大 看 偷 你 生

他用身子擋著房門,眼睛裡,臉上,全都綻放出光彩

望 深深深的 而 滴淚。他用手拭去淚,笑了:『值得了,這就夠了!如果默默相愛是妳所希望的 努力 終於,終於……』 凝視著她, 1 我知道了 用掏自肺腑的聲音, 我明白了一曾家的 他吸著氣説:「 低聲下氣的說:「原諒我!原諒我說了那些話 逼出了妳這一篇真心話!」他閉了閉眼,眼角竟滑落了 七道牌坊像七道大鎖, 鎖住了妳 也鎖住了 , 我 我爲妳的希 , 原諒 他 我

失去全部的勇氣 故意傷了妳的 心 ……我没有辦法 , 我突然對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…… 如果不親耳 聽到妳說 我會

迸射 自己的懷裡 承受不 0 她 兩人都同時找到了對方的唇,緊緊的貼在一塊兒了 住 没 有等到他把話説完,他的那一滴淚,他的笑,他的低聲下氣……使她那 整個人都爲他 0 他被這樣的舉動所驚怔 而 震 動 了。 了。 她忘 内 形 心 的 的 撲了過去 狂喜己難以 ,把他那 形容 熱情的 他抬 起頭 , 狼狽的 來, 四 頭 女性的 目 ,一把抱 相 對 心 進了 再也

陣天: 搖 地動,意亂情迷。她驀的推開他,驚慌的喊:

放 候 看 我出去 , 咱們現在變成什麼樣子了?如果再不停止彼此的 你忘恩負義,我十惡不赦,幾百層地獄都不夠我們下的!」她哀聲喊:「快放 不行 吧!真的愛我 不行 !這樣演變下去會不可收拾!看看現在……』她惶恐至極,聲音都發抖了:『 ,就請保護我!』 誘惑,我們還會做出 更可 怕 的 我 事 出 情 來!到 去吧!快 時

他悚然而驚,她最後那句話,使他驚醒了。

「别慌!」他急切的説: **「把眼淚擦了,再出去!」**

她没有擦 ,奮力的拉開房門,她逃也似的 ,跌跌衝衝的跑走了。

的 那 房 ·亮著燈 間 她 並 0 目睹了她用手摀著嘴, 的 不 ·知道 窗子發呆。這個女人,不是别人,正是曾家的 , 在 這 個 黑漆 漆 哭著跑開 的 夜裡 ,曾家還有另 的身影 0 奶 奶 個 驚嚇得張 奶 不 奶 眠 0 的 口欲 因而 女人 喊, , 奶 正 身子挺得筆直 奶目 站 在 睹 迴 了夢寒 廊 上, 衝 望 9 出 著 顆 雨 雨 杭 心 杭

第二天上午,奶奶把夢寒叫進了祠堂裡。

掉

無底

的深淵裡

0

摒退了所有 的人,關起了那 厚厚 的大木門,奶奶開始怒審夢寒。

妳給我在祖宗前面跪下!」奶奶聲色俱厲。

夢寒一句話都没有辯,就直挺挺的跪下了。

『妳説!妳昨晚半夜三更,到雨杭房裡去做什麼?』

夢寒一 個驚跳 , 立 刻 面 如 死灰,全身的血液 , 都在 刹 那 間 凍 成了冰柱 0 她張口結舌, 目 瞪 口

呆,一句話都答不出來。

説! 奶奶 的 龍 頭 柺 3 重重的跺在地上:「 妳敢 説 個字假話 , 我會讓 妳 終生 後 悔

説!

夢寒那裡説得出話來,全身都簌簌發抖了。

我……我……」 她顫抖著,口齒不清 C 我……我……

妳 個 寡婦 人家 , 怎麼如此 不避嫌疑?是不是你們之間 , 已有不可告人之事 妳給我從實

招來!

『没,没,没有!』夢寒終於膽戰心驚的喊了出來。

子 們這 了 聲就是你們的 , 怪 樣偷偷摸摸 不得雨杭不肯成親 没有?那妳去幹什麼?不要對我說妳根本没有去!是我親眼看見妳從他房裡跑出來的 暗號 已經多久 ,他吹笛子召喚妳,妳就溜到他房裡去!是不是?是不是啊? 』 了?妳說!妳半 , 原來和妳暗通款曲 夜溜到他 1!妳這 房裡 個無 去, 恥 的女人 有多少次了?妳説 , 靖南屍骨未寒呀 1 我現 ! 在 都 是不是笛 想 ! 你 明白

樣的 罰我不得好死 1 我嫁到 不不不!不是 曾家 , 讓雷劈死我!上一 五 年 !不是!不是!不是……』夢寒痛喊出聲了:『奶奶 以 來 , 共只去過雨杭 次去,是奉奶奶之命, 的 房間 兩次 去説服他娶靖萱!這一次…… 我不騙妳 , 如果 ! 我説了假話 我跟您發誓 , 不是這 這一次 讓祖宗

:

『這一次是做什麼?』

消 您想像的 啊……」 爹很一 這一次是……』夢寒心一横,開始編故事:『是因爲雨杭執意要回杭州,念頭一直没有 那樣…… ·放心 , 我跟您發誓,我没有做對不起祖宗,對不起靖南的事啊…… 要我有機會的 時候 跟他談一談……我確實是聽到笛子聲而去的 我也没有 ,但是 那 並 個 不是 打

「那麼, 奶奶尖鋭的盯著她:『妳爲什麼從他房裡哭著跑出來?』

以 原諒,我知道我錯了!以後……以後再也不敢了……』 我就哭了 因爲…… ,自己也知道不該哭,就跑出來了!」夢寒對奶奶磕下頭去:『 咱們談著談著,就談到了靖南,是我一時之間,按捺不住, 悲從 請奶奶息怒 中來,所以所 , 請奶

奶奶直著眼,喘著氣,暗暗的琢磨著夢寒的話。越想越狐疑,越想越生氣。龍頭柺又重重跺

地

0

行爲!一個女人的眼淚,是可以隨便在男人面前掉的嗎?妳這不是勾引是什麽?』 我不相信妳 !即使妳說的是真的 妳到 雨杭房裡去哭哭啼啼, 也是品行不端 , 毫無教養的

我不避男女之嫌,都是我錯!我已經後悔極了! 我……我錯了!我錯了!我錯了!』 夢寒一疊連聲的説,不住的 磕著頭。「是我糊塗 是

我會去找雨杭問個清楚! 假若妳說了一個字的假話 , 我會要妳求生不得 5 求 死無門!

夢寒打了個冷戰。

罰 他 剛 我 副 , 發生靖 奶 如果鬧 奶 ! 萱 得 的 不 人盡皆知 事 知 從 ,又再 那 兒冒 9 我 捲入這場是非, 出 也没有臉再活下去了!雨杭那兒,空穴無風 來的勇氣 他是無法在曾家立足了!奶奶要三思啊 她 吸著氣說:『 我做 了任何的 錯 , 您要問 事 , 請 ! 儘 奶 管 奶 問 開 著 , 門懲 只

之謎 真?幾分假?她從鼻子 奶 , 没弄 奶 艦 清 楚之前 , 此 話 如 裡 她 同 是 當 -哼一了一 怎樣也 頭 棒 喝, 無 聲, 打醒 法 放 用柺杖在夢寒背上一 了 走 奶奶 雨 杭 0 的 她 0 此 她 時 瞪 此 著夢寒, 刻 戳 , 最怕的 , 嚴 實在不知道 厲 的 還是雨 説 杭 夢 離 寒 開 的 曾 話 家 有 幾分 身世

會再存絲 我姑且信了妳!妳現在給我在祖宗前發重 毫曖 昧 的 念頭 3 妳會安安分分, 循 規 蹈 誓, 矩 的 發毒 過日 誓, 子 9 説妳 遠離 雜 絶不再逾越禮法 念 1 説 ! 心中絕對不

懷 羞 恥 含悲忍淚的 跪 向 祖 宗 牌位 , 恭恭 敬 敬的 磕了三 個 頭

矩 倘若再有絲毫言行失控 媳婦夢寒 跟祖宗發誓 3 做出 ,從今以後, 引 人猜 疑 絶不 的 事 再逾 , 夢寒願遭五雷轟頂 越禮法, 絶不會心有曖 萬馬分屍!」 味 ,從此 一定循規蹈

奶奶點點頭,似乎得到了某種安慰。

光榮, 絕不容許敗在妳手上!如果妳 我告訴妳!列祖列宗在天上盯著妳,我在地上盯著妳!曾家幾世幾代的清譽 一旦食言 , 就算没有 五雷轟頂 我也保證妳生 不 七道 如死 牌 !現在 坊的

妳就給我跪在這兒,好好的懺悔 一番!

奶奶説完,拄著柺杖, 掉頭而去

排 列著 夢寒跪在那兒,像是被魔咒給咒住了。抬眼 如同 一個陰森巨大的叢林,自己就被鎖在這片叢林裡,永遠永遠都走不出去了 看去,只見曾家的牌位 , 重重 疊 川 森森冷冷的

情 他 惹奶奶生氣 按捺 這表情使他不安極了, 這天雨杭不在家,一早就跟牧白出去辦事,到黄昏時分才回來。回家後,聽老尤説,夢寒又 雨杭的 不住 心揪緊了,難道,昨夜的傾談,已給夢寒帶來了災難? ,被罰跪了 直去看 夢寒 ·祠堂 擔心 , , 夢寒正 他就大吃一驚。 極了。 襟危坐 丽 奶奶,整個 , 一心一意想找夢寒談一 目不斜視, 蒼白 晚餐的時 間裡 的 臉上, ,都在默默的觀察著他們兩 談, 帶著種幾乎是恐懼的 卻苦無機會 晚餐時 表

媽無聲無息的 他 的 懷疑 走了過來,塞了一 , 到晚上 得到了 遊貨, 張摺疊得小小的紙箋給他 當他· 在 書晴 房裡 , 故意逗留 0 他收了紙箋 , 在那 , 兒教書晴寫字的 臉上 雖然若無其事 時 心 慈 個

С

裡已有如萬馬奔騰 0 口 到房裡 , 他打開紙箋, 只見上面寫著:

一番 傾 談 , 百 種 罪 孽, 奶 奶 己 經 起 疑 !七 道 牌 坊 , 如 同 七道 魔咒, 我已被 禁 錮 3 無 處 可

逃!助我教我,請遠離我!

院 不可 Э 攀 透過那迷濛的夜霧 他把紙箋緊壓在胸 , 像是七個巨人 ,正看守著曾家所有的人與鬼! , 口,心裡,是撕裂般的痛楚。 曾家大門外那七道 牌 坊 ,隱隱約約的聳立在夜色中, 他抬眼看著窗外, 只見煙鎖 那 麼巍峨 重 樓, 巨大 霧迷深 , 高

10

雨杭和夢寒,就這樣陷進了一份絶望的愛裡。

聚 觸 虚 無飄渺了,太神聖了……雨杭没有辦法這樣神聖的去愛一個女人,他渴望見她 ,不需要交談,把愛深深的藏在心裡就可以了。 , 渴望和 這份絕望的愛,把兩個人都折磨得十分悽慘。夢寒説得很好,只要默默的 她相守,渴望 和 她 \neg 朝朝暮暮」!這種渴望,使他神思恍惚,心力交瘁 但是,這樣的愛太理想化了, 太不實際了 相愛、不需 , 渴 望 和 要接 她 太 相

都把他和夢寒,牢牢的鎖在兩個不同的監牢裡 他 想不出任何辦法 可可 以飛渡曾家的重重關防。無論是有形的 C 不能 探監 ,不能通訊 門 與鎖 偶 , 爾交換 還是無形 個 視線 的 門 與鎖 她都

就 來 讓 像 M 怕 寒已 比 不 她 犯了 夢 是 連 她 永 經 慈 寒還緊 雨 重 遠 眼 霏 没 杭? 難 媽 看 有 著 都 忘 張 翻 夢 伯 般 難 身的 道 寒 雨 0 C , 在曾家 她 婚 杭 慈媽自從 會張皇失措 餘 對 拒 姻都是錯配的嗎?但 地了 夢寒的這 絶再幫 的 種 幇 0 如果她 夢 。不 兩 種 遭遇 寒傳 人做信差 片心 知 還有什 道奶奶怎樣嚇唬了她 , 過信 也 , 她 是 眼 , 以 找 麼非 早就 看著 , 後 事 到 ,就知道了 分的 有些 雨 已至此 個 杭對夢寒的種 無人 想法 一明白 , 的 曾家是這樣標 了! , 兩個人的心事。 她 她怕得要命 機 會 真遺 會 被 種 3 她 奶 憾 照 奶 哀 顧。 9 爲什 整 榜 求 真的怕得要命 般 死 尤其夢寒難 她 貞節 麼當 的 的 好 對 0 心 慈媽 牌坊 雨 初 痛 嫁 杭 想到 説 的 産 5 這 的 的 人 0 不止 奶 家 是靖 五 庭 幕 奶 年 以 她 南

害死 她 的 雨 杭 真 少 爺 的 -, 老天爺牽錯 1 紅 線 , 配 錯 7 姻 緣 , 미 這 是 咱們 小 姐 的 命 1 求 你 饒 了 她 ha • 你 會

夢寒 面 才 媽 好 , __ 我有 他 聽 很 不 進去她 重要的 那 話要對 些話,只是哀懇的 她 説……」 , 焦灼的 説:『妳快想一 個辦法 讓我能 見上

和 這 卓 我 種 老爹 日子 没 有 不是 辦 秋 法 貴 人 3 他 過的 我什 們 麼 辦法 這 起工作 種 都 日子會要他 没 , 鋤草施肥 有 ! 慈媽轉身就 的 命 披荆 ! 斬 連許多天 棘 逃 走了 把自己所有的 以後 他不 敢待在 連 清精力 慈媽 曾家 都避 , 都 消耗 著 他 他 在體 去了 力的 漆 樹

袁

作 是醫生, 加 I 作上。 , , 把别 别的工 深知這些日子來, 他 的 人都避雨去了, 做 工人都 得 比 嚇 誰 壞了 都賣 力 體力和心力的雙雙煎熬,硬是把他打垮了。 他卻淋著雨,繼續工作了一整天。那天夜裡 他倒也不去管别人,只是埋著頭做自己的 , 好 像 恨 不得把一 季的 工作 , 全在 幾天内 做完 病情來勢汹汹,第二天, 0 ,他開始發高燒 然後 似 的 有 O 這 天 樣賣 他 力 風 自己 的 雨 交 I

他己下不了床

經憔悴不堪 寒」之類的 去 奶奶和牧白都很著急,奶奶把卓老爹駡了個没完没了,如果不是他管理不善,何至於要雨杭 園 奶奶 裡工作?不 名詞 牧白 ,形銷骨立。 顧 , 、文秀、靖萱、以及小小的書晴,全都來探視他,只有夢寒没來, 開 雨 了 杭 的堅決反對 些中藥, 奶奶真的很著急,私下問牧白: 吃下去以後 , 他們還是給雨杭請了大夫,大夫説了一大堆 , 點 用 也)没有 0 雨杭高燒 不 退 , 幾天以 的一 慈媽 内熱 後 也 一「外 没 人已 親自 來

『他自己是醫生,怎麼不給自己好好的治一治呢?』

没事没事 唉 也不曾看到他開 牧白嘆氣説:『這所有的醫生, 一什麼藥給自己吃!搞不好他那個藥箱裡的藥, 都是會給别人治病 就 不會給自己 都給咱們家的 治病 他 人吃光 老説他

你 告訴我的 人多, 呢?如果這孩子根本不 補一 你去瞧瞧去!瞧瞧他那個藥箱裡還有没有藥?我也不管他信不信中醫了,我讓張嫂給他燉 那 補再說!」奶奶說著,驀然間話題一轉:「 個故事,到底是不是真的?你説那吟翠是個歡場女子,什麼叫「歡場」?如 是你的種呢?你有没有更有力的證據來證明這件事?」 牧白 ,我問你,」 她嚴肅的說:『 果她 你 上次 騙了

那麼,這是 不會失去他!」 娘!」 一件永不可能有證據的事!我説過, 牧白痛苦的説:「 我們現在不要研究這個了, 和不和他相認,對我已經没有那麼重要,只 好不好?如果妳要懷疑吟翠的清白 要我

太重要了! 唔, 奶奶 沈思著, 自語似的說:「 對你或者不重要, 對我, 它卻太重要了 對曾家 也

面 的 藥瓶多得 牧白此時此刻,實在没有心思研究這個。他回到 很 , 每瓶藥都還有大半 瓶 0 他忍 不住就去推床上 雨杭房裡,去翻他的藥箱,打開來一看,裡 一的 雨 杭

喂!你 醒 醒 , 你這藥箱裡 明 明 有 藥 ,爲什 麼不吃吃看 ?

别煩了!我不想吃!』 雨杭一 翻身就 面朝裡睡 拿棉被把自己的頭蒙住

牧白拉開了棉被,伸手摸摸他的額。

你燒成這樣子要怎麼辦?已經五天五夜了,燒一直没有退,你不是有退燒藥嗎?是那一瓶

呢?』他拿了一堆藥瓶到他床前去。『你看一眼呀!

雨杭被他拉扯 得無法休息。忽然間 ,他翻過身子來,一 把抓住了牧白胸前的衣服 ,睜大了眼

睛 激動的 衝 口而出:

乾爹!我没救了!吃什麼藥都没有用了!!

什麼話?』牧白臉色大變。『不過是生場小病而已!幹嘛要咒自己呢?』 他瞪著雨杭 , 在

雨杭眼中看出了一些東西,他擔心的問:『雨杭,你是不是有什麼心事?』

『是的!我有心事,我被這個心事,快要壓得窒息了!我真的苦不堪言,生不如死!**乾爹**

雨杭就再也沈不住氣了。他從床上坐了起來,手握著拳,重重的搥了一下胸口:

你害死了 我!

這一問

牧白臉色慘白

我害死了你?是……是什麼心事讓你這麼痛苦呢?是……是……你的身世嗎?爲什麼是我

你爲什麼要收養我?爲什麼要讓我走進曾家?爲什麼要讓我遇到夢寒?」雨杭喊了出來,

用 雙手痛苦的 抱住了頭:『我愛上了夢寒!』 他 141 吟般的説:『我愛上了夢寒!』

牧 白 猛的 震 , 手裡的 瓶 藥掉 到 地上 打碎了。 他跌 坐在床沿上, 目 瞪 口呆的 看著 雨 杭

禮教 你救 她 !愛到 救 罪 我 乾 爹! 不 我神魂不定 9 我 可 真的 赦 _ 雨 !可是 心 杭 慌 ,心 話 意亂 已出 , 都碎了! 我就是情難自禁, 口 , 束手. , 就 無策 豁 我簡直活 出 一去了 了! 我完全控制不了 , 不下去了! 我知道,這是不 他撲. 向了牧白 可 自己的感情 , 以的 抓著他 , 這是錯誤 搖了 , 我就是愛她 搖 : 的 請 1 我 你 献 遠背了 , 好愛好愛 助 我 道 1 德 請

牧白仍然呆若木雞,雨杭再搖了搖他。

你不要這樣子!請你幫我!也請你幫夢寒……』

牧白整個人都跳了起來。

。你是説,這不是你的單相思?·夢寒也……也……。」

説 , 我 們 是! 不 可 ·夢寒· 以 相愛的 上次被 奶 , 奶罰 但是 跪 , 祠堂 人 生並 , 就因 不是所有的 爲奶奶撞 事 見夢寒 , 都 能 從我房 用 裡 可 出去! 以 _ 或「 但 是 不 可 夢寒是來 以 就 解 跟 決 我

的!

『奶奶也知道了?』牧白更加驚惶了。

那 了! 去了! 麼 年 我們 夢 輕 没 寒 有 9 你 在 , 1 她嫁 們 同 奶 奶只 爲 什 個屋 進曾家那 是 麼 要讓 簷 懷 疑 底 她把 天 下 , 可 , , 整個 她 卻見不了 是 的 , 夢寒 的 紅 巾 生 就 面 已經嚇 陪 飛到 , . 葬 説 掉 我的身上 不了話,這種生活, 得 呢? 魂 飛 如 魄散 果我 9 或者 可 以 , 她 命中 給 已 實在是人間 她 經全面 注 個 定她是我 幸福 性 的 的 地 拒 婚姻 的 獄 絶 1 , 跟 我 她 現在 我 過 溝 個 不 還 F 通

這是 頭 不 整 口 放 住 個 能 棄 白 這 口 有 沙 住 婚 種 鎮 姻 論 口 1 的 調 , 事 不 不要説了!』牧白緊張的一把抓住雨杭 , ! 你 可 聽清 能 你明白 有 楚了 未 嗎 來 ? 嗎 3 ? 什 麼 再 都 也不 不 口 要提這件 能 有 ! 這 事 不是 , 再 , 也 我答不 低吼著説:「 不 要讓 答應 奶 奶 ? 你給 或 起 奶 疑 奶 我徹底打消這個 1 點 你 頭 聽 搖 到 頭 了 的 嗎?你 事 念 1

新

的

未

來

,

不

是也

很

好

嗎?

雨杭眼神昏亂的盯著牧白。

蒙羞 那會是 地 方 的 上 話 的 因 個 爲 9 人 那 七 種 間最 會 光榮徽幟 道 引 牌 惨烈, 起公憤的 坊 不 單 ? 是曾 最 它 1 們 殘酷的悲劇 所 在老百姓 家 的 有曾氏家族的族長都會出 , 幾百 的 1 那決 年 心 目 下 不是你能 來, 裡是神聖 它們 已 的 承受的 經 來說話 , , 是整 不容褻瀆 , 更不 個 所 白 有的 沙鎮 的 是夢寒所能承受的 3 要是 鎮民都會群 整 誰 個 敢 歙 讓 縣 這 起 3 1 而 七 整 假 道 攻之! 個 岩弄 牌 徽 坊 州

塗 到 那 , 個 千萬别害夢寒!這件事 程度 我連救都没 法 到 救 此 你 們! 爲 止 我 , 你 不 的 騙你……」 痴心 妄想,只會害了你自己 他 激 動 的 搖 著雨 杭 毁了夢 雨 杭 寒! ! 你 這太 萬 미 别 怕 糊

了!你一定要相信我……你今天病得糊裡糊 塗, 我等你腦筋清楚了, 再跟: 你仔細談 !

説 話 了。 雨杭 絶望: 牧白 見他這樣子 的往後一 倒 , , 倒在床上,所有的力氣都没有了。 痛 在 心 裡 7 卻 不 知怎樣來安慰他。 這件 他閉 事 上眼睛 , 給他的震驚太大太大了 不不 想説話, 也没力氣

他 必 須去撫平自己的思緒 0 再看了 雨杭 眼 , 他惶惶然的 説

你可能是燒糊塗了 ,才會説這些, 趕快吃點藥,把燒退下去再說!」

你不要管我了! 雨杭激烈的一喊, 就往床裡面滾去, 把臉對著牆說:「 你隨我去吧!我

死不了的! 』

牧白 毫無辦法 , 只得 帶著一 顆驚惶失措的心, 憂心忡忡的 離去了

0 就 本 雨 來 杭 在這片混沌不清中 就 躺 在 在 發高 那兒,覺得自己從來没有這樣脆弱過,真是心灰意冷,了 燒 這 下 他忽然覺得有人在推著他 , 更是全身滾燙 , 匹 肢 無力 3 有個聲音在他耳邊急切的低喊著: 9 整個 神 志 無 都變得 生趣 混 , 情緒低落到了 沌 不清 極

點

『雨杭!雨杭!雨杭!雨杭……』

水, 水裡 臉, 澎湃的水 在一片水霧中蕩漾 夢寒!可能嗎?他陡的驚醒了! 怪 不得賈寶玉説女人是水做的 激盪 的水 0 , 她坐在床沿上,向他仆伏著身子,她那美好的雙瞳 汹湧的水……即將把他吞噬淹没的水! 翻過身來,他迷迷糊糊的睜開了眼睛。 夢寒就是水!涓涓的水, 纏綿的水, 於是 ,浸在兩泓深深的 清幽的 ,他看到夢寒的 水, 澄 澈的

白白 風 跑了這一 可是我怕得要命 雨杭 !你醒 趟 ! 醒, , 我不敢多待!所以,你一定要清醒過來,否則我就白白冒了這麼大的 你看到我了嗎?你看著我,因爲我只能停兩分鐘, 慈媽在門外幫 我把 險

甘露 砰 妳居然冒 ___ , 雨杭真的清 他 的 精 神 聲響。夢寒急忙去幫他揉著, 險 來了 振 醒 了 9 ! 沮喪全消。 他猛 一的抬起身子,抬得那麼急 他努力睜大眼睛, 淚水撲簌簌的潸潸 伸手去捉住了她在自己額前忙碌的手:『 ,以 至於 而下。淚珠滴在他的臉上 頭 撞在床頭的横柱 上 如 同 妳來 撞得 清 泉

的説:『你一直是我的醫生,我不允許你病倒!請你爲了我,快快的好起來!靖萱告訴我 聽我說 ! 她掙開 了 他的掌握 伸出雙手,去捧住了他的臉 , 她逼視著他 用 力的 你不 清 晰

吃藥 又不給自己治療, 我們誰都没有辦法再多承受一些了!你 你要讓我心痛而 死嗎?不能和你接觸,不能跟你說話, ,千萬千萬,要爲我保重啊! 』 已經是最大的煎

他盯著她。笑了。

不信 個人就差點滑落到地上去。夢寒大驚失色,急忙扶住他,把他推上床,他無法再逞强了,坐 就重 我下床給妳看 我那 重的倒回去了。夢寒仆在他身上 有生病?我好得很 ! 他坐起身子, 故意做 掀開棉被,就要下床, 出生病的樣子來, ,淚如雨下, 就 哽咽 爲了 的 無奈一 低 把妳騙過 喊 陣頭昏眼 來, 花, 聽妳講這幾句 天旋 地 轉 話 整 1

『雨杭,你要我怎麼辦?』

他 伸出手去,撫摸著她的 面頰,試圖用手指拭去她的淚。

危險 火, 是多麼艱難,要鼓起多大的勇氣 推她:『去吧!快回去,别讓奶奶看見了!我現在這樣衰弱,只怕保護不了妳!妳快走!』 排除萬難 來看我!妳放 我錯了 那怕前 他啞啞的説:「不該把自己折騰成這個鬼相,讓妳擔心,又讓妳冒了這麼大的 心 , 我會吃藥, 面 有七道,還是七百道牌坊,我咬了牙也要一個個闖過去! 我馬上就會好起來,真的,不騙妳!我知道, 妳來了, 我真的是萬死不辭了!我要爲妳堅强 妳來這麼 爲妳 他輕 赴 趙 的 湯 蹈

淚 燙 眼 相 她 她 的手 看 了 , 都已 因 點 書伯 頭 肝 , 腸 站 而 寸 冰 起身來 斷 冷 0 0 然後 她 , 拾 他 不 的 9 慈媽 得把自己的 手從她 在 外 面 面 類上落下 輕 手從他手 輕 咳 嗽 來 中 , , 使 抽 卻 又 出 兩 握 來 個 人 住 , 都驚 站在 了 她的 那 醒 兒 手 過 來 痴 0 他 痴 0 夢 的 的 寒 看 手 倉卒 著他 因 發 的 熱 , 擦 兩 而 擦 人 滾

我 非 走 不可了! <u>___</u>

眼

淚

9

匆匆

的

説

住 他 掉 鬆 了 手 頭 0 再 她 毅 然的 ___ 床 轉身 9 , 身在 向 門 唇 奔 去 0 他 緊緊的注視著她 的 背影 0 她 跑 到 門 口 , 忽然站

啊 , 我 會 被 五 雷 轟 頂 , 萬 馬 分 屍 ! _

又

口

3

奔

口

到

邊

俯

他

上

印

下

吻

0

她

用

熱烈

的

眼

光

瞅

著

他

,

激

動

的

説

説完 7 她 飛快 的 站 起身來,這次 , 再也 不 敢 回 頭 , 她 匆 匆 的 跑 走了。

他 看 著 她 的 身 影消失, 看 著 那 兩 扇 門 闔 攏 , 他 低 喃 的 説

也 必 須先把我 妳 不 會 壓 ! 成 五 肉泥 雷 要 (轟妳 1 因 爲 9 必 我會擋 先 轟 在 我 妳 . 9 的 萬 前 馬 要 面 分屍 1 , 必 先 分 我 1 就 算 七 道 牌 坊 全 倒 來 壓

妳

雨 杭 這 次 的 病 雖 然來 勢 忷 汹 去得 倒 也 很 快 個 星 期 後 他 又 跑 出跑 進 3 看 起 神

覺了 還好 , 把夢寒 只是消瘦了許多。 前得 死 死的 奶奶對他這場病,覺得有點兒納悶 0 所 幸,夢寒自從跪祠堂以後,似乎深有所懼 , 病得奇怪 , , 每 好得也奇怪! 日都關 在 房間 她 更加 裡 深 敬

居簡

出

0

這使

奶

奶

在

疑

惑之餘

,

也略略

放了

心

於是, 事! 極了 他想來想去,只好下定決心,先把雨 0 但 當 夢寒還這 是 雨杭 牧白 病體 麼年 卻 稍 如 輕 坐 癒 針 , , 雨杭 氈 他就和 ,惶惶 又這 雨 杭 不可終日 麼熱情 來 到 碼 杭調走再説!希望時間 9 頭 。自從知道了雨杭的 孤男寡女、乾柴烈火、 上, 他看著泰豐號說 祕 和空間 密 萬 9 他簡直是憂鬱 再發展下去 可以 沖淡兩人的熱情 極 了 定會出 擔 心

雨 杭 這 幾天 震動的 我 看著牧白 已經吩咐行 , 眼光變得非常敏鋭 號 裡 3 陸 續 把貨物裝箱上 0 船 了!!

不妨在那兒多住一段時 的 正 視著他 我想, 你還是早一些走比較好 -你辦完了事 間 9 情 冷靜冷靜你的 , 就 回 杭 免得你留在家裡夜長夢多!我實在太擔心了!」牧白 州去看看江神 情緒 , 换 父吧 個環境住住 3 你不是心心念念要回去看 ,或者,你就會醒過 來 他 的 了! 嗎?你 坦白

。乾爹, 』雨杭憋著氣説:『你是在趕我走嗎?』

我實在實在捨不得你走, 但是,我情迫無奈 ,逼不得已啊!」

别説 什 麼情迫 無奈 , 逼不得已的話 ·你對 我確實是仁至義盡 , 今天是我對不 起你 如果

想和我恩斷義絶,不必兜圈子,你就對我直接說了吧!』

什麼恩斷義絶?」牧白大驚。『 那有 那麼嚴重?你以爲我要和你一刀兩斷嗎?』

强烈的感覺到,你這隻手,在把我拚命往外推……」 早日歸 尺 而 已 難道 來。這些年來,你 , 你也苦口婆心的非把我勸回不可 不是嗎?從來都是我要走 一直像隻無形的手,無論我到那裡 , 你死命 , 每逢我要跑船的 不讓我走 , 即使是我鬧 時 , 你都把我往回拉, 候 ,你更是千交代 脾 氣 , 住到 可是 船上來 3 萬 屬咐 我現在 的 離家咫 要 我

不要誤會啊 , 1___ 牧白焦灼的説:『這只是暫時的 , 因爲我不能放任你 再在這個危險的

情漩渦裡去轉,你會毀滅的!』

『我不會毀滅,只要你幫我,我就不會毀滅!』

『我不能幫你!一點點都不能幫你!』

些石 七道牌坊!以前,我聽説有的宗教用活人的血來祭祀,我不相信,但是,這些牌坊 頭 我 更勝 懂 了 ! 於我和夢寒! 雨杭 悲 憤 的說 你們曾家都是這樣的 : 你我的 父子之情 什麼都可 , 實 在 以 没 割捨 辦 法 和 , 那七 什麼都可 道 牌 以 坊 放 相 棄 比 就是用 就爲 你 重 活人 了那 視 那

的 血 來祭祀的!』

己的 視 夢 你 寒 1 私 欲 才苦苦 你 你 放 不 9 把它 心 要説這 勸 , 們全 你 我 些偏 離 和 去 你 體 激的 ! 抹 的 煞! 到 父子之 杭 話 你 州 去另 情 是那 無論 7 外 永 麼 如 聰 何 找 不 會 明 ,忠 個 的 斷 人, 對 1 孝節義是 象 我 爲什 也 不 會 麼 我們中國 重 如 此 視 牌 執 迷 最 坊 基 不 9 本的 更勝 悟?你 美德 於 必 重 視 須 , 我 你 振 們 -作 就 不 起 來 因 可 爲 以 , 忘 太 因 掉 重

就走!! 他 掉 反正 我 不 轉身子 這是 跟 你 你 説 大 的 了! 踏 家 步 9 我 雨 的 無 杭 走 開 可 生 奈 氣 了 何 的 , 剩 1 説 但 : 下 牧 是 -, 白 你從没有戀愛過 我告訴你 滿 心 痛 楚 9 的 不 管 站 , 我 你根 在 那 走 兒發 到 本不 那 呆 瞭 裡 解愛情 , 我 不 會 ! 放 你 要我 棄夢寒 走 1 3 我

幾天後 , 雨杭 好不 容易 , 看 到夢寒帶著慈媽和 書 晴 從花園 中 走 過 0 他 四 顧 無 人 就 再 也 顧

慈媽 7 掩 護 我 們 !

不

得

忌

諱

,

衝了

過

去

,

他

匆

匆

的

對慈媽說了一

句

就 把 拉 住 夢 寒 的 胳 臂 把

,

她

拖

到

了

假

山

後

面

去

0

慈媽大吃 驚 , 嚇 塽 了 趕快拉著書晴 , 坐在 假 Ш 外 面 的 出 口 處講 故 會兒講虎

會兒講狼來了 心慌意亂之餘,講得亂七八糟。幸好書晴年紀小,完全不解世事 照樣聽得津

津 有味

在假 山 後 面 , 雨 杭把握 著僅 有的 機 會 , 和 有 限 的 時 間 急促 的 説

妳聽 著, 夢寒 1 我 再 過三天, 就 要上 船 ,可 能 要 兩 個月才能回 來!

STATE STATE OF

夢寒點點頭 難 掩滿臉的關懷之情 0

你的 身體怎樣?爲什麼不多休息幾天呢?』

别管我的 身體 , 我的 身體 好得 很 ,自從妳來過以 後 , 我就好像被打了 强 心針 , 現 在 是刀槍

不 人, 水火不攻了! ·妳放心 !妳聽好 ,我已經下了決心, 我要去做一番安排 , 妳好 好 的 在這兒等

我 , 我回 |來以 後、就帶著妳遠走高飛!」

夢寒瞠目結舌

你什 麼?你說 什 麼?什麼遠走高 飛?.__

是死 路 夢寒 未來找尋幫助,我現在已經有了腹案了,我要帶著妳和書晴,遠涉重洋到英國去 一條!我們這麼年輕 在這 個家庭 裡 ,我們必須闖出第三條路來! , 妳我只有兩條路 , 條是被禮教處死 ·所以 ,我這次要去杭州 ,一條是被 相 思 , 處死 要去上 3 到 海 ,爲 個

我們的

完全不同的國度,那兒没有牌坊的 壓迫 , 没有禮教的撻伐,也没有憤怒跟唾棄來傷害我們! ·我們

可以重新開始,建立一個全新的家!』

夢寒深深的抽了一口氣,急遽的搖起頭來:

『不行不行!你快打消這樣的念頭,我不能跟你走!』

罪 行不 , 是見不得人的這 通的 你 , 我也不要這樣「默默的」愛妳,我要讓全天下都知道我愛妳!我無法忍受相愛是 定要跟我走!」雨杭堅決而熱烈的説:『 種事 實! 所以 ,讓我們 站到陽光底下去, 我們都已經試過了, 坦坦 一蕩蕩的 愛吧!」 妳那套「 默默 的 愛 是 犯

了!給人撞見,我就跳進黄河也洗不清了!』 不行不行!』 夢寒依舊慌 亂的 搖著頭:『我没時間站在這兒聽你的天方夜譚 1 我 要走

白 了! 請妳相信我 没有妳 夢寒 , 我是無法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! 他正 ,不要驚慌 色的 ,真摯的,幾乎是命令的説:『 ,也不要猶疑, 等我回來帶妳走!』 我的 生命 和妳的生命, 我從來没有這麼認真過, 已經纏在一 起 我也終於明 再也分不開

我還有我的道德觀,我的思想和我的爲人……我已經充滿犯罪感了, 你不要計畫也不要白費心機了!』她急急的説:『不論我在感情上面是多麼的把持不住 你還要誘惑我,煽動我 ,我

不 能 再 墮 落 沈 淪 下 去了! 我 不 跟 你 走 , 絶不

『我以爲,妳是愛我的!』

苦 的 己 那 跟 不 麼 你 痛 堪 强 烈 愛是 走 恨 1 1 我自己的 我覺得我 ,幾乎没 9 我們: 回 事 的 有 !假若我輕視自己又痛恨自己的情況 已經是大錯特錯 , 愛,也會在我强烈的自責下 任 放棄自己的責任又是一 何一 種 感 情能 , 恬 夠 和它 不 知 П 相 恥 事! ! 比 ! 破滅 如果我再荒唐到 但 讓我坦白告訴 掉 , 下, 我 1 那 也深受良心 我怎能繼續愛你呢?所以 , 還會立 去和你 你吧! 有 什 的 私 譴 麼幸 我 對 奔 責 福 的 你 , 這份 的 可言 話 愛 , 呢 我 譴 , 會輕 責 那 , 如 麼深 果 視 使 我 我 我 刻 真 自 又 痛

是瞎 我 没 撞 有 哦 出 時 來 間 ! 的 , 雨杭 没 , 妳 有 機會跟 叫 痛苦的 我怎樣來説服妳呢?怎樣跟妳講道 妳徹 低喊 : 底 的 我現 談 1 ·想見妳 在 必須 ____ 和 妳討論妳 面 , 單 理呢 獨說幾句話 的 ? 道 طط 德觀 , 比 ___ 登 9 修 天還難 正 一妳的 , 像現 思想 在 但

什 麼資 你 格 不 用 坦 説 坦 蕩 服 我 蕩 , 著他 呢? 也 不 要和 • 我 們的 ~ 我 路 説道 緣分只 順 理了!你那· 風 , 有 珍重珍重!』 這麼 多呀 套 ! 好 坦 坦 了 湯 湯 不要再談 的愛 下去了 才是行 不 太危 通 的 險 1 1 我 ! 你 們 有

説完 她 她 深 切 衝 出 切 的 3 那 看 座假 Ш , 拉 起小 書晴的手, 就急急的走掉了

但是 會被五 有力量衝破難關 ,他没有 雨杭仍然站在那假山邊,呆呆的站了好久好久。夢寒的話,像是一盆冷水,對他當頭潑下 雷 轟頂 洩氣。自從夢寒在他病中,出現在他床前 ,萬馬分屍!」之後,他就無懼無畏了。 ,那麼,還有什麼力量是可以信任的呢? 如果 ,用那 , 在這人間 種狼狽而 熱情的聲音説:「 ,像這樣强大的愛, 啊,我 都没 0

三天後,雨杭離開了白沙鎮。

家的 已經 他走了 神緊張 懷 疑 山 骨 他 不勝負荷 雨 後面跳 肉 9 杭 0 0 她總算不必躲躲藏藏 現 再 以 的 在 暫 加 後 出來 一時離開 上 , , 對 他走了 整天都提心吊膽 那份隱隱的 雨杭 3 或深更半夜一 , 使曾家很多的人都鬆了口 9 的感情就 她 不安 才能定下心來仔細的 , 到 非常矛盾 9 ,生怕 處避 直吹笛子了。這才有機會喘 所以,這次是真的希望他早些走。 嫌了 夢寒和 ,一方面不自禁的要去喜愛他,一方面 C 也不必連視線眼 他 想一 之間 氣 0 想。 牧白懷著有 , 發生不可告人之事 夢寒雖然離愁百 一口氣 光都受監 開 雨 奶奶自從知 0 杭身世 視 斛 1 , 所 和 , 更不 無 以 愛情的 限 道 又不自禁的 , 必害怕 相 雨杭 也弄得整天 思 雙 重 可能 可 祕 是 要去 是曾 3

這樣 兩個月過去了。曾家,不管私下裡怎樣暗潮汹湧, 表面上,卻相當平靜。人人都借此

機會,休養著疲憊的身心。

萱草 陽 片樹林 ,從小, 靖萱好不容易,總算挨到放暑假了。這天下午,她又借著學畫之便 個太陽 ,林子裡有很多的合抱的大樹。在其中一棵上面,秋陽十七歲那年,在上 就有一個秘密的會面之處,他們稱它爲『老地方』 , 對她 説 0 那是在 , 個 和秋陽見 幽靜的 面 小 面了 刻下了一株 Ш 坡上 0 她 和 有 秋

長 這太陽是我,萱草是妳,咱們不像他們那 雨 朝氣 無以回報,便誓言轉世爲人,將用 紅 蓬勃 樓夢裡説 咱們之間 , 賈寶玉 , 和林 没有恩, 黛玉 没有债, , 前生一 生的 麼苦,因爲太陽是溫暖的,光明的 没有眼淚,只有愛和陽光!』 眼淚來還!』他指著大樹,笑著說:『現在 個是石頭 , 個是仙草 -, 仙草因石 , 它會讓萱草茁壯成 頭幫它 遮風 妳 看 避

哭 都分不開的 ,離别的 説得 那 麼好 時候要哭,害怕的時候要哭,等待的時候要哭,久别重逢時 0 在他們這些年的戀愛裡, 怎麼可 能没有眼 淚 呢?没多久 她還真的流了不少的淚 , 靖萱就發現 , , 因爲 眼 淚 和愛情根本是個 她好愛哭 ,又忍不住要哭 歡樂 連體 的 時候 嬰 3 要 分

現在 兩人在樹下 ·相逢 靖萱當然又控制不住眼淚了。 這年的秋陽,已經唸到大三了 再過

一年,就要大學畢業了。他早已長成爲一個身材挺拔,皮膚黝黑,健康明朗,英俊瀟灑的年輕人

了。

兩 人在大樹下一見面 ,就忘形的擁抱在 起了。 秋陽找到了她的唇 ,就給了她一 個又熱烈又

纏綿的吻。吻完,他才激動的,迫切的説:

對妳 堆!還好事情過去了,但是,我的危機意識也産生了!這樣下去,不是辦法,我遠在北京唸書 鞭長莫及,妳家裡隨時會把妳嫁掉,我們一定要想個長久之計才行! 我 收到妳的信,真是嚇得魂飛魄散,奶奶怎麼會那麼瘋狂,居然要把妳和雨杭大哥送作

另眼 兒,她一定會找個人來招贅的!平常的人奶奶還看不上!又要門當户對,又要肯入贅,那有那 半年了,有那麼多女同學圍繞著你,你……有没有……有没有……』 容易找呢?所以,我想,拖到你大學畢業,大概不難,等你畢業了,或者, 相看 統統談 眼 前 ,把我許給你也說不定!就像對 這個 不上,就是有人才!』她抬頭熱烈的看著他:『好了!咱們不談這個了!你 難關度過了,我就放心不少,反正奶奶已經鑽了牛角尖,家裡只剩下我這個女 雨杭大哥一樣!雨杭什麼都没有 ,家世 奶奶會對你這 財産 ,在 個學歷 門第 北京 麼

『交女朋友嗎?』秋陽接口説:『當然有啊,大學裡的女學生,

和咱們這鄉下地方是完全不

īī 的 白沙鎮保守得可 以 放進 歷史博物館裡去了!北大的 女學生 都主動得很呢 ! 有 兩三 個 , 對

我確實不錯!」

兩三 個 嗎?」她憋著氣說:『 她們很漂亮嗎?很有才氣嗎?書唸得很好嗎?你跟她們 到什

麼程度呢?」

『不過是拉拉小手,散散小步什麼的……』

她 的 腳 跺 , 眼 眶 紅 , 轉身就要走 0 秋陽 把抓住了她 ,把她牢牢的箍進自己 的 懷裡 他

緊緊的,緊緊的擁著她 • 在她耳邊熱烈的 ,真摯的,一往情深的低喊著:

會從 我 傻瓜 心 裡 ! 面 ·我的 , 滿溢 心 裡面 到我的 ,這樣裝滿了妳 喉 嚨 口 , 然後 , ,無數無數的妳,常常讓我覺得 從我嘴巴裡掉出 來……所 以, 我必須小心翼翼 ,只要一不小心 , , 妳就 萬一

妳掉一 了出來,我還得把妳抱牢 ,免得摔痛了妳 , 再把妳裝回心 裡 面去……」

聽他說得如此希奇古怪,她不禁抬起頭來,驚奇的瞪著他 С 他的眼 睛亮晶晶的 整個 臉都綻

放著陽光。

1 她們看到我這樣魂不守舍,張皇失措的 我 每天這樣忙碌的 呵 護著我 心 裡那. 無數個 ,老是忙著照顧心裡的 妳 , 妳認爲我還有 那個妳, 時間去交女朋友嗎?即 妳認爲 , 她們還會要 使我交

嗎?」

她 瞅著 他 嘟起了 嘴 0

你這人…… 學壞了 了 滿嘴的 胡 説 八道!!

他 Ī 視著她 ,不開玩笑了。 他 的 眼 光真切而 坦 白。

妳的 信 我 ,不是看 並 一没有 二遍, 胡説八道,我真的魂不守舍,每天算著回來的 是看 無數無數遍 ,一直看到 説拉拉小手, 每封 信都 散散 可 小步了, 日子, 以倒 背 簡直 如流 就是 是度日 0 聊 我的 聊 小天都 心 如 裡 年 C , 没 真 每 有 的 晚 情緒 是 捧 塞

妳 的 人 雖 然 不 在 北京 ,妳的音容笑貌 , 卻和空氣一樣,無所不在 啊! 滿

了

妳

没有

任

何空

一隙來

容納别

人

了!

别

她 眨 著 眼 睛 ,長 長的 睫毛崩 動 著 9 眼 裡迅速的 蓄滿 了 淚 淚 啊 1 她 又想哭了

偏 偏 不 許 她 的 掉 眼 眼 淚 淚 就 啊 ! 落 下 去了 他警告的 説 0 我受不了 妳掉 眼

胸 前 他 0 她 飛 聽 快 到 的 了 用 他 他 的 的 心 唇 跳 去 聲 一吻住 她 那 的 麼沈重 眼 睛 快 吻完了左邊 速 而 有力 ,再吻右邊 感覺到這 顆 0 接著 强 而 有 , 就把 力的 心 她 是 的 屬 頭 於 緊 她 壓 在 他 的

就激 動得 渾 身都 一發抖

靖萱這天回到家裡,比平時晚了半小時,奶奶已經在那兒找人了。

「怎麼學個畫學那麼久?」

『是……今兒個上課比較晚,老師有點事……』靖萱支支吾吾的

幸好,全家没有 一個人再追問 下去,只有夢寒,對她深深的看了一眼。奶奶和文秀這天都很

С

興奮,根本没有懷疑她什麼。奶奶不住的對她上上下下的打量,笑吟吟的對文秀説

我就説嘛,這丫頭是紅鸞星動了,擋都擋不住!上次的事幸好没成,要不然就錯失了這次

的良機,是不是?』

可不是嗎!」文秀應著,看著靖萱的眼光也是喜孜孜的。

你們在說什麼?」靖萱 一聽不懂 ,但是 ,她的心已經猛烈的 跳起 來了

靖萱 ,』奶奶微笑的接口:『今年就是逃不掉要給妳辦喜事。真是天大的 好 消息 !去年來

果,今天下午, 我們家提過親的顧家,上個月又派人來説媒,我隨便帶了句話給他們,問他們家肯不肯人贅?結 他們 回話 了,已經 一口答應了呢!」

靖萱腦子裡,『轟』的一響,如聞青天霹靂

『這個名叫顧正峰的孩子,跟妳同年,』奶奶渾然不覺靖萱的不對勁,繼續的説著:『是顧

家第五個兒子,人家人丁興旺 , 所以不介意人贅這回事!」

這顧家就是南門的顧家 , 』文秀怕奶奶説得不清楚,又補充著説:『是好人家!家世 門

都没得挑!像這樣的體面人家,父母健在,卻肯入贅,真是咱們家的運氣,

太理想了!

所

以 , 奶奶也爽快的答應了!」 第

,

墜 靖萱臉 夢寒慌忙從後面撑住了她,急急的説: 上的 血 色,全體消失了。一陣暈眩, 天搖地動的 襲來 ,她雙腿 一軟 整個 人 、就搖 搖

天氣這麼熱,八成中了暑!」

0

畫! 夢寒, 妳快攙她回房歇 中了暑?」奶奶定睛一看:『可不是!臉色白得厲害!我就說嘛,大熱天的,去學什麼 一歇,反正親事已定,這些話有的是時間說 !等一 等, 我這兒有

水 拿幾瓶去給她喝 !

夢寒拿了『十滴水』,扶著靖萱,匆匆的走了。

回到靖萱房裡,夢寒立刻把房門關好, 就轉身撲到靖萱身邊,緊張的握著她的雙臂 搖著

她 説

靖萱· 1 妳千萬不 能 露 出 痕 跡來呀! 如果給奶奶他們知道了, 妳會遭殃的!我看這婚事 是逃

不掉 了! 妳和 秋 陽…… 就 此 斷 了 吧!」

著: 忠的心, 除了 秋陽,我誰也 『我不能斷,我不能不能!』靖萱激烈的説:『我已經付出了整顆心,付出了 妳幫幫我吧!妳去告訴 我違背了所有的忠孝節義 不嫁,奶奶如果逼我,我會寧死不屈的!』她攀住夢寒,哀懇的 奶 奶 , , 因 我不能嫁到顧家去!如果現在嫁到顧家去,我已經有 爲 , 我叛離了秋陽 ! 所 有的 , 求 感情 助 _ 顆 的 嚷 不

妳和秋陽,有没有……有没有……』 THE RESIDENCE OF THE PARTY OF T 夢寒瞠目結舌的問:『 有没有做出過分的 事情來?你

經

如果妳問的是我有没有把身子給他, 那是還没有 , 可我並不在乎給他, 因爲我的心早就給

他了……」

瞭 没有資格去幫妳啊!妳心裡的苦,我明白 解妳是多麼的割捨不下!但是,生爲曾家人,是命定的悲劇 還好還好,』夢寒急忙説:『就此打住吧! ,我比任何人都明白 靖萱,我不能去幫妳説任 , , 妳一定掙扎不開的 我瞭解妳是多麼的 何話 , !如果妳拚命 我没 痛 不 欲生 有立 場也 更

掙扎,妳會弄得鮮血淋漓的!聽我,聽我!』

鼓…… 不會輸 爹 如 最 給 果 秋 聽 那 陽肯 個 雨 杭 顧 的 某 人贅呢?」靖萱急迫的問 話 某 的 , 咱 ! ·對了 們快發個 ! 她 電 報 積 9 極 把雨 : 起 來 我馬 杭 找 -就這 回來幫忙! 上去找秋 麼 辦 陽 3 到 讓 時 候 他 也 7 妳 找 和 人 來 雨 杭 提 都 親 幫 3 我 秋 們 陽 打 的 邊 條

美滿 了 路 絶 太辛苦 摔 境 頭 的 婚 雨 , , 把雨 姻 杭 會 太遙 ? 生 , 杭 多麼希望有情人終成眷屬, 不 _ 遠 夢寒悲哀的 硬生生的摔了開去, 如死!不行不行,這種 了! 秋桐 的 ,低聲的 事 , 妳忘 她振作 , 自語 了 悲劇,不能在妳身上發生,妳醒 嗎 可是啊 ? 了一下, 似 的 醒 説 ,我怎麼這麼害怕呢?我真的怕妳 來 .. 吧 -緊盯 !真的 他連自己都救 著靖萱 醒來吧 9 誠摯 1 我 不了啊, 多希 的 輕 醒 望 喊 吧! 著 怎麼救妳 看 到 好 和 妳 不 秋 靖 有 好? 陽 萱 呢? 』捧 個 1 ·這條 會陷 好 幸 福

好?.

要讓 個 妳 我 的 不 重 辦 蹈 法 好 覆轍 不 , 就是 好 ! 嗎?我 不 靖萱激烈的 向命運低頭 不要! 我 ! 説 定一定不要!我要想辦法,我非想出 : 看看妳吧!父母之命, 妳不 幫 我 , 我也要想辦 媒妁之言的 法幫我 婚姻 自己! 辦 法 , 來 唯 把妳害得多慘 不 不 口 讓 ! 我變 成 妳還

張堅定的 熱烈的臉,看著她那種毅然決然的 表情 9 和 她那 對 灼亮灼 亮 的 眸

夢

寒看著她那

子,就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。

靖萱挨到了第二個星期,還是借學畫之便,才見到了 秋陽 0

麽?」 秋陽如遭雷擊。 -顧家願意人贅?月底就要訂婚?」

-是啊,我都快要急死了,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,現在我要問你一句話,你願不願意人

省?.

『我?』秋陽嚇了一跳。

咱們只剩下這條路了!如果你真的愛我, 要我,那就説服你爹娘, 讓他們來跟奶奶提親

好歹和顧家競爭一下,只要趕在月底訂婚以前 ,一切都還有希望!』

秋陽皺緊了 眉頭 , 似乎覺得靖萱的話說得 不可思議。他激動 的 説:

光耀 哥, 門楣的卓秋陽,如果我變成了「曾秋陽」,不是讓他們每個人都要氣死?他們怎麼可能同意 包括死去的秋 有希望?怎麼可能有希望?第 桐姐 ,大家付出一 切的來栽培我 一個 , 我家裡 就 ,他們眼 不會答應人贅 巴巴的 , ,妳想想看 就希望看到 , 個個 我爹我 出 人 娘 頭 , 我哥 地

呢?_

那……」 靖萱咬著牙問:『你的意思是不肯了?是不是?』

是赫 赫 我…… 有名的大户人家,對姓氏宗室看得很重,我家雖然卑微,對姓氏宗室是看得 』秋陽爲難極了: 『這不是我肯不肯的問題,是我家裡肯不肯的 問題 ,靖萱 同樣重 妳家

啊!

就没感情,至少,人家不介意做曾正 我死的,結果, 總之你不願意就對了!」靖萱又急又氣:『嘴裡説得那麼好聽,什麼可以爲我生, 連一個姓氏都捨不得放棄 峰 ! ! 説完, 她轉身就跑 我看清你了,算了, 0 我就嫁給那個 顧 正峰去 可 没 以爲

秋陽飛快的抓住了她,著急的喊:

看她 桐只 頭 從唸了 我認爲……』他 ,上次見面 要當個 妳不要意氣用事,妳聽我説!就算我肯入贅,妳以爲奶奶會點頭嗎?妳不要太天真了!秋 大學,我就常常在想 眼神真切而熱烈:『以前和妳談戀愛,談得糊裡糊塗 小星,人都死 ,我就跟妳説過,我們一定要有長久之計!没料到我們這麼快就要面對這個 加强了語氣:「 了,木頭牌位都進不了祠堂!這種記憶 ,我們以後要怎麼辦?等到發生了雨杭大哥的事以後 我們只有一條路可走,我們私奔吧!」 ,一切只是身不由主 我一 生難忘!靖萱 我更是想破了 心不 由主!自 問 他 題 正色

、私奔?。」 靖萱的眼睛睜得好大好大,呼吸急促。

是 的 私 奔! 秋陽有力的説:『妳千萬别露出破綻, 我也不告訴家裡 事情必 須非常機

密,然後,等我籌備成熟,咱們說走就走!』

可是……」靖萱猶豫的問:「 我們要走到那裡去呢?北京嗎?」

北京去不得!妳家發現妳和我跑了,第一個要找的地方就是北京!」

『那你……你唸了一半的書怎麼辦?』

此 時 此 刻 ,還顧得到唸書嗎?』秋陽大聲的説:『 書,以後還有機會去唸, 失去了妳,

那裡再去找第二個?」

靖萱的 眼 睛仍然睜得大大的,不敢相信的看著秋陽,神情昏亂 0

但是 ……但是 我們要去那裡呢?除了北京和白沙鎮,你什麼人都不認得,我們要怎麼

走呢?靠什麼生存呢?』

路 輕力壯,我也不怕吃苦,應該不難找到工作!靖萱,』他盯著她:『妳願意跟著我吃苦嗎?我們 ,這路費總要籌出來。第二件事,是落腳之處,要找一個大城市, 所 以 我説 ,我要籌備一下,第一件事 ,我們得 弄 一點錢, 不管是走公路 容易找工作的 ,鐵 地方 路 還是水 我正年

這一走,妳就再也不是金枝玉葉的大小姐了!』

起 間就 不管要吃多少的苦 根本没有這個「 ,不管要走多少的 苦」字!我們會把所 路 , 有的艱苦化爲歡喜, 我都 跟你去! 她 熱烈的 我要做你的 説 只要 芸娘 跟 你 1

説得好 !」秋陽點點頭 , 滿臉都是堅決。 _ 既然妳我都有決心 , 那麼事 不宜 遲 , 我 文 刻

去進行!」

身邊都没有錢, 你那 裡去找錢呢?」 但是, 我有一點兒首飾, 靖萱 擔 心 的 問 不知道可不可 你 知道 , 奶奶 以 和 先拿去變賣…… 爹娘 認爲我根本 木 需 要用 所 以

過 如 法把它弄到手,反正 妳家的首飾 何都會完成初步的 可 以帶 著 2 萬 一露相 路 安排 書也 , 上需要時 大概我們誰都走不了! 一妳也 没法唸了…… 再用 無論如 目前 何都要出 這樣吧!下星 , 我家給我 白 沙鎮 來跟我見面 準 期二, 的 備的 金 舖 . 學費 就這 我們還在這兒見面 in it 麼 , 藏 兩 在 家, 我 全是 娘 的 床 妳家開 那 底 時 下 候 的 我 1 我 不

那 份 靖萱 破 用 釜 沈 力的 舟的 點了 决 點頭 小 9 和堅定不 , 緊緊的 移的 握住 摯愛 了 秋 陽 然後 的 手 , 兩人 兩 個 人深深 再緊緊的 的 摊 互 抱了 一視著 下, 都 在 就各自 對 方 眼 П 底 看 去 到

爲他們的未來而努力去了。

定 都市了,他和靖萱 ,這才發現,無論山路水路公路鐵路,這路費都是一筆大數字。沒辦法!只好去偷學費了 秋陽奔走了三天,終於把自己的路線定出來了。他決定要去上海,因爲上海是全中國最大的 兩個,流進上海的人潮裡,一定像大海中的兩粒細沙,是無法追尋的 。目標

是一 偷那藏在床下的錢。再過了兩天,他急了,半夜溜進了卓老爹和卓老媽的房間。 結果,秋陽這個偷兒,竟被當場逮個正著 個當偷兒的料,那些現大洋又被卓老媽放在一個餅乾罐裡,動一動就發出「欽欽哐哐」的聲 秋陽的運氣實在不好,這卓老媽整天待在家裡,大門不出,二門不邁 ,秋陽根本没有機 誰 知 他實在不 會去

别説整個卓家有多麼震動,多麼憤怒了。卓老爹揪著秋陽的耳朵,驚天動地般的 吼 著

是?賭錢?抽大煙?還是什麼?你給我老實的說!」 『你瘋了?你偷錢?這個錢本來就是你的,你還去偷它幹什麼?你染上什麼壞習慣了, 是不

秋貴更是激動得一塌糊塗。

咱們一大家子做苦工,省吃儉用積這麼一 點錢給你唸書 ,你現在要把它偷走!你簡直不是

要錢用你就說嘛,」卓老媽傷心透了:「幹嘛用偷的呢?你要多少錢?你要做什麼用?告

訴我,我給你……我就 不相信你會是去做壞事……』

這樣 萱的戀愛給招出來了。不但把戀愛給招出來了,把決定私奔的事也招出來了 ,一家人包圍 著他,又哭又駡又説又叫的,弄得他完全没辦法了 ,竟在 走投. 無 路中 把

這一招出來,全家都傻住了。

和

靖

卓老爹跌 坐在 地上,用手抱著頭,只覺得天旋 地 轉。卓老媽立刻就放 聲大哭 9 呼天搶地 的

天 喊 地 喊 秋 桐 。秋貴乾脆去找 了一根扁擔來,對著秋陽就 一陣 亂 打 , 嘴裡 一嚷著

去碰去惹,你得了失心瘋……還要跟人家逃走,你不要爹也不要娘了!唸的書全唸到狗肚 了!你氣死 我打死你 我了!這些年白栽培了你,白白讓 !你這麼不長進,不成材!全白沙鎮只有一個女孩子你不能碰,不能 全家流血 流汗……」 惹 你就 子裡去 要

秋陽 面躲著秋貴手裡的 扁 擔 , 面 狼 狽的大喊著 :

的工作,拚命的 我没 有 不要你們, 掙錢,然後回來接你們……我發誓,我一定一定會來接你們,我也一定一定會揚 私奔逃走是逼不得已啊!我們逃到安全的 地方 ,成了親以後,我會拚命

眉 吐氣的……』

你把家裡這一點點錢也偷走了,你預備讓咱們全家喝西北 ,人家追究起來 吐氣個 鬼!」秋貴 ,咱們還有活路没有?到現在爲止 一扁擔打在他背上 ,又一巴掌揮 , 咱們還在吃曾家的飯 風 到 他 啊……」 面 頰 上:「 你帶著人家大閨女去私 你搞清楚了没有?

卓老爹終於從地上爬起來了。指著秋陽,沈痛至極的說

乖 乖 的待在家裡,一 好了! 你今天説的話 步也不准出去!直到他們訂了婚!然後你給我徹底死了這條心 ,我就當没有聽 過!你說他們月底 就要訂 婚 , 是 吧?那 , 好 口 北京唸書 你就給 我

悔的……」説著,他伸手就去搶那個餅乾罐 於失去了一切!到那 家子!我今天打開了一 我没有辦法!」 時 秋陽 候 個 ,你們 新 「喊著:「我今天説什麼,都没有辦法讓你們瞭解, 局 面 才會知道什 ,你們以 後再也不用依靠曾家來生活……錢給我 麼叫 0 「失 心瘋 ! 我必須救 靖萱 救我 失去靖萱,我就等 ! 你們不會後 , 也是救我們

的 扁 擔, 你搶錢?你居然動手搶錢?」卓老爹這下子怒發如狂了,他跳了 就對著秋陽没頭没腦的 打了下 去 起來,一 手搶過秋貴手裡

秋貴打的時候 還手下留情,卓老爹這一打,硬是下了狠手 ,一扁擔又一 扁擔 , 打得秋陽痛

徹心 肺 , 没有幾下子, 就已經遍 體鱗傷 , 頭 破血流了 0 卓老媽又是心痛 , 又是絶望 不住 口的 哭

喊著:

子欠了他們曾家的 不要打了!不要打了,打死了,咱們又少一個兒子了!哇!我怎麼這樣命苦,到底那 ,一個女兒賠進去還不夠,還要賠一個兒子嗎?老天啊!老天啊 一

出 門去。等到靖萱再到『老地方』去等秋陽的時候,秋陽根本就没有出現 結果,秋陽被打得傷痕累累,動彈不得。卓老媽搬了張椅子, 坐在 秋陽的床前守著 不讓他

等越害怕 秋陽是不可能失約的,靖萱等來等去等不到人,心裡就充滿了不祥的感覺。越等越心慌 ,越等越焦急, 也越等越沈不住氣。最後, 她什麼都不顧了,她直接去了卓家 越

當卓家的人看到靖萱居然找上門來,真是又驚又氣。

『妳還來找他!』秋貴咆哮著:『妳是金枝玉葉的大小姐呀!怎麼不愛護自己的名譽呢?妳

走妳走,妳趕快走!」

秋 陽 看 到靖萱來了, 悲喜交集。從房間 裡 衝了 出 來, 急迫 而負疚的

『靖萱,我失敗了,我洩露了所有的事!

靖萱看著鼻青臉腫的秋陽,心都碎了

你怎麼弄成 這個樣子?」 她 問

是窮 嗎?妳爲什麼要糾纏他,爲什麼不給咱們家平安日子過呢?』卓老媽一面説著,一 聲 人家 ,對著靖萱跪了下去,没命的 妳自己看吧!』 ,苦哈哈 , 配不上妳 卓老媽淒厲的 , 個秋桐已經爲了你們曾家的人送了命,妳行行好 磕起頭來: 『靖萱大小姐,請妳高抬貴手,饒了 喊著:「他爹和他哥哥 ,已經快把他打 死了 咱們 , 面 , 妳還不 積點 就 吧! 陰德 噗通 放手 咱 們

步上前,拉著她的胳臂就往 靖萱用手摀著嘴, 眼淚水唏哩嘩啦的往下掉。她彎下身子,想去攙扶卓老媽, 屋外拖 ,嘴裡悲憤的嚷著 卓老爹一 個箭

了!

別再來害咱們家的秋陽了!我在這兒給妳磕頭

你們 家 不是出 牌 坊 的 嗎?怎麼會有妳這樣的 小姐呢?妳不要做人 我們 還要做人!妳 快走

吧! 不要讓我罵出 更難 聽的話來 1

秋陽追向門口 , 秋貴拿起扁擔又要打

我打死你這 個混 蛋!打斷你的 狗腿 看你還要不要跟著人家跑?」

,

秋 陽 仍 然追在 靖萱後 面 秋貴氣極 扁擔就對著秋陽的腿 用力抽 過去 秋陽吃痛

人就摔跌在地 0

靖 投降了 轉身就往 外跑 面 跑 , 面哭, 秋 陽掙扎著爬 起身來 直 著 喉 嚨 在 後 面 狂

11

靖萱!我的心永遠不變!妳等著我,我一定會想出辦法來的!妳不要灰心!我寧可死 也

不會放棄妳……」

靖萱聽著這樣的話 , 真是肝腸寸斷 她摀著嘴 , 路哭著 , 路 奔著 就這樣哭回

靖萱 失蹤 本就 有見-了 人 ,被駡 没有去上課 靖 萱 , 奶奶的第一個直覺,是被人綁架了, 眼 奔回到家裡的 得 看天都黑了 狗 血 0 淋 綠珠這一驚非 頭 一時候,全家正亂成一團。原來綠珠丫頭,在牌坊下等靖萱,左等右等都没 C 9 正亂著 不能 再等了 同小 ,靖萱哭著奔回家來了 可 , 就跑到 連忙 回家來找 田 疊連聲的要派 老師家裡去找靖萱,這一 0 結果 人出去找, , 全家都知 找,才知 要報警。 道 一靖萱 没有學畫 綠 道靖萱今天根 珠 不 曾跟 人 卻

暗 她發生了什麼。 暗 的 全家都 抽 了 衝 口 到 她哭著對眾人跪了下去,一 冷氣 大廳 去 知 , 道 看到 什麼都瞞不住了 靖萱這 種樣子, 手抓著奶奶的衣襟 奶奶、文秀 大家更是心 驚膽 牧白 , 戰 , 全圍 以爲她 手抓著文秀的衣襟 著 请萱 被欺 負了。 七 嘴 只 舌的 她哀哀欲 有夢寒 在

絶的説:

我和秋陽 奶奶!娘!爹!你們救救我!我不要嫁給顧家!我心裡已經有了人,這許許多多年以來 ,青梅竹馬 ,如今已到了非卿不娶,非君不嫁的地步……我心裡再也容不下别的人

!

靖萱這幾句話 ,如同對全家丢下了 一個炸彈, 炸得每個人都臉色 修變 0 奶 奶拄著柺 杖 顫

巍的問:

『妳在説些什麼?妳再給我説一遍!』

親 起 3 才有幸福 就爲了秋 奶奶!』靖萱已經完全豁出去了:『我知道你們對卓家成見已深,可是我只有跟秋陽在 陽 可言 ,連雨杭我都不肯了, , 如果失去他 , 我寧願死 我怎麼肯去嫁給顧正峰呢?奶奶!請妳成全我們吧! 掉!除了他, 我什麼人都不嫁!當初不肯和 雨 我們 杭 成

已經走投無路了!」

文秀一下子就跌坐在椅子裡了,嘴裡喃喃的自語:

『我不相信這種事!我絕對不能相信……

牧白的眼 睛睜得好大好大,臉色白得像紙。心臟一 直往下沉,沉進了一個無底的深淵裡 。這

的 風 水 定出了 問 題 , 怎 麼 先 有 BB 杭 和 夢 寒 , 現 在 又 有 秋 陽 和 靖 萱?

的 驚 靖萱 0 妳給我住 ! 奶 奶 厲 口!這些 聲 一的 個 喊 不知羞恥 , 高 高 的 的 昂 話 著 ,是應 頭 , 理 該從 智 和 威嚴迅 一個名門閨 速 的 秀的 口 復 嘴 到 裡 她 説 的 出 身 來 上 的 , 嗎? 壓 住 了她

奶奶!」靖萱悲切的 喊著:「 我不是什麼名門閨秀, 我只是個六神無主, 痛 不欲生的

啊……__

靖 萱話還没説完 , 奶 奶舉起柺杖 , 柺杖打在靖萱的背上 , 靖萱痛叫 聲 , 跌落於地 奶 奶

尖鋭的,憤怒的大喊:

人去抓卓秋陽 來人 哪! , 這批忘恩負 給我 把 她 開 義的 進 祠堂裡去!讓 東西 , 我們 她在 對 他 裡面 們太忍讓 魔著 , 了, 跪 到 腦筋清醒 再遷就 爲止!牧白 竟然養虎爲 1 患 你給我帶 1 你

去!」

不要! 奶奶!不要……不要……」靖萱哭著喊, 卻被應命而來的張嫂俞 媽, 給拖 進 祠 堂

裡,關了起來。

爹和 秋貴的 結果 靖 工作全取消 萱 的 事 , 了, 演變成了 把秋陽叫 卓家 來怒罵了 和曾家的 徹 頓 底 決裂 0 因 爲 奶 「家醜不可外揚」 奶 把 秋 桐 的 牌位 一給扔 才在牧白的 7 出 去 力 把 一勸之 卓 老

下 始絶食了 , 没把秋陽給送去坐牢。至於靖萱 0 奄奄一息的 躺在 床上 , 她 粒 ,關在祠堂裡三日三夜 米 不進,完全失去求生的意志, , 等到從祠堂裡放 夢寒守在她的 出來以後 床邊 , ,怎麼 她就 開

『我寧可有個死掉的孫女兒‧不要一個不貞不潔的孫女兒!』

勸都没有用

。奶奶鐵青著臉

,聲色俱厲的説

12



就在靖萱絶食 , 曾家人仰馬翻, 亂成一 團的 時候,雨杭回來了 0

前 杭和夢寒的事,一心一意急著要救靖萱,因爲靖萱已經整整五天,粒米不進了。文秀守在靖萱床 哭得兩 當雨杭發現家裡發生了這樣的大事,實在是太意外, 個眼睛像核桃一般。她不停的對靖萱哭著哀求: 太震動了 0 牧白 現在 己 顧不得去操心

靖亞 妳呀 ,失去了靖南,現在妳是我僅有的一個女兒了!妳忍心讓我再失去妳嗎?』 !爲什麼如 孩子啊 ,請妳不要這樣殘忍吧!妳不過是失去了秋陽 此 看不開呢?妳今天什麼都不顧了,妳也要想想妳苦命的 ,可 妳還有我們這麼多家人在疼妳愛 娘 (啊…… 我已經失去了

這些話對靖萱都毫無意義,她已經下定決心,不要活了。

各種湯湯 除了 水水 奶奶 以外 ,只要送到靖萱 家裡的 人 面前 , 是輪番上陣的苦勸 , 她就伸手 揮 , 3 打落於地 靖萱閉著眼睛,一 0 連靖萱最疼愛的 概不聞不問。床前堆滿 小書 晴 , 都捧著

一杯牛奶來哀求:

靖萱姑姑 9 妳 喝 口 嘛 _, 好不好?妳喝了 我就唱歌給妳聽, 好不好?」

没有用,什麼招術都没有用,靖萱一心求死。

奶奶 張嫂 去診 視靖 1 雨杭 , 綠珠 他撥開 大略 萱 都 0 當他 靖萱 在 的 房 瞭 的 看 解 裡 眼 到 了 , 皮 那 雨 些狀況後 個 杭 , 看了看她的 已經 只 和夢寒匆 因 脱水 ,就被當成救星般給送進了靖萱的卧室。夢寒 瞳 匆的 而變得好 孔 交換 , 再拍了 瘦好 了一 個視線, 拍靖萱的 小好憔悴的 什麼話都没説 面 靖萱 頰 , 喊著説 , 心 中不 0 禁 雨 杭 ,文秀 怒 立 刻彎下身子 , , 真想殺死 慈媽

『靖萱!睜開眼睛來看看,是誰來了?是雨杭大哥啊!』

靖萱真 的 睜 開 眼 睛 來了 她用品 極 度哀苦的 眼 神 , 求助 的 看 了 雨杭 眼 , 就又把眼 睛閉 上了

雨杭俯身對她說:

妳聽著 !妳嚴重缺水 ,營養不良,這樣下去,妳會乾枯而死, 餓死是很難看的 , 我既然趕

п 1 我就 不會允許妳餓 死 1 所 以 , 我 要給妳打 針 1

靖萱把頭往床裡面一轉,表示憤怒和不接受

雨 杭 不管她的 反應 , 立 刻 DH. 人 燒 水 /消毒針 筒和 工具 • 然後, 他示意床邊的人全體讓開 只

夢寒説:

妳 壓 住 她 的 手 腕 , 我要給 她 做 靜 脈 注 射 !

夢寒去壓 達靖萱的 手腕 , 靖萱 開始强烈的 掙扎 , 嘴裡沙 啞 的 低吼

『不要不要!請你們讓我死!請你們讓我死……』

雨杭拿著注射器,俯身在靖萱耳邊飛快的説:

活下 去! 聽我的 ! 他聲音裡的 那 份一 力量 _ , 使 靖 萱又睜開 眼 睛 來 了 雨 杭 盯 著 她 的 眼

睛,滿懷深意的説:『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燒!』

寒 她 口 以 他 靖 讓 感覺到 萱 的 雨 的 眼 杭 裡 眼光 爲 她 3 M 閃 注 , 一液已 耀 死 射 著炙熱 死 0)經離 衆人 的 看 的 開 見到 著 火 了 雨 她的 花 注 杭 射 , , 訴説 完成 然後 面 頰 0 著千言萬語 , 9 她 都不 有 和信 :兩滴淚 禁大大的 , 她 , C 的 沿著眼角滾落, 使 臉色 鬆了 她 的 心 口 定蒼白極 臓 氣 猛 0 的 雨 就 她不 杭 跳 1 注 到了 射完 再掙扎 喉 畢 嚨 , , 譲夢 轉 口 頭 , 寒 她自己 去 壓著 看 夢

雨杭站起身來,轉身對文秀説:

1 她 的 乾 娘 腸胃空了太久,不能接受油膩,最好是煮 妳快 去廚 房 , 讓他 們給靖萱煮 些清 淡的 點鯽魚湯 湯水 1 這些雞鴨魚肉全都 , 再 蒸 碗蛋 來! 不適合 9 太油 膩

『是!』文秀含著淚應著,看了床上的靖萱一眼。

音: 不 如 吃東西來得好 如 乾 娘 果 她 , 還是 妳儘管去做 ! 不吃 , 有我在這兒, , ___ 雨杭對 文秀點了 我會不停的給她 **,** 點頭 • -打針,決不會讓她餓死的 我會 好好的開 導 她 ! 他 !與其 故 意 行針 提 高 , 了 還

靖 萱 心領神會,故意轉頭向床裡面, 噘著嘴不説話。文秀看她的意思已經活絡了 心 中

喜,飛快的奔出去弄吃的了。

得 是這 小時 到 消息後什麼話都没説 種 , 丽 當文秀捧著熱騰 杭 痛苦已經挨不下去了 搬 了 張 椅子 , 騰的 坐在 ,只 靖 魚湯來的時 ,總之,她喝了那碗湯 是, 萱 的 帶著香燭 床 前 候 , 開始長篇大論 , 靖萱顯然已經被説服 去佛堂 , 裡 使文秀和牧白 燒 的 香 向 她 ,燒完了, 説 了 道理 9 0 都高興得落下了 也不知道她是真的 又帶著香燭 _ , 他足足的説 眼 去祠堂裡燒 餓了 淚 了半 奶 個 , 還 奶 多

香。

這天 晚上,夢寒回 到自己 房裡 没有多久,就有人在外面 敲門 С 慈媽走去開門 見到 門 外站

著的是雨杭,她就忙著要關門。

雨杭 少爺,你别進來,有什麼話明天當著大家的面說, 現在已經晚了, 你不要害咱們小姐

了……

雨杭的 一隻腳已伸了進來, 頂著那扇門 , 他向 裡 面 張望 ,急急的 説:

夢寒!讓我進來!妳放心 ,全家都在靖萱房裡 , 奶奶 去了祠堂,正在燒香呢! 我們的時間

不多,妳一定得讓我進來,因爲我有很重要的話要說!』

夢寒正 猶豫著,慈媽太害怕了, 乾脆 把雨 杭拉進 房 裡 , 説

别嚷 破化 你們長話 短説 ,快快的 説 , 我來把風吧!」

慈媽立刻跨出門去,把房門緊緊的闔上了。

雨杭 和 夢寒 兩 個 面 面 相對了,彼此都深深的凝視著對方,帶著靈魂深處的渴求與思慕。

晌,雨杭啞聲說·

『夢寒,妳瘦了!』

她瞅著他。

「你也是!」

短 短 的 兩句對話,道盡了 兩人的相思。四目糾纏,真情迸放,雨杭一張開手臂, 夢寒就忘形

的投進 他 的 懷裡 0 雨杭緊緊的 摟 著她 ,低低的 喊著:

夢寒

,

好想妳

,

她的 淚立刻奪眶而出。但是,她的理智也同時湧現。她奮力的推開了他,掙 扎的,痛苦的

好想妳,想得不知道要把自己怎麼辦才好!』

説:

你瞧 你一 回來, 我所有的 的努力又都功虧一 簣了!

瞧 這就是我們的未來!我什麼都安排好了!」 謝謝妳的功虧 ___ 簣 , 讓我這麼感動, 這麼感激!」他說, 從懷裡掏 出了兩 張票來 :「妳

Mary Company

『這是什麼?』

「兩張船票!」

『船票?』夢寒的眼睛睜得大·

大的。

七月二十五日,從上海出發,一 路開到英國利物浦港口,放心,我没忘了書晴, 小孩子不

用 給江神父,再去買一張票,假若她不願意出國,咱們就給她一 船 票,所以只準備了兩張!至於慈媽,我也想好了,假如她願意跟我們一起走,我馬上打電報 筆錢, 讓她告老還鄉,這事妳得 跟

她馬上做個決定!」

夢寒頭都暈了,扶著桌子坐了下來,呼吸都急促了。

州去 失 到了 説 江 且 神 英國 也 歐美各國,早就有了婦女運動,根本 妳不要再自責 ,可是,我們已經去了上海 父會爲咱們主持一個婚禮,然後,連夜送我們去上海,當曾家發現我們跑了,一定會追到杭 一没聽說 夢寒,我時間不多,只能長話短説,江神父知道了我們所有的故事,他覺得不可思議 是一片新天地, 過寡婦 一而畏縮不前!我馬上就會去安排交通工具 就 不能 再也没有七道牌坊來壓我 再 婚 的! ,江神父不説,他們怎麼也找不到我們。 所 以 木 3 妳和 會像中國這樣,用道德的 我的戀愛, 們了! 我們在那兒從頭開始 ,大約七月十五日出發, 是正常的 枷 , 並 鎖 然後 没有犯 來鎖住 ,我們 罪 一個 建立 就 先到 , 一我們 更没 女人!而 上 船 杭 了!! 的 有 州 他 過 ,

園!

他説得又興奮又激動,她聽得又神往又心酸

『可是,這個家裡,正在多事之秋,我們怎能丢下家裡的爹娘……還有靖萱 , 如果没有我們

兩個來支持靖萱,她一定活不成的!』

「靖萱的事妳不要操心,我一定會解決!」

「怎麼解決?」

我明天要和乾爹攤牌,問他到底是要一個死掉的女兒,還是要一對活著的金童玉女, 我看

不出來有任何的理由,要拆散靖萱和秋陽!』

他心 她寧願 裡多麼柔軟 要一個死掉的孫女兒,不要一個不貞不潔的孫女兒! 你怎麼這麼天真?你還看 他注定就是個悲劇 不出 人物,因爲什麼都得聽奶奶的 來嗎?爹這一 生 ,都被奶奶卡得死死的 ! 而 奶奶 !他做不了主!不管 她已 |經親 口 説了

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!這是詩經裡都有的話,怎麼算是不貞不潔呢?」

你要去對奶奶講道理嗎?」

不管怎樣,先講講看,講不通再來想辦法!』

激 動 的 想什 對 雨 杭説: 麼辦法?」 雨杭,你是上天派來救他們的人!這兩張船票,你就給了他們吧!一 夢寒盯著他, 兩眼亮晶晶的 ,呼吸非常急促 她一把握住 兩 張 切都按 船票

照你的

安排

,只是,

走的人不是你我,而是靖萱和秋陽!」

杭 大 吃 驚 ,身子往後猛 然 退 , 退 得 那 麼猛 9 以 至於撞 在 張 小 · 九 上 0 他 睜 大眼 睛

她,完全不能相信的説:

『妳要我把這兩張船票給他們,那麼,妳和我呢?』

『我不能走,因爲我離不開書晴……』

我不是說得很清楚了嗎?我們帶書晴一 起走! 我早就知道妳離不開 她了! 我並 没有要拆散

妳們母女呀!」

了! 是 麼自 有 去呢?雨杭 要我 道 義 現在 私 如果靖萱走了,我和你再帶走書晴,曾家就只剩 跟 我不能帶走書 和 1 責任 你走 如果靖萱 靖萱的 ,我愛你, 把曾家 我真的没有辦法 個 和 性如此 秋 晴, 』夢寒悲哀的説: 『書晴是曾家最後的一條根了 陽的 因爲你是個 一門老幼 倔强 事没有發生, ! , 我看 全都置之不顧 如 此熱情, 5 她只 説 不定我會聽從你的 如 有兩條路可走,一條是和秋陽逃跑 此 , 我會 善良 下三個老人了!你要讓這三個老人如何活下 輕視你的 , 如 心此有 安排 深度 在 , 我的 因爲曾家好歹還有靖萱 ,有涵養的 人生裡 我不能 人 , 除 那 · 假若你 麼殘忍 條就是死路 了愛情 今天 !但 , 那

他

瞪

著她

呼吸也急促了起來

夢寒 他沙嗄的説 : 妳要我救靖萱, 妳卻 要我去死嗎?」

不!」 她眼中充淚了: 『你不會死 · 你是個好堅强的男子漢!

偉大,不是什麼堅强的男子漢,我只是個被妳折磨得心力交瘁的病人, 「不要再拿這些冠冕堂皇的句子往我頭上亂叩了!」他生起氣來:『 我脆弱,我受不了 我没涵養,没深度,不 我禁

不起這樣的折騰了……如果妳不跟我 我……我……如果我跟你走了,靖萱怎麼辦?』夢寒顫抖的說: 走,我不知道自己會做出什麼瘋狂的事情來!」 她今天肯吃東西 是因

爲那麼信任你呀!』

雨杭沈思了幾秒鐘,忽然眼睛一亮。

算了! 豁出去了!我打電報給江神父,再買三張票,靖萱 , 秋陽 , 慈媽書晴統統都去!

你說七月十五日就要走,今天已經七月初八了!一共只剩 下六天了!」

雨杭心亂如麻,煩躁的看著夢寒。

妳到底要我怎麼辦?夢寒,妳不能這樣待我,我要妳的心是如此强烈……妳不可以對全世

界都仁慈,獨獨對我殘忍……」

雨杭的話没有説完,慈媽再也忍不住,推開門進來了:

兩個 不能再説了, 祠堂的燈 火已經滅了, 只怕 奶 奶 隨 時會來……雨杭少爺, 你快走

吧!

她急得奔過來,不由分説的就把雨杭往門外推去。

者, 個清楚! 老天比妳仁慈,可憐我這樣疲如奔命的 一好了, 我懂 了, 夢寒,』雨杭回 不解決靖萱的問題 頭, 帶著滿臉憔悴的熱情說:「 ,妳是没辦法想清楚的 奔波,會給我一條生路的!』 !我先去解決靖萱的 我不逼妳, 還有幾天, 妳好. 問 題 再説吧!或 的

説完,他倉卒的走了。

合, 調養,她會弄出大病來的!我想,大家就是觀念不同,看法不同,每個人都還是愛靖萱的 不是 希望她有任何 第二天,大家都聚在餐廳吃早餐,雨杭就選在這個全家在場的時機裡 一奶奶, 一段人間佳話嗎?爲什麼一定要拆散他們,弄得這樣天崩地裂,愁雲慘霧的呢? 乾爹,乾娘,你們必須聽我幾句話,靖萱的身體已經受到很大的傷害,如果不好好 不幸! 那麼,爲什麼不成全她 和 秋陽呢?他們男未婚 ,女未嫁, ,提出了他的 彼 此 情 1 投意 並 没

全家都被他這篇話驚呆了,奶奶尤其震動,勃然變色。

唇 我 恨 你這說 不得把那卓家 的是什麼 一家子人全都趕出白沙鎮,永遠不要見到 話?曾家的女孩子, 在外 面 和男人鬼混 他們,我這樣恨之人骨 私定終身,是我們家的 , 你居 奇 恥 然 大

還要我成全他們!』

奶奶氣得發抖

0

主 於私定終身,更不是罪不可 已經是歐美行之多年的 奶奶!退一步想 ,那秋陽年輕有爲,一表人材,又是北大的高材生,並不孱没靖萱 事, 赦,自古以來, 只有咱們中國還這樣僵化……』 私定終身而終成眷屬的 例子實在太多太多了!婚姻 啊! 至

奶奶的筷子「 啪 的往桌上一拍 0

9

可以 卓秋 都没 1! 你還要處心積慮的去破壞它!你真讓 陽 爲曾家做主! 用 你的大道理我不想聽!原來你是用這種方式説服靖萱吃東西的!我就説呢,怎麼什麼人勸 她抬起頭來,眼光鋭利的緊盯著雨杭 , , 你三 除 非 兩句話她就屈服了!原來如此!我告訴你們, , 你們讓 我看你渾身上下,就没有一點兒曾家的影子 我這 個老 奶奶先嚥了 我痛心,讓我失望呀!』 ,聲音冷峻如寒冰: 氣!我死了, 你們要怎麼胡作非爲 這事門都没有!我決不允許靖萱嫁給 ,你非但完全不顧曾家的門風和 「你不要以爲在 ,反正 我家待 我 久 看 了, 不見 清 就

牧白見奶奶如此生氣,急忙插進來阻

止

一雨杭

可是 好了 好了, ,問題並没有解決呀!』雨杭激動的説:『靖萱心裡, 你就别説了!靖萱的婚事,奶奶已經做了決定,你就不要再節外生枝了!」 愛的是秋陽呀!這樣勉强靖萱

嫁給顧 正峰 ,就算她 屈服 了, 以後的漫漫長日, 你們要她怎麼過呢?」

魂! 些孩子 浪形骸都視爲理所當然呢?」 本分!談情説愛,那是下賤女人的行爲!咱們曾家的驕傲,難道要在這一代徹底毀滅嗎?你們這 中國多少的女人,就在這種潔身自愛的操守下過去了!相夫教子,勤奮持家,是一個女人的 能過就過 ,到底心中還有没有是非善惡的觀念?怎可以用 ,不能過也要過,冰清玉潔的女子,就該有 奶奶説完 ,掉頭就走了。 婚姻自由」幾個字,就把行爲不檢 一顆冰清玉潔的 心 , 和 冰清玉潔的 放 震

雨杭氣得臉色都發青了,他看了夢寒一眼,夢寒慌忙把眼光轉開,臉色也蒼白得厲害, 奶奶

的一篇話,已經棒打了好幾個人。

日。 了主 人形的秋陽,就如同看到了自己。至於卓家一家子的悲憤,更讓人心中充滿了酸楚和 雨杭又用了三天的 牧白 雨杭的話 痛苦得簡直要死掉, ,他只是愛莫能助的聽著,一籌莫展。雨杭也去了卓家,看到被相思煎熬得 時間 , 去向牧白和文秀做工夫,文秀的心早就軟 又擔、 心靖萱,又擔心雨杭和夢寒,他根本六神無主, 了 , 但 是 ,她絲毫都做 無奈 惶惶 不 不成 可終 不

大貨 子。 足夠的 公好 車, 車子 先做 距 時間來說服夢寒。 離 足以裝下他們全體的人和簡單的行囊。至於行期,他把它延後到二十日 很簡單 了 預定的 再説 出 3 一發日 他放棄了熟悉的水路,改走公路,因爲曾家在水路上太多眼線 方 期, 面 最後,萬事 打 只剩 件是不知道夢寒肯不肯走 電報給江 下三天了 一神父, ,俱備 , , 只剩 託他再多買三張 雨 杭 下 心急如焚 兩件事 毫無把握 7 船票 知道自己 , 另一 ,一件是不知道江 再 方面 也没有 就是準備逃亡時 時 出 間 了。 發 來耽 他催 神父能 , 以免没有 誤 了 1 不能 的 0 輛 他 車

7 立 刻給了靖萱一 , 這天 每日只是用焦灼的眼神,詢問的看著雨杭。雨杭見到靖萱房中, 晚上, 個 夢寒和 暗 示,靖萱馬上叫 平常一 樣 ,在靖萱房裡照料靖萱 綠珠去休息了。 慈媽也立刻機警的 C 靖萱的精神和體力都已恢復得差不多 就剩下慈媽和綠珠在 説 侍 候

順

利

的

買

到三張船票,

另一

0

眼: 裡只有夢寒 我反正 我還是 一跟定 去門外 咱 9 靖萱 把 們家小姐了, 風 , 9 和雨 我 知 杭了。雨杭走到桌子前面 道你們要商量大計!你們 她怎麼決定,我就怎麼做!」說完,她就出房守衛去了 .把握 坐下, 時 靖萱和夢寒都緊張的 間 9 有話快説 ! 她 坐在 看 了 一他的 雨 杭 對

面 C 房 雨杭看 著靖萱 我無法説服奶奶接受秋陽 , 低沈 的 説 這個家庭 ,已經到了有理說不清的地步 , 所以 ,妳只有

靖萱

,

,

條路可走,離開這個家,和 秋陽去另打天下!

靖 萱 激 動 的 點 點 頭 0 眼 光 熱 烈的 看 著 雨 杭 0

車 子 我 已經安排 好 了 , 路 線 我也 安排 好 了 , 我們先可 到 杭 州 , 讓 再 江 神 晚 父爲 就 我們主 趕 不 上船期 持 婚禮 然

問:「你陪 我們一 後

我

們

直

奔上海

3

坐船去英國。

我們最

晚

的

出

發日期,

是二十日

,

9

不止

我去,

還有

夢寒

,

慈媽

, 和

書

晴

!

_

雨杭堅定

的

接

口

,

眼

光

落

在

夢

寒

臉

上

我們?」靖萱迷糊的 起去嗎?」

寒臉色蒼白 , 眼 神陰 鬱 , 整 個 人 神 思 恍惚 ,失魂落 魄 0 靖 萱 看 看 雨 杭 3 再 看 看 夢寒 П 頭

又看 看 雨 杭 , 又 看 看夢寒…… 雨 杭的 眼 光, 只是直勾勾的停在夢寒臉 上, 頭 也 不 П 的 説

許多許多次了 靖 萱 , 1 妳想的没錯!這個家庭裡 直 到 目 前 爲 止 , 我 還没 有 , 説 並 動 不是只有妳在戀愛, 她 9 所以 3 妳要幫我 我請 1 要走 求夢 寒 3 咱 跟 們 我 就 走 , 起 已 走 經 ! 請 求 過

靖 萱 的 呼 吸 急 促 9 這 個 大發現 使她 那 麼 激動 , 臉孔. 上 一竟浮 現了 紅 量 0 她 的 眼 睛 閃 閃 發光 興

奮 的 看 著 夢寒 和 雨杭 9 恍然大悟的 低 喊 •

我 真笨 呀 ! 居然到了 現在 才明白了 1 雨 杭 3 怪 不 得 你 不 要我

我才笨呀 ! _ 雨杭 説 : 怪不得妳不 要我

靖萱撲了過去,一把就抓住了夢寒的手,熱切的説:

往 咱們 大伯 相愛的· 晴 家大院裡活埋一輩子嗎?走吧走吧!跟我們 嗎?妳不渴望去過 所愛的 和 有慈媽, 在 弟婦 那 人相守, 妳爲什 個 人, 畸 陌 戀了 有 生 麼還要猶 妳知 我就 的 秋陽 地 , 没人 道那是怎樣的 方, , 恨不得插翅飛去了!妳想想看 過那樣的日子? 』 咱們可 豫 知道 不會有人指指 呢? 以組 貞節牌坊是什 有 雨 成一 杭 種滋味嗎?我不知道, 大哥這 温温温 個多麼親密和快樂的家庭啊!咱 麼東西 ,説那一 麼好的 一起走! 男人 , , 咱們 個大小姐跟家裡長工的兒子私 假 我不管是到英國還是美國 相 如咱們 미 愛相伴 以自 可我多麼多麼的嚮往 一塊兒走了 由自在 ,妳不走還要怎樣?真要在 的 們 活著 , 不會孤 有妳 , , 大大方 想到 Pa , 獨 奔了 有 , 難道 9 雨 可 方的 不 , 杭 以 妳不嚮 説 會 和 愛著 寂 有 自己 這一曾 那 個 寞

自肺 促了 腑的 起來 萱這樣熱烈的 聲音 , 那 種 懇求的 嚮往跟渴 一大篇話, 説 盼 9 燃燒在 字字句句 她 整 個 , 的 説 臉 進 一夢寒的、 龐 上 0 心 雨 坎裡 杭重重 。她不自覺的 的 吸了 口 氣 面泛潮紅 , 也撲了 過來 3 呼吸也急 , 用掏

保證 妳不會後悔 聽著 , 妳不是什麼罪 ·!妳就自私一次,讓我們爲自己而活吧!我會用我整個的生命,來憐惜妳 人,妳只是個需要愛,也有權利被愛的女人!給我機會來愛妳 吧 111 護 我

妳,照顧妳!」

雙手, 夢寒 握得她的骨頭都痛了,心都痛了,他的 看 看靖萱 , 靖 萱含著眼 淚,對她拚 命 眼睛 點 頭 0 , 渴求的盯著她,滿溢著澎湃的熱情 她再看看 雨杭 9 雨杭用雙手緊緊的 握 住 她投降 她 的

了。猛的深呼吸了一下,她顫抖的,喘息的低喊出聲:

『我投降了! 我被你弄得筋疲力盡,再也 無法抗拒這樣的誘惑了! 天涯海 角 咱 起

去!」

雨 杭 握緊她的手,不由自主的將眼睛緊緊 二閉 兩滴淚, 竟奪眶而出,滴在她的手背上 燙

痛了她的五臟六腑

13

接下來的幾天,曾家非常平靜

晚,又受了 不以 把訂 爲然 婚的 靖萱 時間 不 ,點涼 但, 再鬧脾氣了,安靜得出奇。 延後,讓她的「傷 見她已經 , 就感冒咳 屈 、嗽起來 服 了 , 口」有足夠的時間來癒合。奶奶對於她使用 也就 0 雨 杭 當奶奶再向她提到顧家的 不再逼她了。連日的操心和憂慮 熱 心的爲她開了 藥 ,她就 時 卧 候 床休 , 她 ,使她精神大大不濟 息了 也 不反對了 傷 口 兩 個字 只是要求 ,這 , 頗

疲力盡 奶奶病 於是 懨 懨的 , 也蜷伏在家裡「養傷」,對小一輩的行動 , 牧白 一和文秀也好不到那裡去。總算靖萱想通 ,實在没有精力來過問了 了 9 兩 老 心情 鬆 這才覺得

實在 概是 他們幫忙做點事。 思之再三,竟做 貴就已失業在家,以後還要面對兒子私逃,和曾家必然大舉而來的 付呢?曾家在狂怒之餘,會不會對卓家的人進行報復呢?雨杭承認, 不難 一場驚 於是 種 應變的 , 雨杭 天動地的大災難吧!面對這樣的災難,他們怎會放過卓家的人呢?現在 了 方法也都想好了 和秋陽安排好了所有的行程 等到了 一個 最 杭州, 大膽的 決定。 再給卓老爹和秋貴找工作。 0 最 後 在動身前 秋陽開始爲家人擔憂起來, 。兩人幾度密談,把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全都 兩小 時 9 把卓家三口全騙 有江神父在那兒, 與師問罪,卓家 這樣一 秋陽的 上 車 走,對曾家 顧慮確實 要找賣勞力的 去 , 只 兩老 説 有 卓老爹 理 來 雨 ,怎能 説 杭 0 I 兩人 想好 和 需 ,大 作 要 秋

個計 結果 畫一變再 這次的『私奔』,到了 變 , 居 然變成這 樣的結果時 最後, 竟演變成了一次大規模的『集體逃亡』。當夢寒 3.1 心裡真是不安極 了。 她私 下 問 靖 萱 知 道 整

了, 我們這樣做 下三個老人,會給他們多大的打擊呀! 對嗎?不會太殘忍, 太無情嗎?將來不會良心不安,後悔 現在 奶奶已經卧病,看起來那麼衰弱 莫及 嗎? , 爹娘又 我 們 和是 全跑

靖萱緊張的握住她的手,激動的説

老好人

,怎麼接受這

個

事

實呢?」

害! 誰會想待在英國呢?只要他們肯接受我們的那一天,我們立刻回家,再來彌補今天帶給他們 看!等他們發現我們兩對,確實幸福美好的時候 他們殘忍!没辦法了!我跟妳說 要毁這 個 此 時 家 此 , 而 刻,妳是不能再反悔了!一切都已箭在弦上,不能不發了!咱們並不是鐵石心腸 是無法在這個家裡自由自在 ,我們並 不 ·是拋 的生活,我們是逼不得已呀!如果我們不殘忍,就是 ,他們就不會再反對我們了 棄他們三位老人家,而 是要證明一 , 到那 此 時 事 候 情給 , 咱 的 們 他 還

夢寒看著靖萱,不能不佩服的説:

靖萱 妳比我勇敢 比我堅强!但 願我能有妳的信心就好了!」

果妳 1! 不走, 明晚就要動身了,妳可不能再舉棋不定,妳會讓雨杭大哥發瘋的!』 我也不走, 待在這個家庭裡,妳的結果我還不能預卜, 我自己,是只有死路 靖萱著急的說: 一條 如

對 ! 將來,我們還有的是機會來彌補他們三位老人家!我,不再猶豫了!』 别急别急,」 夢寒穩定了一下自己。 已經走到這 步, 怎麼還能臨 陣脱 逃 呢?妳説得

七月二十日,深夜十二點正。

都不 茫然的接受了這種安排。 裡又是害怕又是震驚,但,想起這些年來,和曾家的恩恩怨怨,以及目前的走投無路 説話,氣氛十分緊張。卓家二老和秋貴,在最後一刻,終於明白雨杭和秋陽在做什麼了 輛大貨車悄悄的 駛到曾家大院的後門 因爲他們早已方寸大亂了, 口,停在那兒靜靜的等候 不接受也不知道能怎麼辦了 。卓家的人全等在車 , 他 們 上 也 心心 就就 誰

寂 窗户户,都早已熄了燈火 除了夜風穿過樹梢,發出簌簌瑟瑟的聲響以外,什麼聲音都没有。白沙鎮的人習慣早 曾家大院裡 ,樓影重重 0 , 樹影幢幢 , 花影疊疊 ,人影約約……是個月黑風 高 的 夜 四 睡 周 , 寂 窗

行人 手心全是冷汗 輕俏 暗夜 而迅 裡,慈媽背上背著熟 ,解 速的移向了 步顛躓。慈媽更是慌慌張張,不住的回頭張望。只有雨杭比較冷靜, 後門口。 睡的書晴 夢寒手顫腳 7 夢寒拿著小包袱, 顫 , 四 一肢發軟 牽著靖萱的 ,心臟跳得自己都可 手, 在 雨 以 杭 聽到 的 扶 卻 持 0 被 靖萱的 下 個

隻貓兒來, 曾家的 把四 後花 園實 個人全嚇得驚跳起來。這一嚇,書晴就突然醒了過來, 在 很 大 , 似乎、 永遠走不完。 才穿過 道 月洞 門 樹 上 眼 睛 唰 睜, 的 但見樹 聲 鼠 影花 出

的女人,

也弄得神魂不定

C

,搖搖晃晃,她害怕起來,『哇』的 一聲 ,就哭了起來:

娘 !娘 ! _ 她 _ 面 一哭,一 面 PH 著 好黑!書晴怕黑!娘!娘……」

四個人全都驚慌失措,手忙腳亂。

『怎麼醒過來了?』慈媽急忙把她抱到身前, 哄著:『書晴 不哭!書晴不怕! 慈媽和娘都在

這兒!」

書晴這樣 哭, 夢寒的心「 咚」的一下,就直往地底沈去,心裡飛快的閃過一個念頭:『 天

意如此 !老天不要我走, 因爲這是件大錯特錯的 事! __

夢寒急忙把自己手裡的包袱往靖萱懷裡一

塞

,用力把靖萱推向後門

口

『快走!』她低呼著:『走掉一個是一個!』

雨杭緊緊的拉住了夢寒的手。

。 什麼走掉一個是一個,妳不走,誰也走不掉!」

哇! ·哇! ·哇! <u>__</u> 書晴哭得更大聲了:『娘!娘!奶奶!爺爺! 太奶奶…… 她要

起人來:「你們都在那兒啊……」

『書晴別怕!娘在這兒!』夢寒仆過去抱住書晴

這樣 陣亂 , 已 一經驚動 了 曾家的 更夫 , 只見好幾個 燈籠 都點著了 遠遠的已有老尤的 聲音傳

來:

『老楊,有動靜,怕是有賊……』

雨杭拉著夢寒,急忙往後門口奔去:

咱 們 快 跑 1 車子 就等在後門 口 1 孩子給我 , 我們衝 過去!」 他嘴裡說著 , 就 不由 分説 的 搶

過書晴,抱著書晴就向後門跑。

大哭 時 0 間 不行 夢寒樓緊了書 , 把靖 不行!」夢寒死命拉 萱送走! 晴, 再耽誤 掙開了 下 著他 去 雨 杭 ,全體 的 , 掌 硬把書晴奪了 都 握 會被 0 急促的 抓 住 下來 1 説:『命中注定,我走不了! ·你瞧 , 書晴被兩人這樣一 , 人都 過 來了 , 下人 陣搶奪 房 的 雨 燈 杭 , 更是 全 , 你 都 快把 哇 哇

……我和慈媽在這兒擋著大家,你們快走!」

妳 省下 説話 和拖拖拉拉 的 時 間 , 咱們已經奔到車上了!」雨杭生氣的說:『 最 後 開 頭 妳

還不快走!」

則 7 全 體 來 都 不 被 及 速 了! 個 正著了!」 慈媽 低 喊 著 ů -老尤 和 老 楊 都 來 了! 雨 杭 少爺 1 你 快 送 靖 萱 小 姐 走 吧 !

否

雨 杭 看 看 四 面燃起的點點燈火,知道大勢已去,恨得想把夢寒殺掉!重重的跺了跺腳 他 拉

起靖萱的手,就往後門口衝去,嘴裡說:

『没辦法了!只得走一個算一個了!』

嫂嫂!」靖萱兀 自回 頭驚喊:「那我也不走了, 改天再大家一起走……』

妳别 再 耽誤 了! 雨 杭 恨恨的説,拖著她直奔而去。「再不走,所有的心血全都白費

了!』他打開後門,和靖萱消失在夜色裡。

慈媽機警的奔過去,趕緊把開著的後門,迅速的關了 ,起來, 剛剛把門閂閂好,老尤和 老楊

經提著燈籠,搖搖擺擺的走過來了。

『啊?是少奶奶!』老尤驚愕的看著夢寒。

其他的下人也紛紛趕到,詫異的問著:

『什麼事?什麼事?發生什麼了?』

直 睡 不著 没事没事!』夢寒竭力維持著鎮定,心臟『怦怦怦』的跳 ,大概房裡太熱了, 鬧得不得了 , 我就 和慈媽帶她出 來透透氣 著 ° 書晴 誰知道 不 知道怎 隻貓黑不溜丢 麼 搞 的

的竄 出來 就把書晴給嚇哭了……驚動了大家,真是不好意思!』

原來是這樣啊 』老尤鬆了 口氣:『我還以爲鬧小偷呢!没事就好了!』 他回頭對家丁們

説:『去吧去吧!没事没事!』

眾家丁 聽了夢寒的解釋,都不疑有他,就紛紛的散去了。老尤還殷勤的提著燈籠, 把夢寒送

回了房裡。

房門一關上,夢寒就蒼白著臉,急急的問慈媽·

『他們有没有懷疑什麼?我露出破綻了嗎?』

今晚是搪塞過去了,只怕明天大家發現靖萱跑了,再來追究, 咱們就 不知道該怎麼說

了?』慈媽看著夢寒,不禁長長一嘆。『真是人算不如天算……居然會没走成……我…… 我帶書

晴睡覺去!

和 在 知道明天東窗事發以後,曾家會亂成什麼樣子?不知道奶奶會不會派大批的人去追 ·秋陽,是不是平安起程了?會不會再碰到意外?不知道雨杭對自己的臨陣脱逃有多麼生氣?不 個箭步過去把門拉開 她坐立不安,神魂不定的時候 書晴 很快的就睡著了。夢寒在房間裡走來走去,手腳依然發軟,心裡七上八下,不知道靖萱 , 雨杭緊繃著臉跨了進來。慈媽一句話都没有問,就照老樣子溜到門外去 ,忽然門上有輕輕的叩門聲,夢寒整個人都驚跳了起來 捕 靖 萱 慈媽已

把風。

「他們上車了嗎?走了嗎?」夢寒急迫的問。「没再發生意外吧!」

要這樣子對我?妳不是説天涯海角都跟我走嗎?妳不是説對我的愛是無怨無悔的嗎?』 **『走了!』雨杭簡短的説。猛的就伸手一把抓住了夢寒,激動的,憤怒的低吼:『妳爲什麼**

夢寒張口結舌,熱淚盈眶,一句話也説不出來。

妳腳下也不會停,妳會跑得更急,更拚命,爲了挽救一個希望,一 『如果妳真的心口如一,妳不會突然停下來,絕對不會!那怕書晴的哭叫聲可 個咱們夢寐以求的一個希望 以驚天動 地

!

倒海般的湧起了後悔 夢寒在他這巨大的憤怒和絶望下,無路可退,無處可逃,只能被動的看著他 ,心裡已然翻 江

對妳不夠誠?愛妳愛得不夠深?到底還要我怎樣做,怎樣證明呢?把心肝都挖出來嗎?」 『妳停下來,妳整個退縮了,即使我就在妳身邊,也無法讓妳勇敢,妳究竟在懷疑什麼?我

不要不要,我知道我辜負了你,對不起你 夢寒受不了了 ,她崩潰的撲進雨杭懷裡 ,讓你又傷心又失望,你計畫了好幾個月,我在刹那 ,用盡自己渾身的力氣,緊緊的擁著他,哭著低· 喊:

間 就全給破壞 夢寒 説 得泣 了! 不成聲 可是…… 雨杭 ·我真 的 前 心 絞 不是蓄意要這麼做 痛了起來, 他 把緊擁 的 求 著她 求 你 不 , 閉著眼 要誤會我 睛不 , 住 不 要這 的 **嚥氣** 麽 生 痛 氣 楚至

極的説:

我 不 止 生 氣 ,我 還恨 得 要命, 我真恨 我自己不夠好, 所 以 不 能 讓妳 義 無 反 顧 , 勇往 直

前!

走的 痛 的 這樣一 走書晴, 和 時 靖 候 幾乎是徹底的毀滅,你叫 ! 萱 ·我拚 走, 不同 不是的!不 9 我的直覺竟是, 更是摧毀了長輩們最後的希望和慰藉 命 是不守婦道 , 他們 壓 抑著自己,不讓 是的 兩 個 !』她悽苦的喊著:「是我自己太矛盾……我有太强烈的犯 , , 天意如 紅杏出牆, 畢竟男未婚,女未嫁 我怎麼義無反顧,勇往直前 自己 此 !老天不讓我 退縮,不讓自己反悔 不但唇没門風,還毀掉了你和這個家庭的情深 , ……你瞧, 我相信長輩們終有一天會原諒 走, 因爲那是錯誤的 呢?坦白説,今天我是鐵 ,可是……當書晴突然醒來 我一 想到我會給曾家留 所 以 她 我 ! 下這 了心 義 可我 罪 重 感 , 放 麼 臨 不 , , 要跟 陣 、聲大 多 至 是 因 退 的 於 爲 ,我 突 縮 你 慘

雨杭不再激動,整個人陷進一種絶望的情緒裡離去。

如果我再安排一次,妳也會這樣是不是?妳也會臨陣退縮?是不是?』

『我不知道,我真的不知道……』

妳怎麼可以不知道?那妳要我怎麼辦?我們要怎麼辦?就在曾家這重重的鎖, 重重的門

重重的牌坊下掙扎一輩子嗎?」

夢寒答不出來,淚水已爬了滿臉。

慈媽不知何時,已悄悄進來了,這時忍不住插嘴説

我說……現在不是你們該怎麼辦的問題 , 該傷腦 筋的 3 是明天要怎麼辦?當大夥兒發現靖

萱跑了,咱們要怎麼說?』

兩個人抬起頭來望著慈媽,被慈媽的一句話拉回到現實。

你們的事, 來日方長 9 可以慢慢的再來計畫,但是, 明天轉眼即到, 我心裡直發慌 難道

你們不慌嗎?」

雨杭用力一摔頭,長嘆一聲:

我這麼失望,這麼痛 心, 我幾乎已經没有力氣,來想明天的事!總之,咬緊牙關

口,不管他們問什麼,就說不知道!」

可 我……還是怕呀!』慈媽說:『咱們 已經被老尤他們 撞見, 不知道老尤會怎麼說?奶奶

不起疑才怪!」

你們對老尤怎麼說的呢?」雨杭開

説是書晴睡

不

始擔心了。

口 否認,一個字也不可以洩露!只要我們死不 就這麼說 ,明天一早, 要和 書晴説好, 承認 如果 小奶奶問 , 奶奶他們即 起來,她的 使懷疑 説法要一致!反正 , 也無可 奈何 熬過了二 咱們要絕

著,帶她出去透透氣,結果又被野貓給嚇哭了!』

十五號那一 天,他們就上了船,誰都没辦法了!」

對! 也只能這樣了!」慈媽點點頭 0

雨杭 再 看 看 兩眼 紅 腫 , 神情憔悴的夢寒, 心中驀然一 抽, 抽得 好痛好痛 除了

不知 道還能拿她怎麼辦?他就又嘆了口長 氣 , 説

好了 ,咱們都該去 睡一睡 , 才有精神應付明天!』

他 轉身走了,腳 步和身影 , 都無比 的 沈重 0

曾家直到第二天的中午, 才發現靖萱失蹤了。早上, 因爲奶奶没有起床吃早餐,牧白和文秀

就貪 睡 ,大家就在自己房裡,各吃各的。所以,直到吃午餐時,綠珠才氣極敗壞的跑來說, 整個

早上都没見著靖萱 ,問其他的人看見了没有?奶奶一聽,疑雲頓起,跳起來就說:

『我去她房裡看看去!』

於是,所有 的 人,都跟著奶奶去了靖萱房 。房裡乾乾淨淨, 整整齊齊, 奶奶 四 面 看 心臟

就往地底沈去。

張嫂 , 俞 媽 , 綠珠 , 妳們給我打開她所有的櫃子抽屜,看看有没有少什麼東西?有没有留

下信箋紙條什麼的!」

下人們立刻動手,只一會兒工夫,綠珠已白著臉說:

她的 貼身衣物 少了 好多 , 還有她的釵環首飾 , 也 都不見了!」

奶奶的柺杖,『咚』的一聲,往地上重重的一跺。

立刻給我 到卓家去!把他們每 一個人都給我抓來 • 雨杭 , 趕快組織一個搜尋隊伍 ,他們跑

不遠的 ,不管他們去了那兒,我非把他們捉回來不可!

哭起來了。她不相信靖萱能這麼狠心,不相信她不要爹娘,更不相信她會拋棄了這個家· 全家這一亂,真非同小可,當大家確定靖萱是跑掉了之後 3 文秀就 不顧奶 奶的 暴怒 放 ·哭著 聲痛

當 白 難 和 免 雨 杭 又 想 II 來 起 説 死 去 9 卓 的 幾 家全家 個 孩 都 子 不 見了 更是 的 哭 得 時 候 慘 烈 , 奶 0 奶 奶 才 奶 崩 潰 滴 的 眼 倒 淚 進 地 了 没 椅 掉 子 , 只 裡 是 C 氣 得 臉 色 發

都 然 躺 是 , 在 發 這 椅 0 焼 奶 樣 子 奶 裡 到 强 大 高 Ξ 3 + 的 不 高 的 九 住 ___ 記悶 昂 度 的 起 猛 0 棍 頭 雨 咳 來 杭 3 , 打 立 本 , 大 刻 來 得 睜 給 曾家三 就 著 她 在 她 開 感冒 樂 個 佈 滿 長 , 她 血 輩完全失去了 似 絲 平 唰 的 突然嚴 眼 1 睛 的 , 重了 聲 她 招架之力 , 好多倍 把 面 喘 樂 著 瓶 , C 平日 氣 揮 雨 打 9 杭 精 到 趕 地 面 明 快 能 上 沙 幫 幹 啞 , 她 藥片 的 的 量 吼 奶 體 奶 著 滾 得 溫 , 此 , 地 果 時

給 膽 到 就 我 去給 的 ! 站 -9 全家 給我 我僱 在 奶 這兒 奶 出 的 人 去 找 發 動 柺 , 楞 來 多少 杖 1 拐 發 ! , 去 錢 動 走 重 靖 ! 我 重 所 萱 去 的 都 有 的 碼 跺 , 不 簡 著 頭 在 I 直 間 人 地 平 所 是 , , 1 喪心 發出 家 有 他 T 的 們 急促 病 船 這 狂 店 9 樣 去 員 的 1 男男女女, 我 每 篤篤 條 不 公路 能 找 田 發動多 聲 打 他 老老 們 響 聪 少人 , 0 少 去給 誓 少 可 不 , 的 我 就 甘 惡 , 翻 休 發動 極 目 1 遍 了 去 標 安 多 1 題 徽 少人 1 居 著 然 的 牧 每 白 敢 , 不 發 這 , 미 動 寸 樣 雨 土 能 不 杭 明 找 地 目 了 别 張 不

奶 奶 如 此 激 烈 使 夢 寒 膽 戰 心 幣 情 不 自 的 她 看 雨 杭 眼 雨 杭 飛 快 的 她 個

不

把

他

們

逮

П

來

9

我

這

個

老

太

婆

也

不

要活

了

1

的

眼

神

,

就

和

牧白

匆

匆

的

出

門

去了

0

到了 晚上,各路人馬紛紛回來 , 所有的搜尋都是白費 , 無 所 獲 C 奶 奶 不 可 "置信 的 説

『怎麼可能找不到?難道他們幾個會飛天遁地不成?』

們 是 安 , 《徽 還 有 山 奶 又 奶 Ш 特别多 路 ! 1 <u>___</u> 雨 如 杭 果 , 不 他 强 説 們 作鎮定的 别 存 的 心 躲 , 那 説 在 著名的 人 煙罕 「這白 黄 至 一的 沙 山 鎮 地 , 就 方 四 通 不 , 上 八 知道有多大 達 了 那 , 水路 座 Ш ! 的 有水路,旱路有旱路 話 , 那 就怎樣都找 不 9 最 到 麻 的 煩 -的 咱

才氣 處 大 小 地 積 方 嗎?不是想揚眉 -慮 上山? , 大 了 好多 城 市 奶奶 年 9 今天 對 吐 氣給我 怔 1 1 的 0 行 馬上 動 不 看 派 嗎?他這 會吧! , 大 人 去北 概早就 那 種人 秋陽 京! 有 預謀 ,才不會把自己埋没在深 唸了一 定在北京! 了! 肚子的書, 明兒 那 早 卓 跑到 秋 , 就給 陽不 Ш 我派 是在 山 裡去幹什麼?他不是很 裡!我不信 北 人 去 大唸書 北 京 嗎?他 ! ! 他 們 會 定 去 有

雨 杭 暗 暗 的 抽 了 口 冷氣 ,這曾家的 老奶奶 , 實在不是等閒 人物 一幸 好 他 們 没 去北 京 0

夜深 了 , 怎樣 都 無法再 找了 0 大家筋疲力盡的回房休息, 奶奶也 吼 不動 7 , 叫 不 動 了 吃

退燒藥,昏昏沉沉的睡去了。

大家都知道 第二 天 , 又 是 , 找尋得到的希望十 ___ 天 疲 如 奔 命 的 搜 分渺 尋 C 茫 牧 0 白 即 也派 使知道他們藏在北 了 幾 個得 力的 夥計 京 , 可 立 北 京地 刻 動 方那 身 去 麼大 1 北 京 那兒 但

來 杭 把他們怎麼辦?牧白見雨杭找得十分不起勁,心裡也 去找這幾個人?何況 的 0 他 忽然就覺得自己老了十歲。看著雨杭的 乾脆讓他 們成了 ,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,這兩個人想必生米已煮成熟飯,就算找到了, 親, 不是免得今日的 傷 眼光,竟總是帶著點哀求的意味;千萬千萬 心和 奔波嗎?人的悲哀,就在於永遠不 明白他寧可找不到 。不禁後悔當初 能 没 ,不能 預 有 又 知 聽 未 要

再 逃 掉 第二天晚上,老尤再也熬不住,去了奶奶的 對呀!他心裡的沈沈重擔,幾乎壓得他透不過氣來了 房間,稟告了 靖萱失蹤那晚的 大事, 夢寒 和

0

帶 書 晴 都 在 花 園 裡 1

奶 奶這 一驚非 同小可, 思前想後,不禁暴怒如狂。她直接就衝進了夢寒的房裡,柺杖 跺,

厲 聲 的 問:

妳説 ! 靖萱是不 是妳給放走 的?啊?」

夢寒臉 色大變 , 脱 口 驚 呼著

没有 !没有啊! 我……我怎麼會放走靖萱?這話從何說起?』

慈媽 ! 奶奶大喊著:『妳給我滾過來!』

慈媽面 無人色, 渾身簌簌發抖。

說!」奶奶怒瞪著慈媽:「前天晚上,妳和夢寒帶著書晴在花園裡做什麼?掩護靖萱 逃

走?是嗎?給她開門關門,是嗎?別説不是!妳們已經跳進黄河也洗不清了!』

老太太……不……不是啊……』慈媽抖得言語都不清了:『咱們是……是出去散步…… 散

步……

她!妳這個吃裡扒外的下賤女人!咱們家就敗在妳手上,毀在妳手上!當初若不是妳冷若冰霜 靖南不會死於非命,今天若不是妳穿針引線,靖萱不會和人私奔!妳這個心術不正的妖孽!』 招來,他們去了什麼地方?我現在都明白了,她會停止絶食,就是妳在給她出主意,妳放走了 夢寒聽著這樣的指責,真是又驚又痛又委屈,她激動的叫了起來: 散步!」奶奶吼得好大聲:「妳把我當三歲小孩嗎?」她用柺杖一指夢寒:「 妳給我從實

「不……您怎能把我說得如此不堪啊!」

别在我面前 喊冤,妳的心術正不正,咱們彼此心裡都有數!」

著:『我寧可自己受凌遲之苦,被千刀萬剜也認了,天知道我是怎樣的一片心!』 就算我再怎麼心術不正 , 我也没有出賣這個家,没有對不起任何人!」夢寒悽楚至極的

奶奶衝了過來,抓著她的肩膀一陣亂搖

224

譲妳 衣 食 妳 少 無缺的做少 裝模作樣 奶奶奶 了! 我現在 , 給妳的感覺竟是這樣八個字!妳這女人有一 没有時 間 來 跟妳 細細的算,什 麼叫 凌遲之苦,千刀萬剜!這 顆怎樣的心 , 天知 地 個家 知

而 喻了 !我慢慢再跟妳算這個, 現在 ,妳先給我說!妳把靖萱弄到什麼地方去了!說!

我真的真的不知道啊!不是我放走的,不是不是啊

我不知道啊!」夢寒咬緊牙關喊:『

妳故意不 招 3 妳故意要氣死我 !

落於地。此 奶奶用力一推 時 雨 杭 , 夢寒站立不穩, 牧白,文秀, 連書 跌了出去,腳下一絆 晴和 奶媽都 奔了過來。慈媽已經發瘋般的在狂叫著: ,絆倒了椅子,她就連人帶椅子一 齊摔

救 命 啊 1 救 命 啊 !奶奶要打我們小 姐 啊

,

,

頭對 著夢寒的背 奶奶 本 無意對夢寒 , 狠狠的 動手 砸 了下去。頓時間,有個聲音瘋狂般的大吼著: 9 卻被慈媽這 一喊 , 喊得 心 頭 火 起,當下就高高的 舉起柺杖 , 用 祝杖

不 可 以 !

上 0 龍頭 這聲 楊就重 -不 可 重 以 的 пЦ 砸 得 在 他 真 的 是 背脊上,發出 肝 膽 俱 裂 , 同 _ 時 砰 , 聲 的 到 人 聲巨 到 , 響 雨 杭 3 這一 己 飛 柺杖正好打在脊椎骨 撲 過 來 , 合身撲 在 夢 的下 寒身

方 , 尾 椎 骨 上 面 0 雨 杭 頓 時 痛 徹 心 肺, 不 ·禁脱 口大 114

「哎啊……」

就 杭? 撲 向 奶奶 雨 打 3 杭伸 使 在 駭然 夢寒身上 奶 出 奶 手, 退步 在 刹 她 想要去扶他 那 , 不 柺杖掉落在 間 會 有 心 所 痛 知 覺 3 , 地上 嘴裡喃 打 0 但 在 , 雨 , 喃 更讓 她驚怔的看著地上的 杭 的 身上 説 她 著: 驚懼的 1 她 卻 驚慌 , 是這 失 措 雨 杭和 棍 1 如 0 夢寒 膻 此 巍巍 沈 , 重 如 的 , 此 不 走 的捨身相護,忘 知 上 前 道有 去 没 9 她 有 本 傷 能 到 的 形 雨

『雨杭……我……我……』

她 的 手 才 剛 碰 到 他 的 頭 , 他 就 佛 然的 把撥 開 奶 奶 的 手 憤憤 的 嚷

「别碰我!」

奶 奶 一震 , 接 觸 到 雨杭憤怒如 狂 的 眼 神 , 這眼 神像兩 支利箭 , 直 刺 向 奶 奶的心坎 0 奶奶

不 由 主的 退了 4 步 C 雨 杭 死 死 的 盯 著 奶 奶 , 顫 聲 的 問

寒身上 知道 嗎?爲什麼要下這樣的 妳 她瘦 知 不 骨伶仃的 知 道這 初 杖 個 是 女子 重手? 可 以 打 , 難道曾家不是仁義之家 怎麼承受得住 死 人 的 ? 妳 知 ?這是脊 不 知 道它有多重?今天是我當 椎 , 而 骨 是暴力之家嗎? 打 斷 脊 椎 骨 會造成終身殘廢 住 了 , 如 果打 , 妳 在

奶奶何曾受過這樣的搶白 ,氣得臉都綠了。 老羞成怒的 一瞪眼

拿柺杖打人,誰又叫我給打殘廢了?夢寒行爲不端,放走靖萱,我就要打!打出她的實話來!不 你…… ·你這樣子吼我,簡直是反了!我教訓我的孫媳婦, 關你什麼事?我這也不是頭 回

要你管!你給我讓開!』

我就是管定了!」 雨杭 邊吼著, 邊奪下柺杖 在眾人的驚呼聲中, 迅速的 衝到門

把柺杖像擲長矛似的擲了出去。

『尔威了馬?三张丁以三张针乃乃?』

奶奶驚得目瞪口呆,牧白已衝上前去,抓住雨杭的手,急急的喊:

『你瘋了嗎?怎麼可以這樣對奶奶?』

夢寒的眼淚滴滴答答的往下直掉 ,跪爬 過去 ,急切的 痛喊著

雨杭 ! 求求你不要再冒犯奶奶 了!奶奶生氣 ,讓她打 兩下就是了!求求你别攪和進來吧

:

奶奶看著夢寒,再看看雨杭,又痛心又憤怒又懷疑的說

們兩個 你這樣護著她?難道放走靖萱 ,一個負責靖萱,一 個負責秋陽,裡應外合,導了這樣一齣戲, 也有你的份?」她的眼神 一凌厲 對不對?是不是你們 聲音尖鋭:「 我懂 兩個

聯合起來做的?説!好 ,不説是吧!來人呀!給我把夢寒關進祠堂裡 去!

清楚 ,千萬別屈打成招呀!現在,家裡已經亂成 噗通 」一聲,牧白對著奶奶直挺挺的跪下了:『 一團,孩子們走的走了,死的死了 娘! 他 痛 楚的 喊著: 「 事情没有弄 , 請您千萬息 得 很

怒,别把僅有的也逼走了!』

奶 奶聽牧白這樣一 説 , 心都絞痛 了 0 此 時 9 才四歲大的 小書晴 也 奔了 過來 學著牧白的

子,對奶奶『噗通』一跪,哭著喊:

『太奶奶!不要打我的娘!不要關我的娘!』

守寡 奶 守到 奶看著跪 今天 在自己 守得家破人亡! 面 前 的 兩 個人 幾十年的悲痛都湧上心 , 憔 悴 的 牧白 , 小小 頭 的書晴 0 淚水 心裡一 竟也奪眶 酸 , 想到自己從二十歲 而出了 她吸了

鼻子,沙嗄的説:

柺杖 罷了 雙手簌 ,罷了……」 簌 的 抖 個 不停。扶著文秀,拖著柺杖, 她回過身子,文秀早已拾回了她的柺杖,過去攙扶著她回房去。 她顫巍 巍的 腳 步 顛躓的 , 蹣 跚 的 走了 她握住

這邊 奶 奶 和 文 秀的身影剛剛消失 牧白和夢寒就同時 撲向 雨杭

『你被打傷了嗎?要不要請大夫·····』牧白問

你怎麼要這樣撲過來?萬一打到 頭上怎麼辦?」夢寒問

卻爲夢寒的忘情也是一驚。雨杭吃力的站了起來,深深的看了夢寒一眼,未能走成的沮喪依舊燒 牧白和夢寒同時問了出來,立刻不由自主的彼此對看了一 眼 0 夢寒爲自己的忘情一驚 牧白

灼著他,他憋著氣説:

背上不痛,痛在這裡 !」他一 拳搥在胸 口上,掉頭就走了。

愁 子, C 那種隱憂,比靖萱的出走, 才能壓住自己那澎湃的感情。牧白再看了她一眼,忽然間,他感到無比的恐懼和無比 夢寒一震,心中緊緊的 抽痛 更加撕痛了他的心。 7 C 她走過去 ,把小書晴緊攬在懷裡 ,似乎唯有用這小小的身 的憂

14

鬧得· 追究 卓秋 驚嘆! 車站 已有人在竊竊私語,談著曾家的艷聞,七道牌坊竟鎖不住一顆躍動的春心!曾家當初逼死了 人 。在白沙鎮 , 牧白聽到這些閒言閒語 盡皆知。但是,下人們這樣大規模的找人,消息總有一些兒走漏 連好 找尋靖萱和 ,天理循環 幾天,曾家就在忙忙亂亂中度過了。 ,一報還一報!畢竟賠上了自家的黄花大閨女!卓家和曾家的冤孽牽纏,讓人 秋陽,也依舊是蹤影全無 曾」是個大姓 , 心 裡真是難過極了。又怕驚動了曾氏家族 仍然有自己的族長,和自己的法律。曾氏族長九太爺德高望 C 奶 所有的家丁僕人,都依舊在各條大街小巷,碼頭 奶到了這個 時候 ,仍然要維持曾家 , 街頭巷尾 那就會引起族長 的體 ,茶樓 面 酒 出 肆 不 個 來

住 重 奶 ,一言九 奶 7 只得 鼎 HH 。對所有曾家的糾紛,審判嚴 下人們閉緊嘴巴,心 裡真是痛苦極了 厲 0 所以 C , 但 牧白一方面要塞攸攸之口 , 奶奶是何等厲害的 角色 , , 方面 早 就從 還 張嫂 要瞞

俞 媽那 兒, 聽到了不少,奶奶忍著憋著,心裡的積怒是越來越深,越來越重

擔 餐桌上見到 這天,已經是七月二十八日了。 面 時 , 兩人常會交換一個短 雨杭皺緊的眉頭漸漸的鬆開了,夢寒似乎也擱下了心 暫的眼光,這眼光使牧白的隱憂加重, 使奶 奶的 中重

這天下 午,老尤拿著一 封剛 收到 的電報要送到雨杭房裡去。這封電報被牧白 截了下來 打開

一看,上面像打啞謎似的寫著:

繃得緊緊的

,

心

頭的

疑

雲和怒火

,都

觸即發

0

『二十二結二十五行均安』

牧白見了這幾個字, 心中的懷疑 ,全都證實了,他握著電報,直衝進雨杭的房裡

重的往桌上一拍,他問:

『這是什麼意思?你告訴我!』

雨杭拿起電報看了看, 整個神色立刻鬆弛了 他抬眼 看著牧白 唇邊竟浮起了 個微笑 0 他

吐出一口長長的氣,真摯而坦白的説了:

就 了! 説 了!二十五 你們别再 去找奶奶坦白 服 ·所以 你們成全他們 這是江神父 , 冤枉夢寒了!這封電報是説 大家也不 日 那天, 切 打 他們上了一條船 所以 要再徒勞無功的 , 來報平安的 任憑奶 , 只好鋌而 奶 處置 電報 找尋了!好了! 走險了!這一 ! ,如今船在海上已經走了三天了!他們 , 9 以免夢寒背黑 秋陽 乾爹 , 和靖萱已經在二十二日那天,行了 請原諒, 切都是我做的 鍋 我現在心裡的一塊石頭,總算落了地 1 我不忍心看到他們兩個 , 我安排 的 離開 , 與夢寒毫 爲情煎熬, 婚禮 中國 成 到 無 英國 了 州 又無法 我這 夫 係 妻 去

他說著,往門 口 就走, 牧白伸手 3 _ 把抓住 雨杭 , 大吼著

了 對不對?所 「你給我回來 以 !不許去!』他把 夢寒那天夜裡 ,在 雨杭摔 花 園 裡面 進椅子裡 !你們 , 盯著他問:『 確實像奶奶所分析的 你計畫這一切 , 是一 個 , 裡 夢寒也參加 應 一個

不是不是! 雨杭連忙說: 夢寒會在花 園裡 ,完全是個巧合……」

外合,是不是?』

『巧合?』牧白吼了起來:『 到了這個時候, 你還要唬弄我?咱們父子一 場, 你居然這樣欺

騙我?你不要再撒謊了,你給我實話實説,夢寒在這場戲裡 扮演的是什麼角色?」

雨杭豁出去了。

有我 告訴你實話 心! 件靖萱的 , 我對夢寒的心事,你最清楚,眼看著我們痛苦掙扎,你一點也不施以援手……你要實話 夢寒 乾爹 事 5 ,船票是我爲夢寒和我買的,婚禮也是爲我們兩個準備的 慈媽和書 來, 你别 逼到最後,大家決定集體逃亡…… 再吼我了!你問我夢寒在這場戲裡扮演什麼角色,簡直就是拿刀子在剜我的 晴! 如果不是書晴突然驚醒大哭,使夢寒在刹那間失去了勇氣 所以 ,二十日的 晚 , 誰知我回 間 9 要走的 到家裡 不止 , 現在 靖 ,竟殺出 萱 ,我 , 還 我

們已經全體在那條駛往英國的船上了!』

牧白腳 下一個踉蹌 ,差點摔倒。 他跌坐在一張椅子裡, 嘴裡喃喃的 叫著:

『天啊,天啊,天啊,天啊……』

就在 此 時 , 房門 ---- 豁啦 __ 聲被 衝 開 7 奶奶臉色慘白的站在房門口

好極了 奶奶 重重的喘著氣 ,眼光死死的 盯著雨杭,聲音冷如冰 利如刀:「

知道事實真相了!』

娘 !」牧白驚喊, 從椅子裡又直跳了起來:『您……您都聽到了?』

們! 家 П 了一 頭急喊:『文秀!妳帶張嫂和 你…… , 我 個 把歷代承傳的美德榮譽全毀於一 看到你拿著電報鬼鬼祟祟的進來,我就知道不簡單!幸好我過來聽一聽!原來 賊!! 好 我…… 個 她的聲音陡的尖鋭了起來, 乾兒子 我找不出字眼來形容你 啊! ·罔顧 俞媽 倫常 ,給我把夢寒抓到大廳裡去,我今天要清理門户 旦, , 勾 髮指眥裂的用手顫抖的指著雨杭 引弟 ,你不是人!你是魔鬼投的胎 你的所 婦 作所 , 還 教唆 爲 ,等於是鞭祖宗的 妹妹同流合污, , 你是魔鬼化的 , 勾結外 屍 **淒厲至極的** , 活生 人 生 來 的 身! 顛 咱們家養 怒罵著 凌 覆這 遲 她 個 咱

夢寒被押進了大廳, 還没站穩腳 步 9 奶奶已對著她 一耳光抽了 過來 0

出牆! 敗壞 無 · 恥賤 門 風…… 人!妳水性 114 靖 楊花 南 在 地下怎麼嚥這 ,吃裡扒外,下作到了極點! 口氣?」她「 啪 身爲曾家的 的一 聲, 又是一 寡婦 , 耳光抽 妳勾引男人 過 去 C , 紅杏

夢寒被打得摔落於地。雨杭又飛撲了過來,大吼著:

别 打 她 别打她 ! 他怒瞪著奶奶 「妳要打人 , 儘管衝著我來,不要動不動就拿 個

敢反抗妳,也不能反抗妳的弱女子來出氣!』

老尤,老楊,大昌,大盛……』奶奶怒喊:『給我抓牢了他,不許他過來!這樣忘形 ,成

何 體 統? 她抬眼怒看 雨 杭 夢寒好歹是我們曾家的媳婦 你給我 、收敛 點, 否則 我保證你

後 悔 !

抱 腿 老尤 他 根本動彈不得 ,老楊等人,已經撲過去,抓住 於是 他大聲的 了 激動 雨杭 的 , 喊 雨杭奮力掙扎, 著: 大昌大盛抱腰的抱腰 抱 腿 的

0

,

逃避 的 誰 因爲她有太强的責任心,太重的道德包袱,就因爲她捨不得你們, 住 個 來 自 每 你們的 生命 算 的 晚上 一件事! 事 夢寒會弄到今天的 帳 !如果真 和 眼 來 所 靖萱一 給她 ·結婚 睛 以 , , 幸 要追究誰有錯 封 我 , 守寡 求求 閉 福 起遠去!否則 和 7 你們 地步 快 ……一切都身不由主,連她生命裡最大的災難, 你們的 樂 9 誠心 在這兒受盡苛責辱駡 心靈!夢寒只是個可憐的女人, , 她 就是命 , 是你們曾家的 誠意的求求你們 我們早就和 運錯了 了, 靖萱 老天錯了! 媳婦, 5 9 樣 百口莫辯 正 總算和大家都 視她 , 遠走高平 我 心的悲哀 和 她没有罪 夢寒 飛了! 就因爲她太善良太柔軟了! 狠不下心腸 有緣, 她的苦 , 我的 真心 如果那樣 她無法控制她生命 相愛 存在 楚 爲什麼你 ,我們才没有在 别 , , , 也是 我 譲道 你們還 們 願 她 意 德禮教 不 無 能 願 用 法 就 中 找 再 我

雨杭 喊得聲嘶力竭 , 屋子的人聽得目瞪口呆。 奶奶聽了這樣的話, 更加怒不可遏 , 厲 聲的 給她

次

機

會

?

而

要把

她給活埋了呢?

喊:

的! 不堪和殘忍的事 爲什 滿 麼獨獨到了妳這兒,就變成 胡言! 曾家歷代的祖宗 夢寒生 是曾家 的 人,死是曾家的鬼! , 不人道,變成活埋了?因爲妳放蕩, 都把它視爲一 種基本的操守,就是奶奶我 没有别的路子可走!不要以爲守寡是多 妳下流!現在妳活著要 , 也是這樣活過 來 麼

夢寒渾身一凜,雨杭大驚失色,牧白也臉色慘白了。玷辱曾家,那麽,妳只好死去,來保存名節!』

娘 ! 牧白激烈的説 : -不可以 ! 絶對不可 以 !咱 7 0 們家裡的悲劇 已經夠多了

生離

死别的

這悲劇不是我製造的,是他們兩個製造的 ! 奶奶痛喊著:『夢寒拜過貞節牌坊才嫁進曾

如今, 卻讓曾家蒙羞!這樣的女人, 即使我 不要她死 , 她還有臉活下去 气嗎?.

家

痛楚

也經

歷得太多了!再也不要去製造悲劇了!

夢寒再也聽不下去了 她從地 上爬了 起來 風 般的對門外衝去, 嘴裡大叫著:

『你們一定要我去死,我這就去自行了斷!』

把抓住了夢寒, 夢寒…… 搖著她的 雨 杭狂 喊 "胳臂, ,勢同拚命的用力 聲淚 俱 下的説:『妳要去自行了斷?妳怎麼可以對我這麼狠 一掙 ,竟把家丁們都掙開了,他没命的衝了過去

道, 心, 自己爭到最後一口氣?妳居然被幾句話就打倒了?就要去了結自己?那妳要我怎麼辦?妳明知 妳的· 這麼殘忍?妳已經做了一次大錯特錯的決定,就是没有跟我走,現在妳還不爲我堅强,不爲 生命和我的生命已融爲 一體!妳要了斷的 ,不是妳一個人!而是我們兩個! **』**

夢寒瞅著他,真是肝腸寸斷,淚落如雨。

牧白『噗通』一聲,又在奶奶面前跪下了:

娘!虎毒不食子呀!妳逼死夢寒,只怕也逼 死了 雨杭! 咱們曾家,只剩下他這一個兒子

您千萬不能鑄成大錯 , 把自己的嫡親孫子,逼上死路 !

此話 奶奶瞪著牧白 出 ,滿屋子的人都震驚不已,文秀尤其震撼, ,氣得渾身發抖,終於爆炸般的吼了出來: 整個 人都呆住了。

有曖 的故事, 於養虎爲患,弄到今天這種地步!今天咱們家要是家破人亡,全都是你給害的 ·我再也不會相信這套謊言了!』 昧之嫌的 你又要搬出 抓住了我的弱點,叫我信以爲真 時候 那套來混亂我! , 我已經當機立斷的攆走了雨杭 我就是被你那個荒謬絶頂的 ,什麼雨杭是你的私生子!見鬼的私生子!他是魔鬼之 ,不會給他們任何苟延殘喘的 故事給害了 ; 否則 9 因爲你那 機會 我早在發現 , 那 個 也 該死 不至 他

不不! 』牧白急切的喊著: 『 他真的是我的兒子,是我嫡嫡親的兒子啊!是我的親骨肉

啊!

屑爲之! 』 是什麼光彩的事!今天我已經看透了這個家的真面目,管他什麼真兒子,私生子,乾兒子我都不 計較那麼多,可你現在不必爲了救我而故技重施,我不想爲了保命而喪失人格, 乾爹!』 雨杭痛苦的叫著:『你那個時候爲了替我解入贅之圍 ,瞎編胡謅 何況私生子也不 頓的 我也不

壞胚子,你……你還要説他是你的親骨肉,打死我我也不信!』 你聽聽看!你聽聽看!」奶奶氣極的 看了一眼 雨杭,再掉頭看著牧白:『 這樣一身反骨的

麼親骨肉?什麼真的假的?爲什麼没有人告訴過我?』 「你們究竟在説些什麼?」文秀聽得糊裡糊塗,再也忍不住的插進嘴來:「什麼私生子?什

因爲它是一 個天大的假話 ! 奶奶怒氣沖沖的說:「 没有人會去相信的鬼話!永遠没有證

據的瞎扯……根本不值得去告訴妳!』

『我有證據!我有證據!雨杭,請你原諒我,你實在是我嫡嫡親的親生骨肉啊……』他回頭 它是真的,是真的啊!」牧白一急,眼中充淚了。他抓住奶奶的手搖了搖,又去抓雨杭的

對著驚愕的 馬上 一就拿 衆人喊:『你們等我 來了 , 你們等著 , , 我去把證據拿來,那是我心中藏了三十幾年的 等著啊……」 他掉頭 踉踉蹌蹌的 , 跌跌 衝衝 的 跑 秘 密, 走 我這就去

一屋子的人全傻住了。

夢寒也 被這樣的變化驚呆了, 楞楞的看著雨杭, 她終於明白了。怪不得牧白對 雨杭 , 是如此

重視,如此疼愛,原來如此!

的閒 雜人等。大廳裡 奶 奶直 量的 感到 留 , 下 有 了奶奶 個大 的 , 雨杭, 秘 密 要拆 文秀和夢寒。 穿了 , 即 使是在激動與紛亂之中 她仍 然摒 退了 所有

本 牧白手捧著兩本 送到 雨 杭 面 前 陳舊的 0 他 就 站 册子 在 雨杭 , 匆匆的跑進來了 身邊 9 急切的 翻 С 著 他打開其中一本, 那 本 册子 , 口 中 送到奶 不 停的 奶 説著 面 前 , 又 打 開另

出生 楚 使我三十二年 0 滿 她是個 月的 丽 杭 時 好 1 候 來 這是你娘 有才氣的 , , 全在 你娘要我爲了你,正 悔 奇女子,是我 的 親 恨中度著日 筆 日記 , 子!現在你明白了嗎?你的娘名叫 (負了她,使她心碎而死!這段往事,是我 從我們 式娶她 如 何認識 , 我因家世懸殊 到 如何定情 ,且已和文秀訂 , 到 你 柳 的 吟翠 出 世 !個 心中最深刻 , 親 她 , 性 都 所 剛 寫 以 烈 得 不 的 清 曾答 當你 痛 清 1 楚

應 爲 在 在 聖 江 3 事 神 母 你娘一怒之下,在一個大風雨之夜,抱著你飛奔而去,從此和我天人永隔! 院 情 父 再三 門 逼 口 到最 一藝音片 ,自己 後關 説 就去投湖自 頭 如果我説 3 我 不 得 出了 盡……我後來用了十五 不 説了 真相 0 5 你瞧 你會恨我, 你瞧 會遠 年的 離我 I 夫 他抖著手去翻找著 而 2 才在 去 , 使我 聖母院把你重 没有 勇氣 原來, • 相 新 你看 尋獲 她把你 認…… 這 0 因 現 放

奶奶 , 文秀 , 夢寒 , 都情 不自禁的伸頭 來看 0 只見那 頁上面 , 有非常娟秀的字跡, 寫著八

個隸書字:

頁

!

他

找

到

了

那

關鍵

性的

__

頁

:

在這兒!」

情定雨杭,地久天長!」

季 塊 , ! 所 你 你娘 以 拿出來對對筆 她寫了 的 字, 了 這 寫得非 八 跡 個 常好 字 , 你就 , 我後 9 尤其是 知 道 來 用 , 我 練書 她 的 今天所説 字 , 寫得日 9 去打 最 没有 造了 漂亮 C 塊 我和 句虚言了! 金 你娘 牌 認 雨 杭 識 的 9 就 時 是你脖 候 ,正是杭 子 F 戴 州 的 的 雨 那

雨杭 瞪著那本册子 , 瞪著那八個字, 他拉出了自己的金牌,匆匆的看了一眼,不用再核對

得 都 了 好 被 , 空 攪 他什 得 洞 蜀 麼都明白 , 好 七 八 虚 無 糟 7 0 0 他 怎麼會這樣 !這個 把 那 本 突發的 册 呢? 子 狀況 , 他抬 緊緊的 ,和突然揭 頭 香亂 擁 在 的 胸 看了 露的 , 牧白 不 事 知 實 是悲 , 眼 使他完全混 切還是 , 喉 嚨 安慰 緊促的 亂 了 , 説 只 , 覺得 使 他 **—** 不 所 整 不不 有 個 人 的 都變 思緒 我

孩子 自己也 ,呀! 不要排 不 再逃 避 斥 了 我 ! 1 我 雨 要大 杭 , 聲 雨杭…… 的 説 出 來 _ 牧白 9 喊 出 迫 來 切 的 , 你是我的 抓著他 的 兒子 手:「 , 這 是我最 ___ 龍 , 愛的 我 不 讓 , 最 你 引 再 以 逃 爲 避 傲 , 的 我

不能

接受這個事

實

,

我

不要相信這件

事!

這樣 的 文秀機伶伶的打了 眼 光 , 是完 全没 有感 個冷戰, 覺的 猛的 0 抬頭 (,目 光幽冷的盯著牧白 。牧白全心都在 雨杭 身上 對

年 相信 的 來 事 了 , 是 奶 0 雨 奶 奶 從來 杭 奶 已不想記憶 委屈 没 有 奶 你 個 奶 了 時 走了 9 如 只想趕快抓 刻 今真 過 , 她 來 相 對 , 大白 她 雨 住 的 杭 這 的 丰 , 讓 風 聲 中 咱 雨 音充滿了 , 們 飄 捧 著另 搖 重 的 新 這 來 ___ 條 過 麼 本 根 深 册 切的 : 子 0 感情 原來你是咱們曾家的 此 時 此 9 剛 刻 副 , 才 她 把他 是真 罵 正 骨 成 的 肉 完 魔 , 這 全的 鬼

此

不!』雨杭 大喊出聲 了: 我不要這樣 ! 這太不公平了!我永遠不要承認這件 事 ! 他目

補了 突中 輒得 切 我 光 狂 , , 什麼?你給了我更多更多的折 不斷 識 亂 咎…… 以 我 恩 的 的 知 人 盯著牧白 掙 道 使 的 扎 我 姿態 自己從 在 , 週 : 孤兒的 , 騙 而 何 早在 復始的 取 而 自卑和 我的信 來?爲什麼淪爲 當 在 初你找到 任跟 維持自尊與 義子的感恩之間 磨和 尊敬 傷 我 痛 ,然後一 的 孤兒?然後讓我自己決定怎樣看待你 放 啊 時候 棄自尊之間 混 , 路操縱 淆 你就該做今天的 不清 矛盾 我 , 在 , 不 寄人 使我掙扎在恩深義 堪 籬 事!! 下 的 我在曾家這許 ·把真 委屈 相 9 -和 重 五 山 的 飲 你 情 多 水 + 年 思 緒 卻 的 隱 源 下 告 你 瞞 的 , 動 訴 彌 衝

滿怨 間 你啊…… 過你多少 掙 恨 扎 我 , 聽得 次 我 知 也 道 我膽 明 掙 5 扎 我知道……」 示 戦 暗示 得 心驚 遍 體 旁敲 鳞 , 七上八下 傷 牧白急促 側 9 撆 頭 2 破 , 미 血 你 的 你說?我怎麼 流 那 接 啊 ! 口 次給 : 雨 杭 我也一 過 , 我 敢冒險認 你 和 不 樣 平的 要生 Pro 答覆 你 氣 ! 呀 每天在告訴你真相或不告訴你之 3 你 ?你對你的 我 想 想看 最 怕最 這些 怕的 生父生 年 事 母 來 就是失去 我 總是充 試

敵不 親逼 上 過你的 一絶路 可 是你 門第觀念 !你害我做 現 在 就 , 能 這種. 保住 了這麼多年 無情 我 嗎? , 的 你 原來是你們曾家的 孤 怎 兒 麼有 1 你 把握 和 我娘 能 保 祖傳 住 有 我? 情定 你 居 雨杭 然 敢告 地 訴 久 我 、天長 3 你把 的 我 誓 那 口 憐 3 畢 的 母

就能 無從 彌補……如果我能付出什麼, 諒 孩子 解 我 啊! , 走到這 牧白傷痛已極的 步, 我已經無所保留 來讓你心裡好過一點, 打斷了 了他:「 了!我對不起你娘 你的怨 , 你的 來終止這個家庭的悲劇 恨 , 也對 , 我都 不起你 瞭 解 虧欠你之深 我不苛望你 ,那怕是要我付 下子 更是

出性命,我也在所不惜啊……』

『成全我和夢寒!』

丽

杭

遽然抬

頭

,

眼光灼灼然緊盯著牧白

激動的衝

口

而

出:

這句話一説出口,夢寒一凜,奶奶一凜,牧白一凜,文秀也一凜。室内有片刻死樣的沈寂

然後,牧白一下子就衝到奶奶 面前 ,不顧一 切的 喊了出來:

娘 !咱們就成全他們吧 ! 咱們放 他 們 走 , 讓他們連夜離開白沙鎮 , 讓江神父去給他們行婚

禮……婚禮一旦完成,就什麼人都不能講話了!』

住 了你這個私生子, 整個人都崩潰 『不!』忽然間 這 麼多年來 你犧牲了你的親生子,現在 了, 你把你 ,一個慘烈的聲音,悽厲的響了起來,竟是文秀,她聽到此時,再也忍不 她哭著衝向 所 有的 父愛 牧白 • , 都給了雨杭!你使靖南鬱鬱不 痛 不欲生的 ,你還要奪走靖南的妻子,去成全你的雨杭?你讓 喊著:『我現在才明白了,你是這樣 得志, 這才死於非 個僞 !爲

靖 南在 地下如何瞑目?你讓我這個做娘的 , 如何自處……」

牧白睜大眼 睛 , 似乎此 時才發現房裡還有一個文秀,他煩躁的説:

生者設想吧!」 恨 也 〕没有 妳不 ·用了 要再攪和 他再掉 但 是 進來了 頭看奶 9 雨 杭 ,現在已經夠亂了, 奶: 和 夢寒 娘!那七道牌坊的沈沈重擔 , 卻是活生生的 靖南我們已經抓不住了,留不住了,再多的 ,讓我們停止一天到 , 我們也一 晚都爲死者設想 起掙脱一 了 吧 ! 改爲 悔

個 奶 被這所 家庭 奶 奶 , 奶 有 看 裡 眼 的事情給撕碎了 看 她生兒育女, 雨 睛看著遠方 杭 和夢寒 2 , 看看 再 失 整個人都失神了。 她不能忍受這個 去所有的子女 她愛了一生的那個丈夫,到此時才知道這個丈夫從未愛過她 她跌坐在 , 7 她 到老來 也不能接受這個 椅子裡,不能思想 , 還要承受丈夫在外面有兒子的 , 不能 分析了。 事實 文秀 在這 看 她

出 發現 7 她的 曾家大院 她 站起身來,轉身走出了房間 離 去 , 她 直 輕 飄飄 走 向 曾氏族長 的走著,覺得自己在這個家庭中, 九 ,屋子的幾個人, 太爺 的 家 裡 都深陷在各自的紛亂和 好像她是個隱形人似的 痛楚裡 她就這樣走 根本没有人

於是,曾家的家務事,變成了整個白沙鎮的事



前方 們談了些什麼 第二天一早,由九太爺帶頭的曾氏八大長老,全體到了曾家 ,坐了一 他們進了曾家的祠堂,在裡面和奶奶,牧白,文秀做了長達兩個小時的諮商。没有人知道 排 , 然後 , 奶奶 ,雨杭和夢寒被帶進了祠堂裡 , 牧白 ,文秀坐在兩邊 一人人 。兩人抬頭一 都面色凝重

看,只見八大長老威嚴的在祠堂

表情嚴

肅

夢寒這才明白,她是上了『法庭』, 等待『審判 『夢寒!』九太爺嚴厲的開了口 ,他白髮飄飄,白鬚冉冉,自有 _ 和一 處決 一股不怒而威的氣勢。

的婆婆已經向我們揭發了妳的

罪行

,現在我親自問妳一

句,妳承不承認?」

245

妳

夢寒低垂著頭,被這樣『公開審問 她實在羞 慚得無地自容

我承認 !」她低低的説

大聲説!』九太爺命令著

夢寒驚跳了一下,臉色蒼白如紙。

我承認 !」她不得不抬高了音量

妳承認和江雨杭發生不軌之戀情,罔顧 婦道,傷風敗俗, 逾禮越法,紊亂倫常, 是也不

是?

夢寒被這樣的措辭給擊倒了,額上冷汗涔涔,身子搖搖欲墜,還來不及説話,雨杭已不顧

切的衝上前去 ,喊著説

吧!何必去和一個弱女子爲難,要怎麼辦,就都衝著我來吧!這件事無論如何都是我在主 都是我勾引她的,誘惑她的!你們數落她的罪狀,應該都是我的錯!你們別審她 動 審我 呀

説話!

放肆!」一個長老大聲說:「這是咱們曾氏宗族的家務事,自有九太爺定奪,你没有資格

只是 去對 石頭牌坊説道理一樣,笨的不是牌坊,是對牌坊説道理的那個『人』!他一肚子的話 ,七道牌坊不會説話 雨 杭 著急的看著這 八 個道貌岸然的長者 , 而這八大長老會説話 , 忽然覺得 0 如果自己要去和這八大長老說道理 他們和曾家門外那七道牌坊長 就 得 好像要 很 此 像 時

再三 陳情 夢寒!』九太爺 咱們才網開 再説 一面 : 給妳兩 關於妳的情形 條路 讓妳自己 , 我們 選擇 八大長老已經做了 一條路走! 個決定! 因 爲妳的公公

句也説不出

來了

夢寒 一語不發 ,被動的 , 忍辱的 聽著

9

3

條路 剃 度出家,一 生不得還俗 , 不得與江雨杭見面 , 從此青燈古佛 心無雜念,了此

殘生 !

夢寒咬緊了嘴唇 ,臉色更加慘白了 C

曾家的 出曾家門,得從七道牌坊底下過去 夢寒睜大眼睛 列 第二條路,』九太爺繼續説:『以「 祖 列宗 ! 過完七道牌坊 雨杭也睜大了眼睛 , , 向每 從 此 • 與 兩人都像是在黑暗中見到了一線光明。 ___ 道牌: 七出一中, 曾家就 坊磕 了無瓜葛 個 淫蕩之罪名被休,自曾氏族譜中除名 頭 , 説一 再嫁 句: 他 人 咱們 夢寒罪 也 夢寒這才抬 不 孽 聞 深 不 重 問 , 對 1 不起 頭 , 要

了看九太爺, 怯怯的問:

此話當真?只要通 過牌坊,磕頭告罪 ,那…… 就可以還我自由之身?」

眾長老冷然的點頭。奶奶盯著夢寒,激動的說

夢寒! 爲了維持 我家清譽 , 選第一 條路 !即使是青燈古佛, 妳還是書晴的娘, 如果妳選擇

了第二條,妳和書晴就永無再見之日!』

夢寒驚痛的抬頭,哀懇的看著奶奶,悽楚的喊

不!妳不能這樣待我 ,請妳不要剝奪我做母親的權利! 你們都有過失去孩子的痛楚,爲什

麼不能體諒一顆母親的心?」

坊?那是會被萬人唾駡 如果妳真的 愛書 , 晴 遺臭萬年的一條路 , 妳就會爲她的未來 • , 奶奶嚴肅的 爲她的榮譽著想 説 : 選第 那 麼 條路吧 妳怎 麼忍心去選擇 ! 過 牌

判?__ 去膜 拜 他抬 那 夢寒!」 些石頭牌坊吧! 頭怒視著八大長老和奶奶:『夢寒目前没有丈夫,她有權利愛人和被人愛!你們停止 雨杭 急切的 ·停止用人來活祭那些石頭牌坊吧!你們看不出來這是很愚蠢很無知的事 喊: -妳什麼路都不用選!現在是什麼時代了?怎麼可 以 私 審私

嗎?……」

雨杭!」 牧白 急喊 • -不得對 族 長 無 理 !

我有第三條路 , 雨 杭 叫 著: 我帶夢寒走,走得遠遠的 ,再也不跨進白沙鎮 一步!行

嗎?」

就要聽曾家的安排 那有那 麼便宜: 没有任 的 事?一 何道 要斷 理 就 可 講 一要斷得乾乾淨淨,不管你的 九太爺威嚴 的 説 語氣 看 和態度都充滿 法怎樣 7 夢寒是曾家 了權 威 的 媳 你就 婦

是 去告訴省裡縣裡 , 也要順應 民情

- 9

!

,

•

官府中 !

雨杭

瞪

視著九太爺,

知道

他的

話

並

無虚言,不禁著急大叫:

夢寒 , 妳什 麼 都 不 要選 , 看他 們能把妳怎樣?」

夢寒! 奶 奶 也 喊: 快選第 一條路,爲妳自己的 尊嚴,爲妳女兒的未來 妳别無選 擇

只有這一條路 ! _

『夢寒!』文秀也 一喊了 妳給靖南留一點面子吧! 如果妳選了第二 條路 靖 南在 九泉 下都

不會瞑 目 的 1

發 似乎對這兩條路都憂心忡忡。就在大家此起彼落的喊聲中,夢寒猛然把頭一 大家: 你 一言 , 我 語的 各喊各的 ,就是要夢寒選 擇第一 條路 0 只有牧白 一神情 抬 憂鬱 , 兩 眼 中射出 語不

了 清 亮 而堅定的光芒,她決定了, 直直的挺直了背脊,高高的昂起了頭 ,她語 氣鏗然的 説

勇氣 的 恥 長 還完 摸摸了! 大 一條 追求 的 她 3 會 路 那 , 我決定了!我選第二條路 人 以 我嚮往這份自由, 我和曾家的恩怨情仇就 個 , 間 我 我别 時 的 爲 代 至 驕 無 一愛! 選擇 傲 我們 的 1 **,無怨無悔!至於書晴** 誰 因 都 爲 已經賽過了人世的 無法 我没有讓你們的牌 1 預測是怎樣一 筆 我過牌 勾消了 坊 , , 我給曾家祖宗 我再也不受良心的 7 一切!何 個時代, 坊壓倒 」她抬眼正視著奶奶:『 況, , 但我可以肯定 因爲我在這種惡劣的環境底 這條路是通 磕 頭 譴責 湖罪 , 9 ,她不會以我這 向 因 再也不 她有 我情之所 爲那是我欠曾家的 爲了這份愛而 一天會長 鍾 下 , , 個 大 心 仍 母 之所 然有 當她 親 偷 • 爲 債 至 偷

的 雙眸 她説完了,全屋子的人都有些震懾,連那八大長老,也不禁對她困惑的 裡 , 幾乎 进發出 了火花 , 他熱烈的注視著夢寒, 用全心靈的 震 動 , 狂 熱 , 深深 的 喊 著 的 看 0 雨 杭

我不會讓妳 個 人 過的 1 我會陪著妳 不管牌坊下 有怎樣的 刀 山 油 鍋 , 我 都 和妳 起來一 面

對!

去 幽 禁起來,等待明天過牌坊。 事 情 就這樣決定了 0 當天 3 行前 夢寒在曾家的休書上蓋了手印 , 她甚至没有見到書晴一 面 ,立即 被 八大長老帶到宗祠之中,

人人 心 來,在這牌坊下,第一次見到雨杭。五年後的今天,她又來到這牌坊下,放眼 夢魘, 有很多的人 0 興奮 那 原來, 還記得第一次從這牌坊下走過的種種情景,牌坊下萬頭鑽動,人山人海……她被花 天終於來了,夢寒被八大長老帶到了曾家的七道牌坊之下。這七道牌坊,是夢寒今生的 ,拿著掃帚畚箕,棍棒瓦片……簡直看得人心驚膽戰。不知道他們要做什麼 白沙鎮的居民又都傾巢而 他們帶著許多籮筐 ,裡面裝著菜葉爛果,還有許多鍋碗瓢盆 出了。牌坊下面,擠著密密麻麻的 ,裡 人群。 面裝著湯湯水水,還 而且 看去,不禁觸 , 個 個 激 動 目 輸抬

了。 奶奶 曾家的人也都到了,除了書晴,被奶奶命令不得帶來之外,連丫頭, 和 文秀站在八大長老身邊 ,表情都十分嚴肅。牧白挨著雨杭,擠到了人群的最前方。雨 傭人,家丁…… 都來

杭一看這等陣仗,就臉色慘白了,他驚呼的說:

天啊!爲什麼會驚動全村的人?爲什麼不是悄悄的磕頭就算了?怎麼會這樣?難道大家

定要處死夢寒才甘心嗎?』

個人的事,這會是整個白沙鎮的事, 我老早就警告過你……』 牧白 你就是不肯相信我……』 顫慄的説 :「你不 相信我!我老早就跟你說 ,這不是你們兩

『不行不行……』雨杭 喊著,想往夢寒的方向擠去:『不能過! 夢寒!』 他拉 開喉 嚨 喊

「算了算了,不要過了!」

夢寒聽 不到他,她已經被一片人聲給吞噬掉了。慈媽没命的衝到夢寒身邊,哭著大喊:

小姐 !妳不要傻了!妳看看有多少人?妳走不完的!他們没有人要讓妳走完的!這是一個

陷阱,妳不要傻……」

現在後悔可來不及了,』九太爺冷冷的説:『這是妳自己的選擇,没有回頭路了,這七道

牌坊,不由妳不過!記住,每個牌坊下該説的詞,一句也别漏!去吧!」

此時,群眾已經等得不 耐煩 ,開始鼓譟。拿著鍋碗瓢盆,敲敲打打,嘴裡大喊著

『怎麼還不過?快過牌坊呀!』

不知是誰開始的,一下一下的敲著鍋盆,一聲聲的催促著:

「過!過!過!過!過!過……」

萬人響應,吼聲震天:

「過!過!過!過!過!過……

夢寒的心一横,迅速的往前一衝,站在第一道牌坊底下,群眾們尖聲大叫了起來:

看呀!這就是夏夢寒,不要臉的女人,丈夫死了没幾年就偷人啊·····』

『滾啊!滾出我們白沙鎮!滾啊!滾啊……』

淫婦 1 ·蕩婦· ! 婊子!弄髒了咱們白沙鎮? 的七 道 牌坊……」

『下流卑鄙的女人!滾出去!滾出去!滾出去……』

謂的 過來 。夢寒被潑洒了一頭一臉,身上中了好多石塊,她已不覺得疼痛 -地 著這些不堪人耳的咒罵 獄 』,大概就是這種景象了!她在第一道牌坊下跪了下去,在一片磚頭瓦礫的 ,是那些蔬菜爛果,磚頭瓦片,湯湯水水……全都往夢寒身上 ,心裡只是模糊 的 想著 打擊 抛洒 中 , 所

匆匆的磕頭, 哭著説:

『夢寒罪孽深重,對不起曾家的列祖列宗!』

看 石 看得 説完了 迷 糊 人人都變色了。 , 了 她爬 她 的 起來 眼 睛 , 0 奶奶 她已髮絲零亂 開始往第二道 臉色慘白 牌坊 ,文秀也魂飛魄散了。 , 滿臉 跑去。更多的 都是污水 , 汗水, 垃圾地 雨杭死命想衝上前去 和淚 向了 她, 水。 曾家 其中還 的 人 包 伸長了 括 ,牧白 了 和家 脖 陣 子 飛 在 沙

『你不要去!你幫不上忙,這段路必須由她一個人走完,否則,會給八大長老藉 口 9 他 們會

命的

攔著他

, 牧白對他狂吼著:

說不算數的!夢寒已經受了這麼多罪,你讓她走完吧!」

夢寒!夢寒!夢寒!夢寒…… 雨杭淒厲的喊著 ,發瘋發狂的掙扎, 掙脱一 邊,又被攔腰

抱住,踢開一人,又被死命拽住。

夢寒在第二道牌坊下磕頭了。

夢寒罪孽深重,對不起曾家的列祖列宗……啊……』 一塊磚頭擊中了她的額角,她不禁痛

喊出聲了,血,從髮根中滲了出來。

個女人拿了一支掃帚跑過去, 飛快的就給了夢寒一掃帚。 夢寒跌倒在地 0 群眾高聲呼叫

著:

「打得好!打得好!」

更多的人就拿了棍棒和掃帚來打夢寒,夢寒簡 直站 不起來了 0

菜葉和爛果對著夢寒飛砸而來,快要把她給埋葬了。

雨杭發出一聲撕裂般的狂叫:

啊……這太殘忍了……」就又摔又蹦又掙又踹的掙脱了家丁,撥開群眾, 勢如拚命的衝了

過去。牧白急呼著:

雨 杭 !你要幹什麼?雨杭 1 你快回來……』

牧白 那兒喊得住 雨杭,他已三步兩步的奔到夢寒身邊,仆下身子 他一 把扶住 了夢寒

夢寒!』他不顧一切的痛喊著:『我來了!這是我們兩個人的 ,一起受辱,一 起磕頭 , 起走完它! 事,不是妳 個人的 1 我來

群眾更加鼓譟起來

陪妳一

起跪

,一起挨打

看啊!這一 對狗男女!姦夫淫婦!』

姦夫淫婦!姦夫淫婦 !姦夫淫婦……」 群眾吼聲震天。各種亂七八糟的東西都丢向了他

們

雨杭把夢寒的頭緊攬在懷中,用雙臂緊緊護著她。連抱帶拉的把她拖向了第三道牌坊

群衆的情緒已經不能控制了,看到雨杭現身,拚命保護夢寒, 使大家更加怒發如 狂 , 所 有 破 準

了 血 流了下來 0 牧白 看到 兩人已無法招架, 而群眾們還在失控的 高 叫

備好的東西

「都砸·

向了

兩人,

這還不夠,

連那些鍋碗

瓢盆都扔過去了。

這樣

,

雨杭頭·

上立刻被

打

打 死 他們! 打 死他們!打死這對狗男女!打呀!打呀……』

牧白再也受不了了。他突然從人群中衝了出去, 飛舞著雙手狂

『不要打了!不要打了!』

他 站 到 夢寒 和 雨杭的 身邊了 群衆們 怔 了怔 搞 不清楚是怎麼回 事 牧白就忽然對著群 衆跪

了下去,哀聲大叫著:

地上, 兩個 饒了這 對 人磕完了 群衆磕 , 饒了 也傻住 只是一對深深相愛的 一對苦命的孩子吧!』他這個 頭 下 頭 他們吧!我才是罪魁禍首呀! 又轉 去:「 了 0 八大長 向右邊 各位 老個 的 鄉 人 可 親 個 憐 ! ·高抬 繼續 人啊!如 瞪大了眼 舉動 磕頭 貴手 晴 果 啊 所有的悲劇因我而起,我對不起曾家的列祖列宗! 9 3 邊磕邊説:「我罪孽深重, 使所有的 相愛有罪, 也)傻住 我給你們 了, 村民都傻住了。 世 磕 間 奶奶張著嘴 頭 的 人 了! , 你你 我 夢寒和 3 求 求你 我我 我罪該萬死 也傻住了, 們…… , 雨杭鼻青臉 誰没 文秀的 !!求 有 他 罪 腫 對 求 呢 ? 震 的 你 左 ·他們 駭 坐 們 邊 在 他 達 的 1

這 片沈寂中, 没有人 再鼓譟了 繼續給周 , 所 有的 產 的 人 人,全都安靜了下來。 磕頭, 磕得額頭都破 刹那、 了皮 之間, , 血 , 從額上 四 周變得死樣的沈靜 一心了 出 來 牧白 就在 於極

點

也

傻住

了

,

全世

界

的

人

都傻住

了

雨 杭 首先恢 復了 意識 , 他 撲 、過去, 扶起了牧白 0 淚 頓時 間 從雨 杭 眼 裡 液液 加 下 他 哽咽

的

沙啞的低喊

『爹!你怎可爲我們這樣做?』

這 一聲 了爹 _ , n1 得 牧白 也 淚 如 雨下了。父子二人,相對注視,忘形的緊緊一抱,千言萬

語,盡在不言中。

去九 太爺那兒告狀的 奶奶挺立在那 党・兩行 行爲 行老淚 , 此 時 , , 也不 真是後悔莫及 由自主的滾下了面 類。 文秀的 淚, 也撲簌滾落 對於自己

夢寒掙扎著站起身來,掙扎著說:

『讓我把它走完吧!』

讓我陪妳把它走完吧!」雨杭攙扶著她。

讓我陪你們把它走完吧!」牧白説。

走過了每一座牌坊,夢寒一一告罪,一一磕頭,牧白和 於是 他們三個,就這樣彼此攙扶著 ,彼此關懷著,狼狽的,淒慘的,顛躓的 雨杭 也 跟著她 磕頭 。八大長 老看得出 ,跌跌衝 神 衝的

没有任何 個 提 出 異議 。群衆已經完全被這種狀況給震懾住 了 大家鴉雀無聲

終於,七道牌坊都拜完了。

九太爺看著夢寒,聲音不自覺的放柔和了:

好了!夏夢寒,從今以後,妳是自由之身了。

夢寒和 雨 杭兩 個對 看了一眼 9 雙雙轉過身子,對著牧白再度跪倒 雨杭磕下 頭去 , 用那麼熱

「爹!孩兒叩别了!」

情

,

真摰

,

感恩的聲音

,

低低的

説

夢寒也和雨杭一起磕下頭去。

牧白帶著滿心靈的震動 ,伸手去扶起了他們兩個。淚眼模糊 , 嘴唇顫抖,對他們兩個看了好

刻 才抖抖索索的 , 哽咽的説

去吧!孩子們!但是,白沙鎮還有你們的根 , 斬不斷的根 ,當你們對白沙鎮的恨 , 慢慢的

淡忘以後,别忘了,這兒還有老的老,小的小!』

這一句話,使夢寒的熱淚又滾滾而下了。 她爬了 ,起來, 腳步踉蹌的走到奶奶面前, 對奶奶又

跪 了下去:

奶奶 ,我把書晴, 交給妳了!正像爹説的 如果有一天, 您對我的恨慢慢的淡忘了 請通

0

知我

!讓我能和書晴相聚

,我會感激不盡

!

奶奶昂著頭,掉著淚,一句話都没有説

夢寒回過頭去,接觸到雨杭那灼熱而深邃的眸子。她把手伸給了他, 挺直 了背脊

平靜的,義無反顧的説:

我終於可以在太陽底下説一句,我是你的了!請帶我走吧!」

來。 他們慢慢的走著,穩穩的走著,順著牌坊前方那條大路,他們 雨 杭 伸手緊緊的握著她的手,兩人穿過人群,腳步所到之處,群眾竟都紛紛的讓 一直向前,不再 H 出 條路 很 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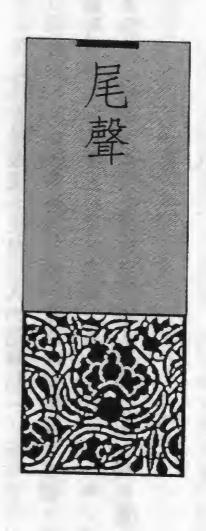
, 就把那巍峨的七道牌坊抛在身後了。慈媽帶著一份虔誠的 恭敬, 追隨在後

面

的

他們越走越遠,越走越遠,越走越遠……終於消失了蹤影 C

鎮時 義 牌坊 這是白沙鎮最後一次要女人『過牌坊』,也從這次以後, 夢 但是 寒和 正 像夢寒所預言的 雨杭的故事,竟成了那七道牌坊的『外一 ,夢寒和 雨杭的故事,直到今天,仍然爲白沙鎮的居民們, ,未來的世界變化莫測,當自由戀愛的 章』。大家很快就忘掉了 所有的 風 曾姓家族娶媳婦 氣如火如荼的蔓燒到 津津樂道 牌坊所象徵的忠 不再 白 叫 拜



補叙一下: 故事寫到這兒,就已經結束了 但是, 中的各個人物 我覺得仍有必要, 們

是園 回杭州,也參加了這個事業 兒收容的 忙得暈頭轉向 丁兼校工 雨杭和夢寒,在杭州成立了『愛人小學』,把所有的精力,都投注在兒童教育上。 孤兒 ,卓老媽是保姆兼廚子 都轉到了『愛人小學』來,雨杭人手不夠,卓家的一大家子人都來幫忙,卓老爹 ,專門照顧學齡前 ,在學校裡當老師。學校辦得有聲有色,只是資金常常匱乏,終於把 的那些孩子。三年後 ,卓秋貴什麼都幹,從修補校舍到當司機。慈媽更不用說 ,靖萱 和秋陽帶著他們 歲大的兒子飛 江神 父那

爾會住 牧白: 一沙鎮 拖下了水 到 兩 杭州 個 地方跑 來了 他 賣掉一 С 來跑去, 他們 了他的 兩老,早就 逐 漸的 泰豐號, , 原諒了 他 在 把資金都給了這座不會賺錢的 了 杭 ,靖萱, 州停留的 也接納了卓家的人。 時間 越來越長 0 等靖萱 學校。 只 有 他自己 奶奶 歸 來後 己 始終不 就在 連文 - 曾糖 秀都 杭 州 偶 開 和

過曾家大院

也始終

不曾原諒

過

一靖萱

和夢

寒

0

嚴 中 的 的 辭 E 或 拒 夢寒 -絶, 最 , 在 痛 失去了 但是 每 , 年 書 她 雨 ,母女兩人談不了幾句話,奶奶就會把書晴 杭 晴 每 也深深明白 的生日 個兒孫…… 那 天 , ·她只 卻 , 無法 都會回 剩 一讓這 下了 到白沙鎮,請求奶奶讓她見書晴 對 書 晴 母 女重 9 因 圓 而 0 , 匆匆的 奶 她 犯這 奶早 僅 已失 帶開 有 的 去了 0 書 財 産 她 晴 面 的 , , 抓 威 Э 她一直是夢寒心 得 嚴 奶奶雖然没有 牢 失去 牢 的 了她

中 家大院 書 這天 晴 牽 0 牧白 夢寒 著 奶 和 和 奶 文秀 的 B 手 杭 又回 9 , 那 從屋内 麼震 到了曾家大院 走 動 出 而 來 興 奮 , 書晴 的 。夢寒手 奔 過去 看到 中,竟抱著一 , 圍著夢寒, 夢寒和 嬰兒 個才滿月的 搶著要 , 就興 、奮得 (抱那 不得 嬰兒 個 小 了, 像伙 。這驚 她 0 對 動 IE 夢寒飛 在 了 忙 整個 亂

奔過去, 嘴裡嚷著:

娘!娘!是弟弟還是妹妹?」

是個 小弟弟呢!」夢寒説 ,蹲下身子 ,把孩子 抱給 0

哦 ! 書晴 睜大眼 睛看著那個小東西,激動的伸出手去:『娘 ! 我可不可以抱 一抱他?我

會很小心很小心的!」

的 身邊 夢寒把嬰兒放 , 她 的 人生 進 , 就 書 晴 再 的 無遺憾 懷 裡 0 她的 看著看著 眼 光 , 熱烈的 3 她 的 眼中 看著她 滿是淚 面 前 水 的 兒 她伸 女 出 手 0 去 如 果 , 把 書 書 晴 能 晴 和 П 嬰兒 到 她

啊 1 娘 ! 書 晴 瞬也 不 瞬 的 盯 著那 嬰兒,驚呼著說: 他好漂亮啊! 他 的 頭髮好 黑啊

都圈在她的

臂彎裡

C

他 呼開 眼 睛 了…… 他笑了… 啊 ٥ 娘 !他長得 好像爺爺啊 1 她抬眼 看 牧 白 爺爺 你説

是不是?」

牧白看著孩子,簡直是目不轉睛的。不停的點著頭,真是越看越愛。

只怕書晴抱不牢 那孩子的誘惑力實在太强 去, 這麼强 從來不曾承認過夢寒與雨 奶 ! 奶伸長了脖子 她對那嬰兒探頭 ,摔著了孩子 ,對那 探腦 了 С 嬰兒看去, 書晴 杭 ,雙手就不由自主的伸 2 真想伸手去抱 的 瘦瘦 婚 姻 真的 小小 關係 的 , !那孩子和牧白小 胳臂抱著他 如果對這孩子一 , 又拉 過去,下意識的要護著嬰兒。 不下這 , 不停的搖著 個 伸手 時 臉 候像 0 當 ,豈不是全面 初那 極 ,抱得危危險險 了。原來隔代遺傳還可 樣激烈的把夢寒趕 投降了? 夢寒看到 的 但 奶奶奶 奶 是 出 門 以 奶

這 個 樣子,就把孩子從書晴手中抱起來, 輕輕的放進奶奶的懷抱中

咱們還没給他取名字,」夢寒溫柔的説:『算起來是書字輩 9 奶奶 以 前給書晴 取名字的

候 取了 好 多個 男孩的 名字, 不知 道 那 個好?是曾書倫好?還是曾書群好 ?

兒 此話一 股熱浪,驀然從心中升起,直衝入眼眶中, 説出 來, 牧白和文秀的臉 孔都發光了,各有各的震動。 淚,就完全無法控制的滾了出來,落在 而 奶 奶 , 她緊擁著懷 孩 裡 子的 的 嬰

襁 褓上 了。 她 喉 嚨 中 哽咽著 , 淚眼看 夢寒, 到了此時 此刻 , 才不得不承 認, 夢寒, 她 真有 顆寬

厚仁慈的心!

『我比較喜歡書倫,』奶奶拭著淚説:『你們説呢?』

那 就 書倫吧! 我們也 喜歡 ! 』雨杭歡聲説:『真巧!咱們私下 討論的時候 , 也都覺得

唸起來挺順耳的! 」

耳邊 看 到 你 0 她 書 小書倫 用 倫 耳 1 語 奶 ……還能這 似 的 奶 聲音 低 喃 著 9 樣親 低低 : 書倫 的説 近的抱著你, 1 我的 太奶 小書倫 小書倫……」 奶真的 ! <u>_____</u> 没有想到 她吻著嬰兒的 , 可 以有這麼 小臉 5 淚 一天!我 , 繼 續 滴 , 還能 在 孩 活著 子的

這樣柔弱的低訴,使所有的人,眼睛裡都漲滿了淚

0

室内靜了好一會兒,然後,牧白小心翼翼的説:

嗎?以後,不管是男孩還是女孩 娘 ·書晴已經滿七歲了,是學齡兒童了,讓她去杭州,到「愛人」接受學校教育吧! ,都會進學校唸書了,咱們別讓書晴跟不上時代 ,好嗎?」 好

聽到牧白這樣説,夢寒整個臉孔,都被期望所燃燒起來了,她的眼睛,哀求的, 渴望的 熱

烈的看著奶奶。而書晴,已忍不住激動的喊出來了:

太 、奶奶 !!讓 我去!求求您!讓我去!我好想好想去杭州啊! 我好想好想和娘,大伯,還有

小弟弟住在一起啊!」

奶奶,我保證,您不會失去書晴,每當寒暑假,我都會帶她回來的!」夢寒祈求的説

不止帶她回來,也會帶書倫回來!您不會失去任何一個孩子,只會得到更多的孩子……因爲

靖萱也好希望帶孩子回來看奶奶呀!」

奶奶!』雨杭十分感性的接了口:『不要再拒絶我們了,只要您肯張大您的手臂, 會有

大家子的人等著要投進您的懷抱啊!』

奶奶看著雨杭和夢寒,看了好久好久。然後 ,她吸了吸鼻子,遲疑的説

『不知道杭州那個地方,天氣好不好?如果我偶爾去住上兩三天,不知道住不住得慣?』

的 夢寒大大的震動了,她看著奶奶,一個激動之下,竟忘形的撲上前去,一把就把奶奶那白髮 頭,和小書倫那 小小的身子,一起擁進了她的 懷中, 她熱情 奔放的 大喊出 聲 :

那 最美妙的音樂!何況 拓展到了另一個地 裡 有 奶奶 山有水有 ! 妳 西湖 方 定要去!那兒或者没有妳引以爲傲的七道牌坊 ,那兒,永遠充滿了孩子的笑聲吵聲鬧聲……妳會發現, ……這些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,那兒有妳的子孫 這些音樂裡 ,還有妳的曾孫們所製造的 啊 没有曾家的重 ,他們已經把曾家的榮光 奶奶 妳會愛上 這些聲音是世界上 重 一深院 那個 但是 地 方

被人這樣擁抱過,竟在不安中, 奶奶 居然對這樣的擁抱, 不安的蠕動了一下身子,對夢寒這種表現情感的方式有些不習慣。 有些歡喜起來 感到某種令人心酸的溫柔。覺得自己整個人都變得 但是,幾十年 那 麼柔軟 都不曾 , 那

的

!

禮 從 С 不肯承認 於是,奶奶終於走出了她的重樓深院 在那兒 9 她見到了久别重逢的靖萱, 卻實在與曾家太「有緣」的卓家人,見到了從未謀面的江神父……她真是見到 ,在牧白和文秀的陪同下,去参加了書 見到了秋陽, 見到了 他們那 個結實 的 胖 晴的 小 子 開 見 學 到 典 1 1

許許多多的人物,每一次的 雨杭吹著他 的 薩 克斯 風 9 江神父竪著他白髮蕭蕭的頭, 見面,都帶給她太深太深的震撼和感動。最讓她難忘的一幕,是看到 帶著一 院子的 孩子,在那兒高唱著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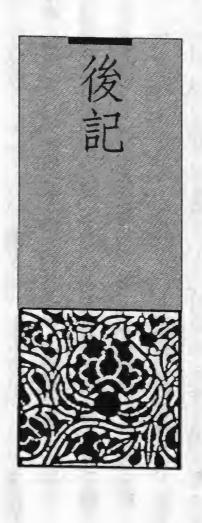
『當我們同在一起,在一起,在一起,

當我們同在一起,其快樂無比!』

她終於不得不承認 她 看到 小書晴, ,這,才是一 她站在一群孩子中,唱得比誰都大聲。 個孩子應該成長的好地方! 小小的臉龐上, 綻放著滿臉的陽光。

一九九四年八月十日完稿於台北可園

全書完—



煙鎖重樓》這個故事的靈感是來自於安徽省的棠樾牌坊群。

佩。 著走著,就遇到 這麼多的 但是 其中, 九九二年,我到安徽去旅行,非常震懾於整個徽州地區的牌坊。我從没有看過一 牌坊 ,這些牌坊中,讓我最難忘的,是那些貞節牌坊。據説,在歙縣一地 貞節牌坊就佔了三十五座。這個數字,實在很驚人。陪同我的安徽朋友,不斷向 , 每個牌坊都建造得十分堅固 一座牌坊,巨大巍峨,古色古香。每一個牌坊都有一 精雕細琢,高聳人雲 個高風亮節的故事 走在歙縣的 ,現存牌坊 街 道上 個地方有 使人驚 常常走 我訴 八十

當然 説這 來集中表揚 的(公元 的 走火 種歲 死 此 ! 人 月 魔一 建 節 聽起 1 九〇五年 牌 徽 尤其讓我震驚的 婦 的程度 坊 州 來 也 地 真 的 成 是 故 區的節婦烈女六萬五千零七十八人!可見當年的 爲了 事 , 0 就 驚 。 正 那 可 心 '想而 種 時 像 動 , 是這些 魄 風 , ^ 煙鎖 距離民國已經没有幾年了 知 氣 __ 7 0 0 聽説 「重樓》 我簡 牌坊中 0 , 直 中 有父親逼死女兒 想像 , 有 , 不 雨杭説出的一 座一 出 來, 孝貞節烈坊 這些「 , 他們還在 , 只 句話:『 爲了 節 徽 婦 1 要博 建牌坊 州 , 是建 , 們當初 不是苦苦的守, 就是慘慘 守節已經是一 個 ! 在 清 所 而 貞節牌 這 朝 度 光緒 座 過 牌 的 坊 種 坊 三十 是怎樣 是用 理 , 一年 其 所

排 了 巨 望 列 無際的 大的 在 當 我 鮑家的 陰影 到了棠樾 平原上 祠堂 0 煞是壯觀 亦 ,見到 , 像 面 七道 佔 鮑家的「 0 當然 巨 地 大 頗 的 , 廣 其中 七道 石 0 門 中 也 牌坊 間 0 少少 兩 還 不了 旁 有 』時, 才真 + 分空 有 座 亭子 座 属 貞節牌坊 正 , , 全是一 據說是 的嘆爲觀止。這七道 方方的 下馬休息之處 水田 0)牌坊 水 0 七 田 道 裡 座 牌 , 牌 連一 坊 聳 坊 座 投 立 在 下

他 也 細 鮑 細的 家 的 向 位後 我 解説 人 他的先人們的榮耀 , 如今是這七道牌 坊 0 的 每 座 管 理 牌坊都得 員 0 那 天 來非易 , 當我在細細參觀著七道牌坊 , 每座牌坊都有著動人的 故 的 事 時 候 C 我

不禁想著 這 此 一牌坊 並 不僅僅是由 石 頭 砌 成 圃 是 用 血 與 淚 砌 成 的

於是

我構思了

煙鎖重

樓

的

故

事

日 免不必要的 這個 才知道就在歙縣 故 臆 事 測 的 黑 9 我 感 甚 不遠的浙江省境内,真的 雖然來自鮑家的七道牌 至 杜 撰 出 -白 沙 鎮 坊 這個 有一 但是 地名 個 整個 白沙鎮 而 没有 故 事 用 , 「棠樾 實在是太巧了 與鮑家完全没有 」爲故事 背 州 景 係 爲 成之 了 避

存在 С 故 但是 事 就是故 , 這份 事 壓抑的 希望讀者們不要去: 感情 9 我相信 一找尋故 , 在 那 此 事 一牌坊 中 的 的 人物 底 下 他們 曾經掙扎 説 不定曾經 過 存在 也 定從未

電視 州 牌 的 牌坊群 劇 謝謝 坊 的 , 外 使我 棠樾的鮑先生, 景隊 印 才更能體會到這本書中 象深刻 已經在安徽的棠樾 C 這本 是他: 書 的 解説 也是先有 ,給了我這份靈感 那 拍 攝 種掙扎而無奈的愛情 電視劇 下鮑家牌坊 本 9 再 0 謝 作 寫 爲 謝 成 小 本劇的背景 安徽的 説 的 朋友們, 0 當 我 C 我認爲 在 寫書 是他們帶我參 的 只有看到徽 時 候 觀這 我 們

又一次討論這個故事,才能創造出每個細節, 在本書的最後,我要謝謝我的編劇阿久。是她和我兩個,在許許多多不眠不休的深夜,一次 鮮活了每一個人物。

瓊瑤

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九日於台北可園





香港初版一
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



〈註册商標第173155號〉

印刷所對 責任編輯

曾繁淵 方麗婉 鮑秀珍·謝慧珍·

洪正

圓

香港柴灣利衆街二七 香港軒尼詩道郵政局郵政信箱二〇二九九號德景工業大厦十字樓

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,請寄回本社更換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 聯絡郵箱—香港軒尼詩道郵政局郵政信

瓊瑤全集50

出版發行-發作 行 理人 麥成輝 瓊瑤

皇冠出版社(香港)有限公司

傳眞◉五二七○九○四電話◉五二九一七七八 利臨大厦六〇一室 香港灣仔駱克道九三 一〇七號

® 1994 CROWN PUBLISHING (H.K) LIMITED PRINTED IN HONG KONG 國際書碼 ISBN 962-451-262-0 本書定價◎港幣四十八元

香港皇冠叢書第二六三

整個白沙鎭的光榮,也是整個徽州地區的光麗神秘詭譎氣氛的重重深樓中?

「大喜之日,全鎭老少婦孺呼朋引件、萬頭鑽大喜之日,全鎭老少婦孺呼朋引件、萬頭鑽來看熱鬧,忽然間,喜慶人群陣伍中硬被揮要葬隊伍,頓時衆人嘩然。

「中最戲劇性、最花俏也最壯觀。 峨的七道牌坊遠近馳名, 不, 也是整個徽州的 止是 地區的光榮 硬被挿入 萬頭鑽動的 自己究竟是嫁入

ISBN 962-451-262-0



定價四十八元